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67n1307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拈古請益錄

宋 正覺拈古　元 行秀評唱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No. 1307-A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拈古請益錄序
  - 請益錄目錄
  - 第一則文殊過夏
  - 第二則臥輪伎倆
  - 第三則百丈上堂
  - 第四則南泉圓相
  - 第五則洞山尊貴
  - 第六則法燈開堂
  - 第七則香嚴上樹
  - 第八則風穴離微
  - 第九則玄沙過患
  - 第十則蓮華不住
  - 第十一則雪峰飯羅
  - 第十二則智門蓮華
  - 第十三則雲盖萬戶
  - 第十四則睦州在我
  - 第十五則法眼如來
  - 第十六則馬祖圓相
  - 第十七則廣德靈利
  - 第十八則雪峯普請
  - 第十九則漸源捲簾
  - 第二十則保福光境
  - 第二十一則乾峯三病
  - 第二十二則溈山問仰
  - 第二十三則趙州有無
  - 第二十四則臨濟賓主
  - 第二十五則洞山賓主
  - 第二十六則雲門佛法
  - 第二十七則溈仰摘茶
  - 第二十八則楞嚴推心
  - 第二十九則長慶有望
  - 第三十則石霜出世

- 第三十一則雪峯古澗
- 第三十二則國師侍者
- 第三十三則韶山是非
- 第三十四則臨濟禍事
- 第三十五則洞山體佛
- 第三十六則脩山凡夫
- 第三十七則石梯問去
- 第三十八則法眼聲色
- 第三十九則夾山目前
- 第四十則趙州把定
- 第四十一則靈雲露柱
- 第四十二則石鞏弓箭
- 第四十三則雲門法身
- 第四十四則曹山父子
- 第四十五則白水沙水
- 第四十六則參同回互
- 第四十七則芭焦拄杖
- 第四十八則香嚴枯木
- 第四十九則三藏他心
- 第五十則陸亘坐臥
- 第五十一則文殊出定
- 第五十二則雪峰古鏡
- 第五十三則長慶示眾
- 第五十四則盤山心佛
- 第五十五則金峯分院
- 第五十六則曹山出世
- 第五十七則雲門無滯
- 第五十八則乾峯一二
- 第五十九則巖頭辭山
- 第六十則南泉水牯
- 第六十一則黃蘗問事
- 第六十二則仰山問僧
- 第六十三則三聖逢人
- 第六十四則聲明玄沙
- 第六十五則長沙轉物
- 第六十六則灌溪二杓
- 第六十七則僧問睦州
- 第六十八則南園撫掌

    - 第六十九則雲門前後
    - 第七十則壽聖鈎錐
    - 第七十一則曹山死貓
    - 第七十二則大慈識病
    - 第七十三則雪峯三下
    - 第七十四則雲巖石室
    - 第七十五則南泉翫月
    - 第七十六則玄沙無縫塔
    - 第七十七則古德道場
    - 第七十八則龍牙烏龜
    - 第七十九則欽山三關
    - 第八十則趙州勝劣
    - 第八十一則玄沙三病
    - 第八十二則大慈合伴
    - 第八十三則僧問石霜
    - 第八十四則三平見聞
    - 第八十五則大隨普賢
    - 第八十六玄沙圓相
    - 第八十七雪竇砂水
    - 第八十八則密師把針
    - 第八十九則陳操勘僧
    - 第九十則雪峰淘米
    - 第九十一則芭蕉好惡
    - 第九十二大慈行說
    - 第九十三則水潦大悟
    - 第九十四則古德法身
    - 第九十五則布袋彌勒
    - 第九十六趙州揀擇
    - 第九十七則睦州毛端
    - 第九十八則南泉至莊
    - 第九十九則洞山鉢袋
- 卷目次
    - 1
    - 2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307-A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拈古請 益錄序

最初威音王以前，早有箇無孔鐵鎚，大悲通身，八萬四千姥陀羅臂摸索不著。洞山之後，有無手人上天童山頂，拋向九霄雲外；下長蘆岸邊，沈在千尋海底，是可忍也。於是百般拈弄，遂成百則。百年之後，湛然居士斷送萬松，再呈醜拙。萬松曰：雪巖先師亦曾於王山頂上、溼水岸邊，舉洞山示眾云：初秋夏末，兄弟或東或西，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云：祇如萬里無寸草處又作麼生去？石霜云：出門便是草。大陽云：直饒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師拈云：三箇老漢雖然異口同音，未免撞頭磕額。何也？一人大開口了合不得，一人高擡脚了放不下，一人緊閉門了出不去。王山即不然，遍十方界非外，全在一微塵；在一微塵非內，遍十方界。祇這一微塵許，也須及盡不可得，向那裏安門？甚麼入草？還會麼？休侵洞嶺初秋草，請看疎山臘月蓮。萬松忝授緒餘，義無牢讓，自庚寅九月旦請益，纔廿七日，不覺伎倆已盡，撩人笑話，老不歇心，激我雲仍，少當努力。他後失笑，無孔竅，生鐵團，幾曾動著絲毫？方知萬松野老從來不犯手勢。二十八日序。

萬松請益，百則老骨董。其詞源滾滾，放肆汪洋，開合卷舒，具大自在。然雖如是，不無他指鹿為馬，證龜成鱉，奈有傍不肯的在。爭似山野無禪可參，無說可說，免使諸人生愛憎取捨也。

萬歷丁未仲冬　　少室後參　覺虗一　識

請益錄目錄

卷上

(一)文殊過夏
(二)臥輪伎倆
(三)百丈上堂
(四)南泉圓相
(五)洞山尊貴
(六)法燈開堂
(七)香嚴上樹
(八)風穴離微
(九)玄沙過患
(十)蓮華不住
(十一)雪峰飯羅
(十二)智門蓮華

(十三)雲盖萬戶
(十四)睦州在我
(十五)法眼如來
(十六)馬祖圓相
(十七)廣德靈利
(十八)雪峯普請
(十九)漸源捲簾
(二十)保福光境
(二一)乾峯三病
(二二)溈山問仰
(二三)趙州有無
(二四)臨濟賓主
(二五)洞山賓主
(二六)雲門佛法
(二七)溈仰摘茶
(二八)楞嚴推心
(二九)長慶有望
(三十)石霜出世
(三一)雪峯古澗
(三二)國師侍者
(三三)韶山是非
(三四)臨濟禍事
(三五)洞山體佛
(三六)脩山凡夫
(三七)石梯問去
(三八)法眼聲色
(三九)夾山目前
(四十)趙州把定
(四一)靈雲露柱
(四二)石鞏弓箭
(四三)雲門法身
(四四)曹山父子
(四五)白水沙水
(四六)參同回互
(四七)芭蕉拄杖
(四八)香嚴枯木
(四九)三藏他心
(五十)陸亘坐臥

卷下

(五一)文殊出定
(五二)雪峯古鏡
(五三)長慶示眾
(五四)盤山心佛
(五五)金峯分院
(五六)曹山出世
(五七)雲門無滯
(五八)乾峯一二
(五九)巖頭辭山
(六十)南泉水牯
(六一)黃蘗問事
(六二)仰山問僧
(六三)三聖逢人
(六四)聲明玄沙
(六五)長沙轉物
(六六)灌溪二杓
(六七)僧問睦州
(六八)南園撫掌
(六九)雲門前後
(七十)壽聖釣錐
(七一)曹山死貓
(七二)大慈識病
(七三)雪峯三下
(七四)雲巖石室
(七五)南泉翫月
(七六)玄沙無縫塔
(七七)古德道場
(七八)龍牙烏龜
(七九)欽山三關
(八十)趙州闘劣
(八一)玄沙三病
(八二)大慈合伴
(八三)僧問石霜
(八四)三平見聞
(八五)大隨普賢
(八六)玄沙圓相
(八七)雪竇砂水

(八八)密師把針
(八九)陳操勘僧
(九十)雪峰淘米
(九一)芭蕉好惡
(九二)大慈行說
(九三)水潦大悟
(九四)古德法身
(九五)布袋彌勒
(九六)趙州揀擇
(九七)睦州毛端
(九八)南泉至莊
(九九)洞山鉢袋

請益錄目錄(終)

No. 1307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拈古請益錄卷第一

後學性一閱生生道人梓

第一則文殊過夏

舉：世尊因自恣日，文殊三處過夏(大人得自在)。迦葉欲擯出文殊(小縣多官防)，纔近椎，乃見百千萬億文殊(更有文殊是文殊者)。迦葉盡其神力，椎不能舉(大庾嶺頭不似今日)。世尊遂問：汝擯那箇文殊？(打云：這箇。)迦葉無對(早知今日成閒管，悔不當時用好心)。天童拈云：金色頭陀，有心無膽(慚惶銅面具，忸耐蠟槍頭)，當時盡令而行(和尚禪床不多穩便)。莫道百千萬億文殊，祇這黃面瞿曇也與擯出(珍重天童與萬松)。若能如是，不唯壁立真風(是甚汗臭氣)，亦令後人知我衲僧門下著你閑佛祖不得(知君眼窄)。

師云：梵語曼殊室利，此云妙吉祥，一曰濡首，或曰妙德，或稱童真，一曰法王子。菩教中謂信首文殊為小男，位後普賢為長子。梵語迦葉，此云飲光，一曰大龜氏，或號摩訶迦葉，揀異優樓頻螺、伽耶那提、三迦葉波。此二大士，雖示菩薩聲聞，一是七祖佛師，一是宗門鼻祖。所為自恣日者，非謂夏末自縱放逸。律中恣舉見聞疑罪，文殊三處過夏：一月在王宮，一月婬舍，一月小童學。迦葉既掌叢林規矩，見伊破夏敗羣，不可放過。佛果道：大象不遊兔徑，燕雀安知鴻鵠？法華道：乃至於王後宮，現為女身而說是經，乃至虎穴魔宮，正好神通遊戲。一等自了漢，東行不見西行利，巧

兒做處拙兒孫。二祖所謂：我自調心，非干汝事。迦葉內祕外現，舉椎欲罰，乃見百億文殊，盡其神力，椎不能舉，直饒踢倒靜椿，大似打破脰斗。誣人之罪，以罪加之，正賊走了，邏蹤人喫棒。所以世尊道：汝擯那箇文殊？萬松道：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迦葉飲氣吞聲，大似銜冤負屈。贏得天童道：金色頭陀，有心無膽。金色者，昔有貧女得一金珠，倩鍛金師補佛像面，皆報金色，映奪天光，故號飲光。弊服五錢，乞食貧里。小乘律中行十二事，梵網經中用十八物，故號頭陀，亦曰杜多，亦言抖擻，蓋振衣彈冠之義。天童點伊鵰心鴈爪，能做不能當，當道掘坑，路見不平，所謂矢到弦上，不可不發也。把瞿曇一時擯出，且留迦葉看堂，既圖壁立真風，亦合權留佛祀。不見道：花又不損，蜜又得成。

第二則臥輪伎倆

舉：臥輪禪師偈云：臥輪有伎倆(少賣弄)，能斷百思想(吾不如汝)；對境心不起(言清行濁漢)，菩提日日長(穿過天窗，拄起屋脊)。六祖聞云：慧能無伎倆(已太多生)，不斷百思想(有甚閒工夫)；對境心數起(自罵自招)，菩提作麼長(尊鑑不錯)？天童拈云：葵花向日(李陵持漢節)，柳絮隨風(潘閬倒騎驢)。

師云：臥輪禪師不入祖燈，向今時生死路頭且作箇小歇場即不無。他本色衲子正眼覷著，祇是箇驢前馬後漢，其奈人無小使，不成君子，且少他不得。一等守默癡禪，鈍猫守窟，養得如癡似訥，把些子怵功貼在額上道：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近日有全真道士懇求教言道：弟子三十餘年打疊妄心不下。萬松道：我有四問，舉似全真輩：一問妄心有來多少時也？二問元來有妄心不？三問妄心作麼生斷？四問妄心斷即是？不斷即是？其人拜謝，去不再來。黃山趙文孺親覲圓通善國師，嘗作頌曰：妄想元來本自真，除時又起一重塵。言思動靜承誰力？子細看來無別人。公每遇先亡追薦之辰，手書佛經，篤信君子，近代無處其右者。他雖是箇俗士，一期出語，頓超臥輪三十年怵功。所以天台智者道：加工減悟，腫不益肥；頓悟漸修，日劫相倍。圓覺經道：於諸妄心，亦不息滅。又道：末世眾生，說病為法。是故名為可憐愍者。一僧久參未徹，向萬松舉同參道：見色如空華，聞聲如谷響。自謂了事衲僧。某以為不然。內若不應，外不能為。一心不生，萬緣俱息。同參物虛，某甲神靜。二者孰愈？萬松道：徐六擔板，各見一邊。臥輪道：對境心不起。正與久參未徹者僻見一般。忠國師謂南方禪客曰：我這裏身心一如，身外無餘。菩提非根生，云何更增長？六祖聞而斥之，乃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行是加繫縛。因和之曰：慧能無伎倆，

不斷百思想。慧能是祖之法諱，且對前偈道無伎倆，雖云稱性之談，未出斷常二見。正如北宗：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祖和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敵體對證救弊之談。磁州老師頌：靈苗瑞草，野父愁耘。道：為報農夫休費力，等閒鋤殺濟人禾。所以不斷百思想。永明道：妄想興而涅槃現，塵勞起而佛道成。對境心數起，一上神通，不同小小。三祖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忽然撐破虛空，也是一場奇怪。且道菩提作麼生長？休得也

第三則百丈上堂

舉：百丈上堂(伎倆已盡)，大眾方集(圖箇什麼)，以拄杖一時打去(因誰致得)，復召云：大眾(却好報讐)。眾回首(生銕面皮)，丈云：是什麼(果然不識)？黃蘗上堂(六月日頭到處熱)，大眾方集(趁慣豕隊)，復召云：大眾(大人得自在)。眾回首(家家觀世音)，蘗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休道山僧不道來)。雪竇云：若是雪竇集眾，以拄杖打散便休(更有收人在後頭)。天童拈云：下媒求鴿(終日覓不得)，直鈎釣魚(有時還自來)，各有接物利生底手段(離是善因而招惡報)。若是牢籠不住、呼喚不回底漢，又作麼生(正落萬松圈裏)？以拄杖擊香臺一下(幾乎放過)。

師云：睦州示眾道：我見百丈不識好惡。大眾方集，以柱杖一時打去，復召云：大眾！眾回首，丈云：是甚麼？有甚共語處？不露鋒骨句，未語先分付，進步口喃喃，知君太罔措。溈山問仰山：忽有人問：一切眾生但有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驗？仰云：若有僧來，即召云：某甲。僧回首，乃云：是甚麼？待伊擬議，向道：非唯業識茫茫，亦乃無本可據。溈云：善哉！大丞相舒王道：我得雪峰一句語做宰相。這老漢常向人道：是甚麼？萬松道：疑則別參。黃蘗道：月似彎弓，少雨多風。南方人祈雨，以此占之。又云：月如仰瓦，不求自下。此歷日家，上弦下弦。黃蘗舉此示眾，如外科取牙，不犯手勢。睦州战斤邈兩道：猶較些子。谷隱聰云：前來甚是奇特，後來龍頭蛇尾。萬松道：沒量大尊宿，語脉裏轉却。天聖泰云：殺人須見血。萬松道：要且無活人劍。雪竇道：說甚猶較，直是未在。雖道不犯手勢，奈何骨血生離。雪竇趁散便休，也好折折柱杖。又道：或有箇無孔鐵鎚，為眾竭力，善能擔荷。祇園洗足跏趺坐，大地山河鐵打成。孤迥迥，圓陀陀，無棱縫，針劄不入，早是起模畫樣了也。又道：可以籠罩古今，乾坤把斷。又驀拈拄杖云：放過一著。萬松道：草本不勞拈出。天童拈云：下媒求鴿，直鈎釣魚。直鈎釣獰龍，曲鈎釣蝦蟆。雪竇覿面全提，猶較華亭百步。他道：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鈎三寸，子何

不道？萬松嘗舉：雲峰悅參大愚，芝未放，告香入室，且令化炭化米。復充堂司，引篾觸盆，忽然大悟，方見芝公為人處。天童道：各有接物利生底手段。我眼本正，因師故邪。淨眼撒沙，他還甘麼？玄沙道：牢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所以萬松道：海為龍世界，天是鶴家鄉。金剛圈子，一任[跳-兆+孛]跳。天童柱杖擊香臺，聖僧髑髏百褋碎。珍重諸人，各請穩便。

第四則南泉圓相

舉：南泉、歸宗、麻谷禮拜忠國師(這山望着那山高)，泉於路上畫一圓相云：道得即去(三人同行必有我師)。宗於圓相中坐(欺敵者亡)，谷作女人拜(不負初心)，泉云：恁麼則不去也(何不早道)。宗云：是何心行(悔不慎當初)？天童拈云：我當時若見，便與撥却圓相(看脚下)，不唯打破南泉窠窟(欽師猶被馬師惑)，亦乃教歸宗無著身處(萬松軒裏海納百川)。麻谷呈伎倆不得(不妨省力)，泉云：恁麼則不去也(未出三門已打退鼓)。果然，果然(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

師云：蒲州麻谷寶徹禪師，平欺臨濟，攙奪禪床，互換之機，叢林標榜。黃蘗道：馬祖出八十餘員大善知識，箇箇阿轆轆地，唯歸宗却較些子。馬祖道：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普願，南泉法諱也。三人同參馬祖，紹讓祖為孫，禮國師為祖。泉於路上畫一圓相，直饒脫體傳神，爭似一迴親見？歸宗高步毗盧頂[寧*頁]，坐斷報化佛頭，要且無出身之路。麻谷狸奴拜鴈，向天津橋上、瓜州渡頭，大耳三藏鼻尖上、眼睛裏已相見了。南泉藏身計穩，陷虎機深，一舉萬全，自為得策。其奈天童有先見之明，使探馬扼其歸路。眾中道：萬松判這公案，說假三分相似。但向道：孫劉不入曹公手，典午無由得坐朝(舊本作晴)。

第五則洞山尊貴

舉：洞山到北巖，(道曠無涯，逢人不盡。)巖問：什麼處來？(老老大大，來處也不知。)山云：湖南來。(公驗分明。)巖云：觀察使姓什麼？(和尚尊宗。)山云：不得姓。(未聞家譜。)巖云：名什麼？(切忌當頭。)山云：不得名。(已是觸諱。)巖云：還理事也無？(未見出廳。)山云：自有廊幕在。([(白-日+田)/廾]不動尊。)巖云：還出入不？(某甲特來參見。)山云：不出入。(脚下烟生。)巖云：豈不出入？(誣人之罪，以罪加之。)山拂袖出去。(話不投機一句多。)巖來日侵早入堂，召洞山云：昨日問上座話，不稱老僧意，一夜不安。(馴不及

舌。)今請上座別下一轉語，若愜老僧意，便開粥相伴過夏。(禮下於人，必有所告。)山云：却請和尚問。(當仁不讓。)巖云：不出入事如何？(不恥下問。)山云：太尊貴生。(仰望不及，讚歎有分。)巖乃開粥同過夏。(特為過茶，未為分外。)天童拈云：主張門戶，自有傍來。(袖手仰成。)拱默威嚴，誰敢正視？(覷着則瞎。)借功施設，(採汲不虛施。)轉位提持。(却又恁麼來。)全成左右分權，(孤輪匪運，隻翼難沖。)不犯尊貴一路。(識法者懼。)還知尊貴處麼？(密室不通風。)寶殿無人不侍立，(退假免參。)不種梧桐免鳳來。(萬般祥瑞不如無。)

師云：鄂州北巖明哲禪師，或曰栢巖，傳為栢顏，訛也。今中山府栢巖山塔寺俱存，在唐縣界。師嘗有頌曰：野寺絕依念，空山曾遍行。老來披衲重，病起讀經生。乞食嫌村遠，尋溪愛路平。多年栢巖住，不記栢巖名。閬仙賈島哭師詩曰：苔覆石牀新，吾師占幾春。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塔院關松雪，僧堂鎖隙塵。自慚雙泪下，不是解空人。頌詩刻石具在。高僧詩謂前篇乃清塞贈栢巖所作。此方既號栢巖，鄂州宜號北巖。師居兩處，故有二名。無盡辯誤云：栢巖有二：一定州，出馬祖；一鄂州，出藥山。鄂又名栢顏，與馬祖無由緣故。今除定從鄂，諸錄無此頌詩。萬松錄出，學者應知。燈錄：洞山密師伯同訪北巖，天童略之，不害正意。巖問觀察姓名，洞山善能迴互理事，出入不傷風化。北巖道：豈不出入？出言如箭，邪不可發；入耳無根，深不可拔。降尊就卑，請洞山代語。放此話行，不妨公器。天童得當家針線，順手鈷鎚，便道：主張門戶，自有傍來。與後借功施設，左右分權。總明廊幙邊事。拱默威嚴，誰敢正視？總明尊貴邊事。王山法祖和尚云：既有尊貴之位，須明尊貴底人。須知尊貴底人不處尊貴之位，方明尊貴不落階級。忽若偏正互縱橫，兩頭俱坐斷，又作麼生？不見雲巖舉掃箒云：這箇是第幾月便見一椎兩當？還知天童向上尊貴一路麼？漁歌驚起沙汀鷺，飛出蘆花不見踪。

第六則法燈開堂

舉：法燈開堂謂眾曰：(劈破面皮，解開布袋。)山僧本欲跧棲巖竇，(柢是自家把不定。)又緣清凉老人有不了底公案，(刁狡不良，教唆詞訟。)今日出來為他分析。(曹司易勘，一欵便招。)僧云：如何是不了底公案？(把髻投衙，替人償命。)燈便打，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隨狀陳首，所供是實。)僧云：過在什麼處？(你秖管喫棒。)燈云：過在我，殃及你。(車不橫推，理無曲斷。)天童拈云：這僧若是箇漢，出來便與掀倒禪牀，(眼自爭先得。)不唯自己有出身之路，(籌因打劫贏。)亦免見祖禰不了，殃及兒孫。(有智無智，十萬八千。)

師云：金陵府清涼法燈禪師，諱泰欽，性豪逸，不事事，眾易之，獨法眼偉其器。眼問眾：虎項上金鈴，甚人解得？眾無對。燈適至，眼問之，燈曰：繫者解得。眼順世，燈奉旨住清涼，開堂謂眾云：山僧本欲跧棲巖竇，又緣清涼老人有不了底公案，今日出來為他分析。法燈先自帶三百斤鐵枷，猶自便爭好鬪論，州嚇縣太煞，不顧危亡。李後主為鄭王時，先參法眼，問燈：先師有甚不了底公案？燈云：現分析底。主吐舌，可謂識法者。恐這僧問：如何是不了底公案？與刑人腐夫爭衡，著甚來由？燈便打。黃狗作罪，黑狗受殃，推過不是好手，謝他却不謾人。道：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忽若兒孫不了，殃及祖禰。這棒本合法燈倒招，累他法眼上梁不正。這僧既當斷不斷，更問：過在什麼處？抱贓叫屈，再犯不容。法燈自合盡令而行，更道：過在我，殃及你。如來禪即不無，祖師禪未夢見在。翠巖芝道：為眾竭力，禍出私門。可謂切中其病。雲峰悅道：這老漢一期與奪，也似絕後光前；及乎拶著，又却龍頭蛇尾。如今莫有為清涼作主底麼？萬松道：念和尚年尊。天童拈云：這僧若是箇漢，出來便與掀倒禪牀，不唯自己有出身之路，亦免見祖禰不了，殃及兒孫。法燈分析，這僧掀倒禪牀；天童分析，也合照顧脚下。萬松席下忽有箇出來大棒，趁出三門外，還見後主吐舌處麼？險！

第七則香嚴上樹

舉：香嚴垂語云(切忌掩耳)：如人上樹(著甚死急)，口銜樹枝(開口)，手不攀枝(撒手)，脚不踏枝(放脚)。下有人問西來意(便答)，若不對，違他所問(教你便答)；若對，又喪身失命(你但對，我管償命)。正當恁麼時，作麼生即是(青天白日，說甚是不是)？有虎頭招上座云：樹上即不問，未上樹請和尚道(省人多少心力)。香嚴呵呵大笑(却不喪身失命)。雪竇云：樹上道即易(關)，樹下道即難(與虎頭同參)。老僧上樹，也致將一問來(大[目*掌]着眼，秖管說夢)。天童拈云：虎頭上座是箇惡賊(香嚴師首，和尚窩家)，用無義手打不妨家(賊偷賊物，減死一等)，直饒本色作家，往往做手脚不辦(若是萬松，即時擒下)。雪竇是別機宜、識休咎底漢(秖為同火下)，到這裏亦祇得藏身露影(賊兒膽底虛，映山曲親脊)。還會香嚴做處麼(弄巧成拙，有甚難見)？三千劍客今何在(點即不到)？獨許莊周見太平(到即不點)。

師云：翠巖芝道：問者對者，不免喪身失命。如今衲僧作麼生？古人高高山頂立，嶮峻處却平易；深深海底行，平易處却嶮峻。他道：如今衲子作麼生？萬松祇管看。如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繩便出；陸亘瓶鵝，不呼在外，便見香嚴為人手段。佛果道：諸方老漢

得箇見處，直得千方萬計提起為人，更不囊藏被蓋。立箇喻，令人易曉，却成難曉。何故？為慈悲深厚，令人轉生情解。若是慈悲較淺，却較些子。你若纔生樹上樹下，對與不對，轉生義路，墮在常情，卒難透得。又道：看他得底人迴別，便知落處。香嚴纔舉虎頭招上座，便出云：樹上即不問，未上樹請和尚道。此與雪竇樹上道即易，樹下道即難，更無兩樣，怎不教香嚴呵呵大笑？若是萬松作虎頭上座，纔見垂語，便與呵呵大笑，看你面皮厚多少？佛果又道：如今山僧是上樹？是不上樹？是對？是不對？你且道：佛果是直捷相為，那為復別有機關？天童道：虎頭上座是箇惡賊。萬松不是迴機倒竿，道香嚴是箇惡賊，白拈巧偷，當面換人眼睛，豈止做手脚不辦？雪竇別機宜，識休咎，祇解掩耳偷鈴，掩鼻偷香，總被萬松并贓捉獲。天童道：還會香嚴做處麼？萬松道：生為盜跖，死見宋江。天童末後云：三千劍客今何在？獨許莊周見太平。萬松道：撥亂烟塵也不少。如何是萬松定乾坤底劍？臨崖伐却香嚴樹，覿面相呈請益時。

第八則風穴離微

舉：僧問風穴(這孟婆起也)：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禍不單行)？穴云：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言滿天下無口過)。雪竇云：劈腹剜心(當言不避截舌)。天童拈云：露躶躶，圓陀陀，直是無稜縫(開也)。且道風穴無稜縫，何似雪竇無稜縫(白洪崖打赤洪崖)？還會麼？和光惹事(花從愛惜落)，刮篤成家(草逐棄嫌生)。師云：風穴應小釋迦讖。無盡居士謂：仰山後身如投子，為慈濟再來。雪竇號雲門，重顯語錄行世，號眾吼集。有僧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語是謗，默是誑，語默向上有事在。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禮謝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肇法師寶藏論離微體妙品：其出微，其入離。知入離，外塵無所依；知出微，內心無所為。內心無所為，諸見不能移；外塵無所依，萬有不能羈。蓋語涉於微，默涉於離，故云語默涉離微。又問：如何通不犯？勝默和尚以此語勘僧，謂之誑謗關。凡有三重，單雙不犯。法眼洞明者，纔舉便知落處。風穴道：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香一作鮮，二字皆可，此三關之一也。佛果在五祖為元座，有僧請益，風穴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因緣？偶佛鑑來，果曰：勤兄可為頌出布施他。鑑即頌曰：彩雲影裏仙人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果深喜之。雪竇道：劈腹剜心又作麼生？萬松道：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又道：因風吹火，別是一家。傷鱉恕龜，少應有

主。雪竇、風穴，文武兼濟，將相雙權，闕一不可。天童拈云：露躶躶，圓陀陀，直是無稜縫。萬松道：天童點破，七華八裂了也。更道風穴無稜縫，何似雪竇無稜縫？萬松道：芍藥花開菩薩面，楑櫚樹長夜叉頭。天童道：和光惹事，刮篤成家。更無百端軟語作頌德之辭，祇有三尺神鋒為報恩之物。

第九則玄沙過患

舉：玄沙問鏡清(伯牙與子期不是閒相識)：古人道：不見一法是大過患。(銷鎔頓入不思議)你且道：不見甚麼法？(學人從來不眼華)清指露柱云：莫是這箇法麼？(逢人且說三分話)沙云：浙中清水白米從你喫，佛法未夢見在。(將謂無人證明)天童拈云：鏡清當時恁麼答，玄沙末後恁麼道，還相契也無？(讚之雙美，毀之兩傷)然則鏡清久不作佛法夢也。(空遊山水，百無所能)須是玄沙同參始得。(是精識精)師云：福州玄沙師備禪師，衲帔芒鞋，雪峰稱備頭陀，再來人也。杭州龍冊道怒禪師，嘗住越州鏡湖三十年，故號鏡清。與玄沙同嗣雪峰。華嚴普賢菩薩云：我不見一法為大過失，毒於瞋者。佛果道：六根本中，唯瞋最毒。玄沙錯此經問，勘辨鏡清：古人道：不見一法為大過患。你且道不見甚麼法？若依經旨，祇合道：一念瞋心起，百萬障門開。鏡清深辨來風，撥轉機輪，却指露柱道：莫是這箇法麼？萬松道：莫道這箇，那箇也走作。天童以普賢為古人，不害大意。佛果又作涅槃經，未知何據？因辨於此，學者應知。玄沙用衲僧巴鼻道：浙中清水白米許你喫，佛法未夢見在。鏡清嘗住鏡湖，本溫州人，住龍冊寺，故指浙中清水白米，這佛法未夢見在。有褒有貶，有殺有活。惠安顗和尚勘僧曰：上座信心也不具好言語，往往錯會佛果於不見一法為大過患，著語云：和尚自屎不覺臭。一則公案不出此句，入理深談，最為極唱。雪竇拈云：大小鏡清被玄沙熱謾。萬松道：切忌以己方人。雪竇代云：我當時若見，但向他道：靈山授記，未到如此。萬松道：便重不便輕。天童拈道：鏡清當時恁麼答，玄沙末後恁麼道，還相契也無？萬松道：會得，途中受用；不會，世諦流布。天童末後道：然則鏡清久不作佛法夢，也須是玄沙同參始得。萬松道：父為子隱，直在其中。具眼底辨取。

第十則蓮華不住

舉：蓮華庵主拈拄杖示眾云：(奪取便打。)古人到這裏，為什麼不肯住？(客僧不合作寺主。)眾無語。(羞殺拄杖。)自代云：為他途路不

得力。(遠客歸去來，在家貧亦好。)復云：畢竟如何？(折做八截，燒灰颺却。)又自云：椰[木*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峰去。(借師拄杖，暫出山門。)天童拈云：負人不負出，本色住山人。(且無刀斧痕。)思大吞盡諸佛，(要且吐不出。)普眼不見普賢。(瞎。)且道病在什麼處？(必死之疾，難為針艾。)驀拈拄杖卓一下，云：(且作死馬醫。)官不容針，私通車馬。(不但登山，兼打狗。)

師云：江州廬山蓮華峰祥庵主，嗣奉先深禪師，雲門嫡孫，知見甚高，氣壓諸方，履踐分明，非常情所測。師臨終上堂，舉拄杖問眾曰：汝道古佛到這裏，為什麼不肯住？萬松道：生怕枯樁繫鈍驢。石室行者善道禪師，時遭沙汰，常以拄杖示眾曰：過去諸佛也恁麼，未來諸佛也恁麼，現在諸佛也恁麼。萬松道：歷代祖師不恁麼。不見道：丈夫自有沖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雪峰一日僧堂前拈拄杖示眾云：這箇祇為中下根人。時有僧出問云：忽遇上上人來時如何？峰拈拄杖便去。雲門云：我即不似雪峯打破狼藉。僧問：未審和尚如何？雲門便打。萬松道：狼藉不少。駙馬都尉李文和公，公主貴降，命三大宗師同日陞座，末後葉縣橫拄杖就膝上拗作兩截，便下座。公曰：老作家手段終別。縣云：都尉也不得無過。庵主舉此話示眾：臨終散場，大作佛事。眾竟無語。一曲離騷歸去後，汨羅江上獨醒人。自代云：為他途路不得力。萬松恁麼舉，諸人恁麼聽，若無得力處，彼各圖箇什麼？却道途路不得力。蓋色見聲求，是行邪道；忘聲泯色，是斷滅相。途路之樂，終不到家。燈錄廣本更有一句復問：作麼生得力去？萬松道：臨行之際，撒手還家，指出路頭，還須拄杖。燈錄復有橫拄杖於肩上曰：椰[木*栗]橫擔不顧人，却入千峰萬峰去。天童作直入，各有理在。嚴陽尊者路逢一僧，拈拄杖云：是什麼？僧云：不識。嚴云：拄杖一條也不識。嚴復以拄杖地上劄一下云：還識麼？僧云：不識。嚴云：土窩箇也不識。嚴復拈拄杖擔云：會麼？僧云：不會。嚴云：椰[木*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峰去。便見蓮峰末後轉身吐氣，羅籠不住，呼喚不回。紅塵擾擾道常在，何況碧山深更深。天童拈道：負人不負出，本色住山人。祇有受璧心，而無割城意。羅什道：有非真要，時復暫游。空為理宗，以為常宅。華嚴普眼入百千三昧，終不見普賢。亦猶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竟不成佛道。梁誌公遣僧傳語南岳思大和尚云：何不下山教化眾生，向山頭目視雲漢作麼？思大云：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眾生可度？天童密罰，却道：病在甚麼處？不見道：莫守寒巖異草青，坐著白雲宗不妙。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處避征徭。風穴拈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故天童拈起拄杖卓一下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古人以

向上路為本分事，以建化門頭曲為今時。慈覺道：有為雖偽，棄之則功行不成；無為雖真，趣之則聖果難尅。天童經事多矣。

第十一則雪峰飯羅

舉雪峰云：飯羅邊坐地，餓死人無數。(秖是不肯動手。)海水邊坐地，渴殺人無數。(秖是不肯動口。)玄沙云：飯羅裏坐，餓死人無數。(秖是手不肯攞。)海水沒頭，渴殺人無數。(祇是口不肯開。)雲門云：通身是飯，通身是水。(口便是飯，口便是水。開口也是，合口也是。手便是飯，手便是水。翻手也是，覆手也是。)天童拈云：我即不然。(已較雲門半月程。)飯羅裏坐，脹殺人無數。(不由我不食。)海水沒頭，浸殺人無數。(不由我不飲。)以前傷乎不吞，(是他不曾飢。)以後失乎不吐。(是他不曾飽。)祇如雲門道：通身是飯，通身是水。到這裏無你吞吐處。(不妨省力。)

師云：雪峯有玄沙、雲門，豈止家有爭子，直得證父攘羊，臨機不讓。雪峰一日開爐示眾云：三世諸佛向火燄裏轉大法輪。雲門別云：火燄與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可謂見過於師，方堪傳授。玄沙點云：近日官中令嚴。峰云：作麼生？沙云：不許人攙行奪市。峰乃吐舌。可謂識法者，恐恰與這公案相似，一人箭中紅心，一人劈筈奪窩，一人續放連珠，一人側身囓鏃。雪峰道：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不入。雲居便道：盡大地是箇塵勞門，把手拽不出。若塵勞即解脫，何消拽出拽入？天童道：到這裏無你吞吐處。萬松道：通身一句作麼生道？他還有口麼？

第十二則智門蓮華

舉僧問智門：蓮華未出水時如何？(點溪荷葉疊青錢。)門云：蓮花。(趁口快。)僧云：出水後如何？(藕根依舊在青泥。)門云：荷葉。(且就對。)天童拈云：靈龜無卦兆，空殼不勞鑽。(杜撰巡官。)復舉僧問淨眾：蓮華未出水時如何？(鈍滯殺人。)眾云：菡萏滿池流。(隱而彌彰。)僧云：出水後如何？(不妨慶快。)眾云：葉落不知秋。(顯而不露。)天童拈云：李陵持漢節，(列士恥莊周。)潘閬倒騎驢。(梵志翻著鞾。)

師云：隋州智門光祚禪師，嗣香林遠，雲門孫也。祚出雪竇，光大雲門一宗。自普安道禪師發明三句，迅雷之辨不及掩耳。所謂言無展事，語不投機。荷葉蓮華，寧拘出入。往往壓沙覓油，鉢盂上安柄，向出水未出時定斷。智門祇將蓮華荷葉奉他，左右逢原，無不可者。鑽龜打瓦，一任卜度。天童覷破伊底蘊，便道：靈龜無卦

兆，空殼不勞鑽。若向爻象未分時便了，禍不入慎家之門。擬議不來，吉凶自兆。又有益州淨眾歸信禪師，嗣鳳翔府青峰傳楚禪師，洛浦孫也。依前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淨眾答道：菡萏滿池流。進云：出水後如何？答道：葉落不知秋。若道與前話全同，天童不合兩次拈出。若道全異，眼腦雙(去聲)生相似。雲門下迅雷之辨，洛浦下無舌人解語。同出湖南一派，持節李陵銜一鳥不歸之恨，倒鞍潘閬入同州看華之圖。雪竇道：問既有宗，答亦攸同。還會麼？荷葉蓮華中供佛，李陵潘閬快吟詩。

第十三則雲盖萬戶

舉：雲蓋問石霜：萬戶俱開即不問，萬戶俱閉時如何？(開也。)霜云：堂中事作麼生？(外方不敢論量，已是天機漏泄。)蓋無語。(劉晨、阮肇悞入桃源。)經半年，方乃云：無人接得渠。(腦後見腮。)霜云：道即大煞道，祇道得八成。(更有靈蹤在上方。)蓋云：和尚作麼？(理長即就。)霜云：無人識得渠。(是何面目。)天童拈云：穩密田地，忌墮功勳。(坐着即不堪。)貼體衣裳，會須脫却。(不掛寸絲，赤骨立在。)宗中辨的。(紅心心裏射紅心。)量外轉機。(退位位中仍退位。)須仔細始得。(祖師眼睛，斗量不盡。)同中之異，酌然尚帶依俙。(易分雪裏粉。)異中之異，直是難臻妙極。(所以重洗面。)還到石霜父子轉側處麼？(狹路相逢，卒難回避。)獨曉玉人初破夢。(有覺非為覺。)夜寒青女未登機。(無功已墮功。)

師云：漳州石霜山慶諸禪師置枯木堂，故有座元烟斷脫去之話。時齊己、貫休、泰布衲等以詩筆為佛事，唯泰布衲悟心入祖師圖。佛印垂誡云：教門衰弱要人扶，好慕禪宗莫學儒。祇見悟心成佛道，未聞行脚讀詩書。若教孔子超生死，爭表瞿曇是丈夫。齊己貫休聲動地，誰將排上祖師圖。張拙秀才偶與三僧道話，曰：三師中何不選一人為長老？意少石霜不善詩筆。泰曰：先輩失言也。堂頭和尚、肉身菩薩會下一千五百人，如我輩者七百餘人，如九峯、雲蓋、大光、覆船、湧泉等諸大宗師皆在參學位中，勝我輩者七百餘人。張拙愧服，同上拜見。霜問：先輩何姓？對曰：拙姓張。霜曰：覓巧了不可得，拙自何來？拙有省，乃獻詩曰：光明寂照遍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隨順眾緣無罣礙，涅槃生死是空華。裴相國一日訪霜，因取笏而問曰：在官人手中為笏，在老僧手中喚作什麼？裴無對，乃為留下，永鎮山門。潭州雲蓋第一代志元禪師初參雲居，問：志元不奈何時如何？雲居云：祇為功不到。師不禮拜，直造石霜。纔到便問：志元不奈何時如何？霜云：非但闍黎，

老僧亦不奈何。蓋云：和尚為什麼亦不奈何？霜云：老僧若何奈，拈過你不奈何。蓋乃拜入室。正宗集石霜上堂，僧問：萬戶俱開即不問，萬戶俱閉時如何？有本便作雲蓋問：開即明不越戶，閉即穴不棲巢。故石霜道：堂中事作麼生？不知者往往喚作倒問。僧問報劬：如何是第一義？劬曰：如何是第一義？僧曰：學人請益，師何以倒問？劬曰：汝適來請益什麼？僧曰：第一義。劬曰：汝喚倒問耶？莫道這僧。雲蓋被此一問，拈取下韻不來。經半年，蓋下得一轉語云：無人接得渠。如有人遍身紅爛，臥在荊棘林中，沒你近傍處。湧泉四十年，走作永嘉一宿、曹溪一念，古今半年未曉。石霜目機銖兩道：祇道得八成，這裏便是計利害處。前百丈不落因果，墮五百世野狐；後百丈不昧因果，脫野狐身。一字之功有如此者。蓋問：和尚又如何還我十成處來？霜云：無人識得渠。我且問你，石霜還識渠麼？若也識得，半面之交；若也不識，全身獨露。天童拈道：穩密田地，忌墮功勳。釋迦老子道：選擇眾善業，涅槃最安樂。萬松道：長安雖樂，不是久居。有位則必賞成功，是故功成而不處。直須卸下天王甲，拈却寶華冠。宗中辨的，臣退位以朝君；量外轉機，子全身而合父。永嘉道：決擇之次，如履輕冰。得旨宗師尚道：怎敢喚他作臣？怎敢喚他作君？外紹王種姓，內紹王種名。麤中之細，人牛不見處，正是月明時；細中之細，今年錐也無，豈見錐頭利？且道石霜父子轉側處，與子全身合父，是有交涉沒交涉？要識玉人愁病酒，青女懶拈梭處麼？天童終日拈提，不道十成一句。

第十四則睦州在我

舉睦州示眾云：(有蒲鞋覓一緉。)裂開也在我，揑聚也在我。(鼻孔却在萬松手裏。)僧問：如何是裂開？(撩撥巨靈神。)州云：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真如解脫，即心即佛。我且恁麼道，汝又作麼生？(祇這箇更別有。)僧云：某甲不與麼。(支解了也不識痛痒。)州云：盞子落地，楪子成八片。(和尚不如胡釘〔較〕。)僧云：如何是揑聚？(險忘了話頭。)州斂手而坐。(龜毛索子，衲僧冤害。)天童拈云：睦州用處，直是長三短五，七縱八橫。(醉漢口沒量斗。)撒在面前，拋在腦後。(三家村裏祇我大。)不妨奇特。(得恁麼眼皮薄。)然則門庭施設，自是一家。(夾山處索強。)入理深談，不啻百步。(石霜處納敗。)

師云：睦州陳尊宿指教。臨濟參黃蘗，接得雲門，嗣雪峰，諸方皆推為尊宿。製蒲屨養親，又號陳蒲鞋。佛果讚云：辛辛辣辣，哱哱喱喱。穿臨濟為大樹，推雲門墮險崖。言如枯柴，理不可階。是之

為陣蒲鞋。陳操同宗，親炙供養。諸方避諱，久忘其名。萬松偶閱古錄，乃諱道明。因出於此，學者應知。一日示眾云：裂開也在我，揑聚也在我。諸方道：把定真金失色，放行瓦礫生光。謂之有擒有縱，能殺能活。洞上宗風，斥為話作兩橛，決針斷線。不見道：恁麼相續也大難，直須當存而正泯，在卷而亦舒。鉤鎖連環，謂之血脉不斷，然後雙遮雙照。更有遮照同時，遮照不立。直得帝網交羅，重重無盡，始是圓頓一乘。於衲僧門下，天地懸殊。更買草鞋行脚，如常啼東請，善財南參，尚云：道曠無涯，逢人不盡。雪竇道：偷得隣家些子光，用作千燈擬流布。阿呵呵，地久天長爭奈何。僧問睦州：如何是放一線道？州云：量才補戢。僧云：如何是不放一線道？州云：伏惟尚饗。裂開便提起一落索，揑聚便斂手而坐。雖然收放自如，大似被他使喚。故天童道：睦州用處，不妨奇特。然則門庭施設，自是一家。萬松參勝默師伯，舉潭柘開山答話道：我是侯家兒。或云：掛塔這僧在露柱裏者。此話大行和尚以為如何？勝默道：高臺上坐，拾下半筐甎瓦來底，扨(仄蟹切)與一箇有甚難？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門云：體露金風。不唯投機，更與他出眼，應時納祜，血脉不斷。所以雲門大師，僧中王也。潭柘、睦州，門庭施設，自是一家。勝默、雲門，入理深談，不啻百步。不見夾山道：門庭施設，不如老僧；入理深談，猶較石霜百步。天童於石霜公案後，舉睦州家風，厥有旨哉。

第十五則法眼如來

舉：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撥出眼中沙，添入黃金屑。)
法眼云：若見諸相非相，即不見如來。(金鎞傷手處，神水頓枯睛。)
天童拈云：世尊說如來禪，(臘月蘿蔔頭，不免窖裏。)法眼說祖師禪。(不覺口乾舌縮。)會得甚奇特，(猶有這箇在。)不會也相許。(展諫平人，除你不怕。)

師云：此段經文，出金剛般若第五如理實見分。天親科為求佛行施住相疑，意謂不住相布施為因，何以求成佛身相之果？行無相因，求有相果，鑽冰取火，果不稱因也。佛斷疑曰：果亦無相，稱無相因，智起惑亡，斷疑生信。故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昭明太子科此分經智冥無相法身，故號如理實見。仰山道：如來禪許師兄會，祖師禪未夢見在。法眼道：若見諸相非相，即不見如來。釋迦道東，法眼說西。古來有拈古、頌古、徵古、代古、別古，誰知法眼更添憋古？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雖然，法眼用得太過，過猶不及，蚌鷸相持，俱落漁人之手。萬松昔住邢州淨土時，門人寫萬松夢宅求，萬松自讚云：凡

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眉毛眼上，不費半星氣力，向釋迦法眼分疆列界處，方便講和，一統天下，豈非好事？天童如來禪、祖師禪，更不敢妄生分別。會得奇特即且置，他既不會，為甚也相許？不見道：打破大唐國，覓箇不會底不得。

第十六則馬祖圓相

舉：馬祖見僧來，便畫一圓相(便好以脚擦却)云：入也打，不入也打。(打云：謹依來命。)僧便入。(著甚來由)祖便打。(不曾放過)僧云：和尚打某甲不得。(倚官挾勢)祖靠却柱杖便休。(大似欺軟怕硬)天童拈云：跨門之機(左着右着轉開走作)，室中之意(社鼠城狐占奸把穩)，具眼者分明辨取。(你恰問着箇瞎漢)

師云：六祖謂讓和尚曰：汝向後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去在。清源謂石頭曰：眾角雖多，一麟足矣。雪竇道：十影神駒立海涯，五色祥麟步天岸。江西主馬祖神駒，湖南主石頭祥麟，歧分五派，於今洋洋。馬祖一日見僧來，便畫一圓相。溈仰下或畫圓相，以境智接人，馬祖借來作耀眼鏡。大岳、雪竇同到五祖戒處，大岳獨見戒，岳便畫一圓相。戒云：是甚麼？岳云：胡餅。戒云：趁爐竈熱，更搭一箇。岳擬議，戒以杖打出三門。岳謂雪竇曰：這沒人情漢，休去見好。且道與溈山境智是同是別？馬祖見這僧來，便畫圓相云：入也打，不入也打，雙下兩關，使伊進退無門。這僧見義勇為，當仁不讓，蹈湯赴火，慣戰作家。祖便打。當時若是萬松接住拄杖，猛與一推，看他馬祖有何方便，却喫棒了，供欵道：和尚打某甲不得，賴有此耳。馬祖秉殺活機，靠却拄杖便休，急流勇退，興盡而歸。雪竇拈云：二俱不了，和尚打某甲不得。靠却拄杖，擬議不來，劈脊便棒。佛果道：祇為靠却拄杖休去。惹得雪竇許多葛藤。萬松道：馬祖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劍，放過更好。天童道：跨門之機，室中之意。且道那箇是跨門之機？外道手握活雀兒，問佛：手中雀兒，為死為活？世尊以足跨門限云：你道我欲入欲出？又有一外道，插一莖草於地上云：此是世界中心。世尊乃移草插於傍云：此是世界中心。馬祖道：入也打，不入也打。此語占田地寬。及至見僧入圓相中作主，靠却拄杖便休，犬銜赦書，諸侯避路。雪竇道：二俱不了，祇見跨門之機，不見室中之意。是以天童道：具眼底辨取。還見麼？冀掃堆中清淨土，干戈叢裏太平基。

第十七則廣德靈利

舉：僧問廣德：如何是靈利底人？(未舉先知，汝當自答。)德云：維摩不離方丈室，文殊未到早先知。(自病不解治。)又問：如何是靈利底人？(不索問他人。)德云：垢膩汗衫皂角洗。(未出常情。)又問：如何是靈利底人？(恰問著呆漢。)德云：古墓毒蛇頭戴角。(頻煩則亂。)天童拈云：一句子把定要關，(未免私通車馬。)一句子不存軌則，(揮開十字關。)一句子體用雙照。(當言不避截舌。)若人會得，許你靈利。(幾箇似天童。)還端的麼？(却又疑著。)枯龜妙在孫賓手，(雖是死蛇。)一灼爻分十字文。(解弄也活。)

師云：襄州石門慧徹機緣，天童作廣德，今辨於此，學者應知。僧問：如何是靈利底人？豈知世智辯聰返成為難？靈利不如癡，然祖師門下以無師自然智參識心見性，禪不同守默之癡，禪迥異尋文之狂。慧華塔湍和尚道：活鱍鱍地，非常靈利。維摩居士自念寢疾於床，令文殊師利與諸大眾俱來，即以神力空其室內，除去諸有及諸侍者，唯置一床，以疾而臥。廣德將此意答他，似有說話分，再問再答，早難摸[打-丁+索]也。第三全用衲僧巴鼻，所以天童逆次點出道：若人會得，許你靈利。恁麼則萬松道：某甲謹退。還端的麼？萬松道：和尚在上不錯。孫賓者，善天文遁甲，鑽龜之法，爆則成兆，十字文開，不消一灼。天童嘗道：靈龜無卦兆，空殼不勞鑽。今日為甚麼七十二鑽無遺筴？若知禍福皆由我，始信陰陽不順情。

第十八則雪峯普請

舉：雪峰問僧：什麼處去？(如和尚去，我也恁麼去。)僧云：普請去。(不可別道。)峰云：去。(諾得法旨。)天童拈云：莫動著。(和尚手碎。)動著三十棒。(巡人犯夜。)雲門云：隨語識人。(從苗辨地。)又是為蛇畫足。(更添爪距。)

師云：福州雪峰義存禪師，慈和善巧，退己讓人，萬世典型，令人畏仰。如三聖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祇奉箇老僧住持，事繁禮拜。巖頭云：今日始是鰲山成道，推讚諸方，令法久住。雪巖先師事勝默師伯，跪受呵斥。或問其故，曰：今諸方或有師資法屬，諍訟招譏，獅子身中蟲自食肉也。萬松仰效萬一，不可得也。雪峰一日問僧：甚麼處去？云：普請去。問處莽鹵，答處顢頇，打作一團，已見破綻。雪峰道：去。忙拈補綴針線，轉見縫罅披離。天童拈云：莫動著。惠安顗和尚聞有註趙州十二時謂者，乃曰：趙州十二時謂，如一堆臭屎，豈可更用棘枝挑剔？天童道：動著三十棒。萬松道：和尚上梁不正，怪他下柱參差，閻羅王不吞鋌丸，諸鬼不伏。這三十棒，和尚先喫始得。雲門道：因語識人，也

祇是依俙彷彿。天童道：為蛇畫足，灰骨裏認得雲門。忽有人問萬松：和尚還識天童麼？向道：你這一隊攢簇萬松，圖箇什麼？

第十九則漸源捲簾

舉：漸源因寶葢來相看(仁義道中)，源乃捲簾入方丈坐(賊來須打，客來須待)。葢下却簾(更好灰圍三道)，歸客位(各把疆界)。源令侍者傳語云：遠涉不易，猶隔津在(相見了也)。纔語了，葢便打一掌(莫是猶隔津在)。者云：有堂頭和尚在，莫打某甲(帶累堂頭，何啻隔津)。葢云：祇為有和尚在，所以打你(兩回放過，好還兩掌)。者回舉似源(直打出三門外始得)，源云：猶隔津在(相見了也)。天童拈云：酌然猶隔津在(相見了也)。然則各各彼彼，自是一家(分貝曰貧)。且作麼生得同生同死，共命連枝去(同田曰富)？暗裏抽橫骨(相見了也)，明中坐舌頭(猶隔津在)。

師云：潭州漸源仲興禪師，始為道吾典座，或云侍者。一日，參隨檀越家弔喪，源拊棺問吾曰：生邪？死邪？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曰：為什麼不道？吾曰：不道，不道。迴至中路，源曰：和尚快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吾曰：打即任打，道即不道。源便打吾數拳。吾歸院，謂源曰：汝宜發去，恐知事知不便。源遂去，寄村院中三年。一日，聞童子誦法華經，至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身。忽然有歡喜處，欲迴道吾。聞吾已化，遂見石霜，舉前話請益其旨。霜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曰：為什麼不道？霜曰：不道，不道。源乃言下有省，乃禮石霜懺悔。石霜證之，同嗣道吾。潭州寶葢約禪師，嗣石霜，漸源姪也。一日，參覲漸源法叔，源見來，捲簾而坐待之。老龐頌曰：有人嫌龐老，龐老不嫌他。開門待知識，知識不來過。葢下却簾，何不道草賊大敗是他，便歸客位。若是萬松作漸源，却到客位，拽下簾子，便歸方丈。不見萬歲和尚，與保壽是同參。歲一日去見壽，壽坐不起，歲展坐具；壽下禪床，歲便坐却禪床；壽便歸方丈，閉却門，歲坐不起。主事云：和尚閉却門，請庫下喫茶。歲便歸院。壽明日却去復禮，歲還坐不起；壽展坐具，歲亦下禪床；壽乃坐却禪床，歲遂歸方丈，閉却門。壽於侍者寮取灰圍方丈門三道，便歸。歲開門見云：我不與麼，他却與麼。且道是相見了也？是猶隔津在？源令侍者傳語云：遠涉不易，猶隔津在。黃口衲子隨言定旨，逐句分宗，見漸源道猶隔津在，道又不曾展坐具、敘寒溫，可知是猶隔津在。萬松却道是相見了也，又作麼生？莫是望州亭、烏石嶺、僧堂前底時節麼？恁麼則寶葢何用親來？拽下簾，歸客位。寶葢等侍者纔傳示了，便打一掌。萬松道：上覆和尚，謝傳法誨。者云：有堂頭和

尚在，莫打某甲。再犯不容，可惜放過。蓋云：祇為有堂頭和尚在，所以打你。龍鬬魚傷，未為分外。者回舉似源，猶自說兵機。源云：猶隔津在三寸，得恁麼密？大小大天童祇解順水推船道酌，然猶隔津在。萬松四處別語道相見了也，與漸源、天童覿體相違。是以天童道：各各彼彼，自是一家。翻覆看來，正與三大宗師同死同生，連枝共命。還見天童暗裏抽橫骨，明中坐舌頭處麼？侍者攔腮徹骨痛，師擘眼云：莫道猶隔津在。

第二十則保福光境

舉：保福問長慶(耳朵不離腮)：盤山道：光境俱亡，復是何物？(有這箇在，所以不識。)洞山云：光境未亡，復是何物？(祇為面熟，所以不識。)據二老，總未勦絕在。(三箇也有。)作麼生得勦絕去？(劈口便摑。)慶良久。(喚作良久即不可。)福云：情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陰山背後，永不托生。)慶云：汝又作麼生？(打人還似喫拳時。)福云：兩手扶犁水過膝。(鬼市裏賣搐氣袋。)天童拈云：俱亡未亡，奪人奪境。(錯下名言，不但今日。)為什麼保福不肯長慶？(長慶還背保福麼？)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若信腷通言，寧落婦人手。)

師云：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一日，雪峰忽召曰：還會麼？福欲近前，峰以杖柱之，福當下冥契，作拜而退。又以古今方便詢於長慶稜，稜深許之。所以道：參師不如參友，參友不如參板頭聖僧。蓋師即難見，友則易逢，參師擇友，意在斯焉。福州長慶慧稜禪師，幼稟涪澹，初參雪峰，峰以默然示之，慶禮拜了退，峰微笑，而慶懷疑，遂晝夜不睡。歲久，坐破七箇蒲團，亦無入作。一日，堂前捲簾，忽然大悟，即作頌呈雪峰曰：也大差，也大差，捲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拈起拂子驀口打。峰可之，謂玄沙曰：此子徹也。沙曰：未在，恐是意識著述，須更勘過始得。至次日，眾上堂問訊，峰謂慶曰：備頭陀未肯汝在，汝實證悟，對眾舉來。慶呈頌曰：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氷。峰謂沙曰：不可更是意識著述也。慶與保福同參同證，機緣甚多。一日，保福問長慶盤山道：光境俱亡，復是何物？盤山上堂曰：夫心月孤圓，光含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禪德！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無迹，劍刃無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全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無異，始為道矣。保福見洞山別語道：光境未亡，復是何物？點檢將來，二俱不了。道：據二老宿，總未勦絕在。作麼生得勦絕去？一箇壞世間相，一箇椿立前塵。要長慶判斷道：作麼生得勦絕去？慶幼稟涪澹，初見雪峰，峰又默然示之。常時默坐，廢七蒲

團，以淨名杜口答之，錯會者認為良久。寶峰照云：芙蓉先師內猶暖在，空劫大事化為鬼窟。保福誡後故云：情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僧問新羅陌巖禪師：如何是禪？巖云：古塚不為家。古塚為家，豈非鬼窟活計？非但良久默然，鹽官道：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長慶道：我且是鬼窟裏作活計，汝又作麼生？保福道：兩手扶犁水過膝。天童頌道：及時節，力耕犁，誰怕春疇沒脛泥？拖犁拽擺，入泥入水，屈為今時也。通理大師梵行直釋，屢舉此話，理極深玄，不通註釋。天童拈云：俱亡未亡，奪人奪境。俱亡，盤山也；未亡，洞山也；人境俱奪，長慶也。天童祇知保福不肯長慶，爭奈萬松不肯保福？智覺壽禪師唯心訣，或鬪奇特而但故出身，俄沈識海；或著淨潔而唯求寂默，返墮陰城。忽有人道：保福、長慶豈有此事？萬松道：舉一明三者，不妨剉利。恁麼則盤山、洞山豈有總未勦絕？長慶豈作鬼窟活計？萬松豈有不肯保福？太平本是將軍亂，不得將軍不太平。

第二十一則乾峯三病

舉：乾峰示眾云：(別處人事)法身有三種病(怨他河曲親)、二種光(弄鬼眼睛)，須是一一透得(過也)，更有照用同時(和聲便打)，向上一竅在(脚根下薦取)。雲門出云：庵內人為什麼不知庵外事？(早是隔窗相眼)峰呵呵大笑(黏兒落節遭他毒手)，門云：猶是學人疑處。(題破廟門)峰云：子是甚麼心行？(學人罪過)門云：也要和尚相委悉。(事發首身)峰云：直須恁麼始得穩坐地。(切忌生根)門云：喏！喏！(未敢相保)天童拈云：坐著病在膏肓(正要人扶策)，用著光不透脫(切忌詐明頭)，直饒縱橫十字(莫即走)、圓轉一機(有勞神用)，也未知有向上一竅在(休得也)。還得穩坐地麼？(誰家床榻)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浮生空自忙)。

師云：乾峰、曹山、疎山皆洞山之子，雲門皆有機緣，唯乾峰數則話行。乾峰一日示眾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曰：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峰曰：明日不得普請。便下座。馬祖當時上堂，要展大機大用，不意百丈捲却拜席，馬祖便吞聲飲氣。乾峰舉：法身三種病，二種光照用，同時向上一竅。大鋪陣勢，被雲門羽扇綸巾折衝於樽俎之上。後來雲門示眾，却用乾峰陣勢，既無敵手，由他疋馬縱橫。雲門示眾云：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為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墮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放過即不可，子細點檢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乾峰示眾畢，雲門出眾來，便合問：如

何是三種病，二種光，照用同時，向上一竅？恁麼則雲門纔是初機請益底人。是他得官不念閒文字，却論併根桑棗樹，濶角水黃牛，誰共你之乎者也？乾峰覺知這裏使不著，不免陪笑賣楂梨，葢覆將來。雲門放憨道：猶是學人疑處。乾峰恕己道：子是什麼心行？彼此敗露道：也要和尚相委悉。多虛不如少實道，恁麼始得穩坐地。乾峰汝穎之士利如錐，雲門幽冀之士鈍如鎚。以錐刺鎚，以鎚挫錐，亦當摧矣。雪竇道：若明得褒貶句，未必善因而招惡果。萬松道：祇取你口辯。天童拈云：坐著病在膏肓，用著光不透脫。開口了合不得，合口了開不得。似這般有甚用處？直饒你縱橫十字，圓轉一機，也是我尋常用底，未知有向上一竅在。不因一事，不長一智，若非天童，幾乎忘却。還得穩坐地麼？炕猶未煖，官事當行。法眼道：理極忘情謂，如何有喻齊。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天童善能用之，爭奈弄巧成拙。

第二十二則溈山問仰

舉：溈山問仰山(休作外)：子一夏不見上來，在下面作何所務？(白日休閒過，青春不再來)仰云：某甲鋤得一片畬，下得一籮種。(深談實相，善說〔要法〕)溈云：子今夏不虛過。(心邪不覺口喎)仰云：和尚今夏作什麼？(下不論上)溈云：日中一飯，夜後一寢。(佛事門中有勞神用)仰云：和尚今夏亦不虛過。(當官不讓父)仰山道了乃吐舌(見過於師，氷寒於水)。溈云：寂子何得自傷己命？(證父攘羊，家醜外揚)天童拈云：少當努力(有鋤有钁，且掊且斷)，老合歇心(管帶神情，救死不暇)。這一夏總不虛過(爭奈時人不自知)，為什麼仰山道了吐舌？(冒法而險，為而不知)若點檢得出(清官易斷，不謾易筭)，禍不入慎家之門(守法而安，知而不為)。

師云：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萬松常愛溈仰家風，父子投機，水乳和合。溈山一日餧鵝生飯次，回頭見仰山，乃云：今日為伊上堂一上。仰云：某甲隨例得聞。溈曰：聞底事作麼生？仰曰：鵝作鵝鳴，鵲作鵲噪。溈云：你爭奈聲色何？仰曰：和尚適來道什麼？溈云：我祇道為伊上堂一上。仰曰：為什麼喚作聲色？溈云：雖然如此，驗過也無妨。仰曰：大事因緣作麼生驗？溈山竪起拳，仰曰：終是指東畫西。溈曰：子適來問什麼？仰曰：問和尚大事因緣。溈曰：為什麼喚作指東畫西？仰曰：為著聲色故，某甲所以問過。溈曰：並未曉了此事。仰曰：如何得曉了此事？溈曰：寂子聲色，老僧東西。仰曰：一月千江，體不分水。溈曰：應須與麼始得。仰曰：如金與金，終無異色，豈有異名？溈曰：作麼生是無異名底道理？仰曰：瓶、盤、釵、釧、券(盂、盆)。溈曰：寂子說禪，

如獅子吼，驚散狐狼野犴之屬。以至溈山寢興，試令原夢。仰山度水，香嚴過茶，二子智慧神通過於目連、鶖子。溈山問仰山：久不上來，當何所務？三日不相見，莫將故眼看。仰嶠以鋤畚下種對之，溈山賞其功行。楊無為問芙蓉楷：數年不見，參禪來？辦道來？蓉云：不打這鼓笛。楊云：恁麼則空遊山水，百無所能也。蓉云：相別未久，善能高鑑。溈仰：當行買賣，已是成交。欲令牙保分明，須要合同文契。咨：和尚日用如何？溈山以中食夜寢對之。仰山道：亦不空過。鋤畚下種道不空過即得，中食夜寢道不空過即難。仰山覺斧鑿太深，回首吐舌，懲悔：此處無金二兩，俗人沽酒三斤。溈山道：寂子何得自傷己命？靈龜曳尾，拂跡成痕。吐墨海魚，欲隱彌露。天童拈云：少當努力，老合歇心。為復是佛法商量？為復是世諦流布？若點檢得出，一夏總不虛過。師吐舌云：口是禍門。

第二十三則趙州有無

舉：趙州云：有佛處不得住(帶累平人)，無佛處急走過(恐無利益)。天童拈云：沉空滯跡(墮坑落塹)，犯手傷鋒(撞頭磕額)，俱未是衲僧去就(一坑埋却)。直須莫入人行市(怯戰不勝)，坐他床榻(著甚來由)，正不立玄(恐成賊濫)，偏不附物(怕惹官防)，方能把住放行(這邊那邊)，有自由分(無可不可)。

師云：無盡燈錄：僧辭趙州，州問：什麼處去？僧云：學人擬向南方學佛法去。天童不敘來。原這僧擬往南方學佛法去，責情棒早合喫三十，所以趙州竪起拂子道：有佛處不得住。又恐怕掉這僧在無事界裏打淨潔毬子，所以又道：無佛處急走過。天童拈到這恰好處便休。本錄更有語在，三千里外逢人莫得錯舉。萬松道：未發足以前早已蹉過。僧云：恁麼則不去也。萬松道：是何心行？何不早恁麼道？趙州道：去也由你，不去也由你，得恁麼自由性。所以趙州道：摘楊花，摘楊花。諸方晚進多以折柳送行人，古樂府意彷彿趙州。忽若院主問趙州：曾到底喫茶去，不曾到底為甚也喫茶去？趙州呼院主，主應喏，州云：喫茶去。又作麼生彷彿趙州意？天童拈趙州意，先識病證，次設治方，然後但除其病，不除其法。所以道：沈空滯迹，犯手傷鋒，俱未是衲僧去就。這僧擬往南方學佛法，趙州先診出兩般病，然後對證設藥，直須不入人行市，不坐他床榻，正不立玄，偏不附物。所以趙州道：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即走過。雖治其沈空滯迹、立玄附物之病，而不除把定放行、隨流得妙、游戲神通自在之法。還會麼？為甚如此？病多諳藥性，經効敢傳方。

第二十四則臨濟賓主

舉：臨濟兩堂首座齊下喝(蝦蟆叫)，僧問濟：還有賓主也無？(問取蝦蟆)濟云：賓主歷然。(咄)天童拈云：殺人刀、活人劍，在臨濟手裏。(天童、萬松，豈可無分？)雖然如是，當時便與一喝(咄云：即今亦不遲)，直饒大騁神通，也祇得同聲相應。(豈止在臨濟手裏？)

師云：風穴參雪峰，嘗問此話，峰敘與巖頭、欽山進途，而值臨濟已逝，不及參見，則曰：汝欲會，當問取他子孫可耳。穴後見南院顒，舉雪峰之意，院曰：雪峰，古佛也。承天宗道：臨濟此語，走殺天下衲僧。我即不然，當時見僧舉，但云：一對無孔鐵鎚。萬松咄云：百？雜碎。臨濟一日問洛浦：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那箇親？浦云：總不親。濟云：作麼生得親？浦便喝，濟便打。葢臨濟宗風，當陽獨露，全機大用，不貴言說。當時若問萬松：兩堂首座齊喝，還有賓主也無？咄云：賓主歷然。臨濟有語無喝，天童有喝無語，如今殺人刀、活人劍在萬松手裏。忽有人問：那箇是賓？那箇是主？咄云：具眼底辨取。

第二十五則洞山賓主

舉，洞山問隱山：(此回蹉過，他後難逢。)如何是主中主？(這話。)隱云：長年不出戶。(出也。)洞云：如何是主中賓？(特來參見和尚。)隱云：青山覆白雲。(去離不得。)洞云：賓主相去幾何？(一有多種。)隱云：長江水上波。(二無兩般。)洞云：賓主相見，有何言說？(兩口同一舌。)隱云：清風拂白月。(不動唇皮善舉揚。)天童拈云：主也，雲藏頂相；(仰望不及。)賓也，雪壓眉稜；(父少兒子老，舉世所不信。)相去也，門司有限；(王入深宮，臣歸私室。)言說也，玉振金聲。(他日如何舉似人。)我此四句，且道與隱山是同是別？(因修者易，創立者難。)叢林具眼者，試請辨看。(有名不在鐫頑石。)

師云：潭州龍山禪師參馬祖得道，隱潭州龍山，無人知者。山行迷路，或到之。一僧至，隱問：自何而來？僧曰：某老宿處來。隱曰：老宿有何言句？僧曰：他云：說則千句萬句，不說則一字也無。隱曰：恁麼則蠅子放卵也。僧作拜，隱打之。洞山悟本與密師伯到山前，見流水中有菜葉撥草。行六七里，忽見隱在庵前，便問：此山無路，闍黎輩向何處來？洞曰：無路且置，和尚自何而入？隱曰：我不曾雲水。洞曰：和尚住此山多少時也？隱曰：春秋不涉。洞曰：此山先住，和尚先住？隱曰：不知。洞曰：何謂不知？隱曰：我不從人天來。洞山良久，方問此話。隱山答畢，又問：和尚見箇甚麼道理，便住此山？隱曰：我見兩箇泥牛鬬入海，

直到如今無消息。隱因有頌示之曰：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閒。莫把是非來辯我，浮生穿鑿不相關。隱自是焚庵，遁入深山幽寂之處，不知所在，猶自號隱山焉。無盡燈。主中主作賓中主。為對下句主中賓，然失洞上四賓主血脉。僧問洞山：如何是主中主？山云：闍黎自道取。僧曰：某道得底是客中主。如何是主中主？山曰：與麼道則易，相續也大難。故天童作主中主，與答辭：長年不出戶，不失血脉。洞問：如何是主中賓？隱云：青山覆白雲。洞山嘗云：青山白雲父，白雲青山兒，白雲終日倚，青山總不知。洞云：賓主相去幾何？待相去即向你道。隱云：長江水上波。正與法界觀中海波喻合。或問：恁麼則禪不出教意，向道教還出得禪意麼？或曰：禪教相去幾何？恰道長江水上波，何得忘却？洞問：賓主相見，萬松道：還有眼麼？有何言說？還有口麼？隱云：清風拂白月。且道是何章句？賓向主說，則清風拂白月；主向賓言，則白月照清風。此猶是主中賓、賓中主邊事。若是主中主、賓中賓，了沒交涉。天童拈道：主也雲藏頂相。且道與前青山覆白雲還相濫不？前句先山後雲，若作青山起白雲，意更穩順。今言覆者，好雲無事不離山也。天童雲藏頂相，不必是山。投子頌云：無見頂露雲攢急。既是無見頂相，明主邊事更用雲攢，明主中主也。洞山道：道無心合人，人無心合道，欲識箇中意，一老一不老。雪壓眉稜，主中賓也。天童道：絲綸降，號令分，寰中天子、塞外將軍，中外君臣各安其分，門司有限也。或謂：玉振金聲，梵音深妙也。你且道清風拂白月有多少音響？竹林海巨川頌風鈴云：銅唇銕舌太尖新，樓角懸來不記春，言外百千三昧法，因風說與箇中人。且道他道甚來？善學柳下惠，終不師其迹。天童四句與隱山何別？更聽風鈴子細分辨。

第二十六則雲門佛法

舉：雲門云(龍王善降)：佛法大煞有(擔取來填枯井)，祇是舌頭短(爭奈口門寬)。復自云：長也(非但上至梵天，遍覆剎塵世界)。天童拈云：雲門大師雖然自起自倒(天使其人不自由)，要且車不橫推，理無曲斷(明廉暗察，審錄難瞞)。

師舉烏石靈觀禪師云：若言我不道，即啞却我口。若言我道，即禿却我舌。覺範道：佛法大有，祇是牙痛。雲門首身，免掛後人唇齒。早有天童放伊不過，祇見螳蜋之前攫，不覺彈丸之後隨。雲門舌長，天童點檢了也。更有一箇，且待別時。

第二十七則為仰摘茶

舉：溈山與仰山摘茶次，(大眾普請宜先到。)溈云：終日祇聞子聲，不見子形。(茶樹焉能鬲得伊？)仰便撼茶樹，(覿面相呈不較多。)溈云：子祇得其用。(祇道得一半。)仰云：未審和尚如何？(非但聞聲，亦見其形。)溈良久，(到退三千。)仰云：和尚祇得其體。(六月債負熱厮還。)溈云：放子三十棒。(早來三十替和尚喫。)天童拈云：溈山仰山，父父子子。(夜半潑墨，日午點燈。)叢林盡道，各得一橛。(誰信道這橛是那橛，那橛是這橛？)殊不知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秋。(莫逆之友，休分彼此。)

師舉：首山念云：夫為宗師，須具擇法眼始得。當時不是溈山，便是扶籬摸壁。萬松道：酒不醉君子，棒不打好人。瑯琊云：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萬松道：澤廣藏山，理能伏豹。瑯琊又云：若不是溈山，洎合打破蔡州。萬松道：倒得田單七十城。玄覺謂三十棒云：且道過在什麼處？萬松道：再犯不容。和聲便打。佛鑑云：張公乍與李公友，待罰李公一盃酒，倒被李公罰一盞，好手手中無好手。萬松道：某甲喫米，不似和尚喫鹽多。溈仰父子相見不對面，對面不相見。一人得用，令不孤行；一人得體，道無不在。仰山克己復禮，卑不動尊；溈山正令當行，殺人見血。念法華，瑯琊覺羨；溈山父子舉臨濟家風，佛鑑服手。揑了難逢快便，不是天童拈出，沈埋洞上宗風。最好是父父子子，不同君君臣臣，三綱五常，世諦流布。仰山得用，溈山得體，諸方皆為各得一橛，而不劈開兩破。富那夜奢問馬鳴曰：鋸義者何？鳴曰：與師平出。鳴問：木義者何？奢曰：汝被我解。還會天童雲天水月麼？穴細金針纔露鼻，芒長玉線妙投關。

第二十八則楞嚴推心

舉：楞嚴會上，世尊告眾云：若能推底是汝心，則認賊為子(換了屋樑)。修山主云：若能推底不是汝心，則認子為賊(忍為絕後計)。天童拈云：如今推也是子是賊(即在人心反覆間)，買帽相頭(莫使直中直)，食魚去骨(須防人不人)。

師舉楞嚴經云：阿難言：如來現今徵心所在，而我以心推窮尋逐。即能推者，我將為心。佛言：咄！阿難，此非汝心。阿難矍然避座，合掌起立，白佛：此非我心，當名何等？佛告阿難：此是前塵虛妄相想，惑汝真性。由汝無始至於今生，認賊為子，失汝元常，故受輪轉。唐唯慤法師科此經名八處徵心：一、神湯內瀉，二、靈膏返燔，三、針治內障，四、火角返搜，五、神呪鞭治，六、金刀斫腦，七、針骸補助。此科第八名膏肓出鬼。天童略舉云：若能推底是汝心，則認賊為子。衲僧門下謂之認奴作郎。昔陶淵明藍輿一

子，與僕舁之，指僕諭子曰：此亦人子也，善待之。長者之言也。世諺有云：寧憐有力之奴，不愛無力之子。與前淵明之言，暗合吾宗即妄即真點化之旨。安國瑶云：得之於心，伊蘭作栴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修山主道：若能推底不是汝心，則認子為賊。白玉碾作象牙梳，黃金打作鍮石筋。弄巧成拙，有如此者。天台智者道：有人幼離鄉，年長血氣方剛。聞父在鄉中為惡少年所欺，含恨還鄉，圖雪父恥。路人相伴，將至父舍，忽逢其讐。同伴戲之，指為其父。歸人拜跪，鳴抱感泣。同伴笑曰：實汝父仇。歸人欲打，手不能舉。及至見父，亦不感泣。此諭無作四諦。苦即是滅，集即是道。無滅道可修，無苦集可斷。上生經道：不修禪定，不斷煩惱。佛記此人，成佛無疑。近歲陳秀玉學士嘗問萬松：彌勒菩薩為什麼不修禪定，不斷煩惱？萬松道：真心本靜，故不修禪定。妄想本空，故不斷煩惱。士復問香山大潤和尚，山曰：禪心已定，不須更修。斷盡煩惱，不須更斷。復問竹林海巨川，川曰：本無禪定煩惱。士曰：唯此為快耳。楞嚴認賊為子，山主認子為賊。不是則業識茫茫，是則神通妙用。智覺禪師唯心訣云：癡愛成解脫真源，貪瞋運菩提大用。妄想興而涅槃現，塵勞起而佛道成。天童道：如今推也，是子是賊。一般麵草，由人做造。相頭買帽，比脚栽靴。他家自有兒孫，將來使用恰好。喫飯防噎，食魚去骨。常作賊心，莫拈他物。(參)。

第二十九則長慶有望

舉：長慶云：總似今日，老胡有望(自從胡亂後，鹽醋更豐饒)。保福云：總似今日，老胡絕望(社歌醉舞，帶累平人)。天童拈云：富嫌千口少(得之本有)，窮恨一身多(失之本無)。

師云：無盡燈作，總似今夜。有望絕望。圓通善國師見玄悟玉、香山彝言涉嘲謔，責曰：總似汝輩佛法，豈到今日？有以見先德憂念叢林之切矣。達磨西來九年，面壁始遇知音。今長慶、保福列剎相望，鐘梵交鳴，長慶一千五百人，保福七百餘人，大弘雪峰之道，儀型禪苑，清規祖述，少林老胡有望也。洪州武寧慧安禪師，與圓通秀鐵壁同參天衣，懷為法屬，性皆剛直。安苦硬恬潔，非秀公若也。安居武寧荒村破院單丁三十年，而圓通應詔住法雲，其威光烜然，可以引致法友而昇青雲。或時以書致安，安未嘗拆而棄之。侍者不解其意，問之，安曰：吾始以秀有精彩，今知其癡也。夫出家兒塚間樹下辦那事，如救頭然，無故於八達衢頭架大屋，養數百閒漢，此真開眼尿牀，吾何復對語哉？然吾宗自此益微矣，汝輩猶能見之。今保福七百餘人，武寧所謂吾宗自此益微矣，故云老胡絕望

也。此猶是門庭施設邊事，若也入理深談，天童道窮，恨一身多，武寧單丁猶為分外。不見道：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謳謌。且道那箇底是碧岫峰頭思大口，紅塵堆裏誌公心？

第三十則石霜出世

舉：僧問石霜：真身還出世也無？(世還出真身也無？)。霜云：不出世。(還入世也無？)。僧曰：爭奈真身何？(是出是入？)。霜云：琉璃瓶子口。(是世是身？)。天童拈云：通身及盡，(綿綿不漏絲。)徹底無功，(了了忘擔荷。)撒手興來，(雲尚無心能出岫。)隨處得用，(賣盡風流不著錢。)還識石霜老漢麼？(左右覓便。)當堂無影迹，(窮便窮，如范丹。)遍界不曾藏。(富便富，如石崇。)

師云：將為石霜，祇會枯木死株，內紹外紹。今日負急臨危，便道琉璃瓶子口。洞山道：此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語。於斯見矣。這僧知而故問道：真身還出世也無？石霜一往，泛然而答道：不出世。今諸方教乘師德，推讓禪老為出世間人，將謂高超三界，首出萬靈也。昔王山法祖侍磁州大明，勠力十年，躬為侍者，秘重深嚴，不見參學。一旦抽單，罔不疑怪。或問大明：侍者何往？明曰：諸方來，諸方去。何介意哉？又問：參學何似？明曰：道有參學，栽他頭角；道無參學，減他威光。一眾方疑，或蒙印許。其後久隱西山太原府，府、運兩衙請住王山，創建禪席，皆號開堂出世也。萬松謂：此非出世間，真入世間也。這僧問：真身還出世也無？此問：真身無相，還能出現說法利生也無？此非問出塵世，正問入廛垂手時節也。石霜常舉：君臣父子，至尊嚴烈，深處禁宮。故云：不出世也。這僧也奇怪，便拏麤搭細，拈他空(去聲)處道：爭奈真身何？一則赤諱白誄，二則私竊欺公，兩陣夾攻，決無活路。不意石霜門欲闔，一拶便開；船欲沈，一篙便轉。奉箇琉璃瓶子口，便那裏得來？所以天童道：撒手興來，隨處得用。為什麼適來却道不出世？不見天童道：當堂無影迹。既無影迹，為什麼道隨處得用？不見天童道：遍界不曾藏。諸仁者！為什麼難會？此猶是喻。且道如何是法？周遍十方心，不在一切處。

第三十一則雪峯古澗

舉：僧問雪峰：古澗寒泉時如何？(為甚無風浪起。)峰云：瞪目不見底。(許你眼明。)僧云：飲者如何？(甘露洋銅，有利有害。)峰云：不從口入。(玉液華池納百川。)僧舉似趙州，(出一人口，入萬民耳。)州

云：不可從鼻孔裏入。(盡從這裏流出。)僧却問州：古澗寒泉時如何？(閩山遠接太行山。)州云：苦。(裂舌不堪嚐。)僧云：飲者如何？(著甚來由。)州云：死。(一坑埋却。)雪峰聞云：趙州古佛。(善哉甘口鼠，食人不害疼。)從此不答話。(陰蛆內胃。)天童拈云：扶豎宗乘，須還大匠。(久嚮天童。)雪峰辨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身心，(為人如為己。)趙州用一百二十歲老作家手段。(黨理不黨親。)不妨奇怪。(萬松慣見似尋常。)如今眾中隨言定旨，(癡人面前不得說夢。)亂作貶剝，(舌頭壓殺人。)深屈古人。(死無對證。)然則相席打令，似有知音。(易開終始口。)鏤骨銘心，罕逢明鑑。(難保歲寒心。)

師云：南院禮雪峰為古佛，雪峰禮趙州為古佛。當時雪峰法道大行，睦州讓雲門以嗣之，玄沙為法眼之祖，兩派之源出於門下。趙州當燕趙亂罹之際，口如吹火，流俗薄之。及乎道力攝二王講和，攜手見師禪床不下，時人方云：口似含珠。隱山所謂：莫作是非來辯我，浮生穿鑿不相關。雪峰以其南泉之子、長沙之兄，以白眉尊宿待之。一日，趙州問僧：自何處來？僧曰：雪峰來。州曰：雪峰有何言句示人？僧曰：和尚尋常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隻眼。你等諸人向什麼處屙？州云：闍梨若迴，寄箇鍬子去。僧問雪峰：古澗寒泉時如何？動若雲行，靜如止水，正是湛不流處，死水裏活計。這僧工夫到此，拈來呈似雪峰。若是萬松門下，祇道：乾曝曝地，一滴也無。這僧問以蹄涔，雪峰答以巨海，道：瞪目不見底，何曾辜負他？這僧忻然披襟當之，道：飲者如何？你參透古澗寒泉，祇汝便是浮幢剎海。通身是水，誰吐誰吞？雪峰答箇不從口入，大煞手親眼辨。若論順水推船，雪峰門下即得；其或逆風把柁，趙州門下不然。這僧疑根不斷，再買草鞋，不遠數千里，復舉前話問趙州，至不從口入，州云：不可從鼻孔裏入也。便用衲僧巴鼻。復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州云：苦。這僧便合禮謝而退，不顧危亡，踏步向前，更問：飲者如何？州云：死沒人情漢，一向盡法，不管無民。僧問：如何是玄中玄？州云：汝玄來多少時也？僧云：玄之久矣。州云：若不遇老僧，幾乎玄殺。趙州與睦州出語，毒如德山、臨濟痛棒。雪峰後聞此語，遙禮云：趙州古佛。峰從此不答話，此語疑殺天下人。你道以前還曾答話麼？後來何曾持不語戒？天童拈道：扶豎宗乘，須還大匠。大慧杲宗門武庫首篇云：王荊公一日問張文定公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後絕無人，何耶？文定公曰：豈無人？亦有過孔孟者。公曰：誰？文定公曰：江西馬大師、坦然禪師、汾陽無業禪師、雪峰、巖頭、丹霞、雲門。荊公意不甚解，乃問曰：何謂也？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焉。公欣然嘆服。後舉似無盡，無盡撫几賞曰：達人之論也。遂援筆以紀之。故王荊公嘗云：三代以前，聖賢多生吾儒中；

三代以降，聖賢多生吾佛中。近代老青州潭柘開山性和尚、韓相國昉、施學士宜生曰：二老若非事佛出家，皆王覇之器。是知顏孟之時，佛法未至。倘能事佛，必馬鳴、龍樹之儔也。故雪峰辨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身心，趙州用一百二十歲老作家手段。不妨奇怪，碁逢敵手，琴遇知音。如今眾中隨言定旨，亂作貶剝，深屈古人。矮子看戲，隨人上下。然則相席打令，似有知音，便道趙州逢賤即貴，雪峰遇剛即柔。若存得失勝負，成何宗旨？鏤骨銘心，罕逢明鑑。這僧一問，二老各出一隻手，提起示人，與萬世為龜為鑑，豈同參鐵騎禪者爭鋒競銳？還會天童出身句麼？臨危知己少，閒話赤心多。

第三十二則國師侍者

舉：國師三喚侍者(老不歇心)，侍者三應(少不努力)。國師云：將為吾辜負汝(落花有意隨流水)，誰知汝辜負吾(流水無心送落花)。天童拈云：仁義道中(不得不呼)，得資分上(不得不應)。再呼能再應(獨掌不浪鳴)，論實不論虛(我喚君須應)。且道有辜負無辜負(行說好話)？皓玉無瑕，雕文喪德(劈破面皮)。

師云：僧舉前話問玄沙：意旨如何？沙云：却是侍者會。萬松道：不得動箸。玄覺徵問僧：那裏是侍者會處？僧云：若不會，爭解恁麼應？玄覺云：汝少會在。萬松道：垜根衲子有甚麼限？又云：若於這裏商量得去，便見玄沙。萬松道：且歸林下去。趙州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萬松道：明眼人難瞞。玄沙舉處，以己方人，渾淪無孔，鐵鎚穿鑿，千窓百孔。若是萬松見侍者三喚三應，祇向道：輔弼宗師，不廢光彩。許大忠國師著甚死急，道：將為吾辜負汝。侍者當時見道：誰知汝辜負吾？好道：和尚年尊，別請人好。可惜放過，被玄沙賊誣，道：却是侍者會。以至玄覺問僧道：若不會，爭解恁麼應？特舍漢胡張三、黑李四與汝同參。所以玄覺道：汝少會在。玄覺到此，便合休去。又道：若於這裏商量得去，便見玄沙。所謂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據實論之，若道這僧會，國師道：誰知汝辜負吾？若道這僧不會，爭解恁麼應？所以趙州道：字雖不成，文彩已彰。一鎚兩當，須是這老漢始得。天童拈處，一向裁長補短，就下平高。頗怪國師妄加穿鑿，道：皓玉無瑕，雕文喪德。大小大天童，呆漢作保。忽有人問萬松：又作麼生？向道：祇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

第三十三則韶山是非

舉：僧問韶山：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掩耳偷鈴漢。)山云：有。(可知禮也。)僧云：是甚麼句？(是非到處。)山云：一片孤雲不露醜。(無眼人見。)天童拈云：通身迴互，不觸尊嚴。(識法者恐。)退位傍提，要當宛轉。(誰敢當頭。)還見韶山相為處麼？(兒孫得力。)盡力推爺向裏頭。(室內不知。)

師云：雒京韶山寰普禪師嗣夾山。當時遵布衲機辯冠眾，與山往復，詞多不錄。佛果云：遵布衲如虎帶角，凜凜威風。爭奈韶山解據虎頭收虎尾，直得步步登高，聲聲相應。還知二老落處麼？好手手中誇好手，紅心心裏射紅心。諸方競傳韶山降遵布衲挫白頭，因而不知深得洞上深細血脉。一日，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山云：甎鏡臺前不露顏。天童不辜負他，對眾拈出。一日，僧問：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永嘉道：是非之惑，綿微難見。神清慮靜，細而研之。言之興也，是非所以成。其實是非不到處，言思路絕，分別意窮。天童却道：堂堂坐斷舌頭路，應笑毗耶老古錐。若是無舌人解語，借路能來。洞山道：但能莫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道箇一片孤雲不露醜，又何妨？洞山所謂：胡家曲子，不墮五音。韻出清霄，任君吹唱。恁麼看來，韶山道有，又何妨？但能句不落言思，曲不犯宮商，雲不露醜拙，言滿天下無口過也。所以天童道：通身迴互，不觸尊嚴，與不犯宮商不較多也。退位傍提，要當宛轉。此是善財於別峰參見德雲迴互正位底時節也。還會盡力推爺向裏頭麼？僧問九峰虔侍者：如何是外？紹峰云：不借別人家裏事。僧云：如何是內？紹峰云：推爺向裏頭。天童更加盡力兩字，喚作全身擔荷，徹底承當。忽遇趙州十八上破家散宅，又作麼生？到來家蕩盡，免作屋中愚。

第三十四則臨濟禍事

舉僧問臨濟：如何是吹毛劍？(鬼擘口)濟云：禍事！禍事！(滅門殆戶)僧禮拜，(強鬼出現)濟便打。(急急如律令)僧問巴陵：如何是吹毛劍？(賴是巴陵)陵云：珊瑚枝枝撐著月。(寧可截舌)天童拈云：殺人刀一毛不度，(西天令嚴)活人劍一毫不傷。(恕卿無罪)有意氣時添意氣，(刑過無小)不風流處也風流。(宥過無大)

師云：鎮州臨濟義玄禪師道：我於先師處三頓喫六十棒，如蒿枝拂相似，故家風號全提真吼。這僧是箇亡命沒興漢，引頸受刃道：如何是吹毛劍？此謂之索劍喫。臨濟道：禍事！禍事！如拔劍一揮，且貸汝殘生。這僧不看陣勢，尚敢禮拜，殺人可恕，情理難容。濟便打，盡令而行，笞箠也須三段，前車已覆，後車改轍。業重衲僧尚問巴陵：如何是吹毛劍？賴是巴陵有收有放，能縱能奪。陵諱顥

鑑，始見雲門，門舉：雪峰曰：開却門，達磨來也。汝意作麼生？陵曰：築著和尚鼻孔。門曰：修羅王惡發，打須彌山一摑，[跳-兆+孛]跳上梵天報帝釋，你為甚麼却向日本國裏藏身？陵曰：莫與麼心行好。門曰：汝道築著鼻孔又作麼生？陵後住岳州巴陵新開寺，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陵云：鷄寒上樹，鴨寒入水。問：如何是提婆宗？陵云：銀椀裏盛雪。這僧問：如何是吹毛劍？陵曰：珊瑚枝枝撐著月。陵告眾曰：吾答此三轉語，已報雲門恩了也。自此不作忌齋。十洲記：南海底盤石上生珊瑚樹，有枝無皮，如玉紅潤，感月而生，故枝頭皆有月暈。巴陵以此語答吹毛劍，豈可以識情卜度？真雲門子，睦州孫。故天童道：殺人刀一毛不度，活人劍一毫不傷。衲僧七事隨身遠，圓鑑令青華嚴頌。此在十六題。夾山會下一僧到石霜，入門便道：不審。霜曰：不必闍黎。僧曰：與麼則珍重。又到巖頭如前，巖乃噓兩聲。僧曰：與麼則珍重。纔回步，頭曰：雖是後生，亦能管帶。僧歸，舉似夾山。山明日上堂，乃喚：石霜、巖頭歸。這僧出來，如法舉似前話。僧舉了，山曰：大眾還會麼？若無人道，老僧不惜兩莖眉毛道去也。乃曰：石霜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巖頭且有殺人刀，亦有活人劍。且殺人刀一毛不度，吹毛度刃尚為兩段。剗鍾利劍，誰敢當鋒？活人劍一毫不傷，天下人恩歸有地。意氣不從天地得，風流豈是刻雕成？不見道：傷鱉恕龜，殺活在我。

第三十五則洞山體佛

舉：洞山垂語云：體得佛向上人，方有說話。(方無說話分。)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人？(有說話分，快說快說。)山云：非佛。(借得口來。)法眼云：方便呼為佛。(大似壓良為賤。)天童拈云：二老宿相去多少？(料掉沒交涉。)直是刀刁相似，(毫釐有差。)奈何魚魯參差。(天地懸隔。)到這裏，轉劫外機，(洞山宗旨。)放風前箭。(法眼家風。)橫身擔荷，(法眼麤心。)撒手承當。(洞山細意。)具這般眼目始得。(洞山左眼半斤，法眼右上八兩。)還辨得麼？(變蹌劈臉，改頭換面。)易分雪裏粉，(一有多種。)難辨墨中煤。(二無兩般。)

師云：洞山垂語：要體得佛向上人，方有說話分。萬松道：體得佛向上人，方無說話分。洞山已過犯彌天，萬松更彌天過犯。更有箇不識好惡底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人？此喚作望空啟告。洞山道：非佛。此喚作傳言送語。我且問你，佛向上人還解問答麼？張無盡舉傅大士頌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皓布褁曰：此即頌得法身邊事，頌不得法身向上事。無盡曰：請和尚頌。皓曰：昨夜雨霧烹，打倒蒲萄棚。知事普請，行者人

力。拄底拄，撐底撐，撐撐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雲居膺初見洞山，山問：閣黎名什麼？居曰：道膺。山曰：向上更道。居曰：向上則不名道膺。山云：與吾在雲巖時祇對一般。這箇喚作識尊卑，分貴賤。法眼道：方便呼為佛。大似奴郎不辨，賓主不分。所以天童道：二老宿相去多少？直是刀刁相似，柰何魚魯參差。我且問你，洞山道：非佛。法眼道：方便呼為佛。如何是刀刁魚魯處？洞山轉劫外機，法眼放風前箭。一箇是全提那畔，一箇是曲為今時。洞山是撒手承當，法眼是橫身擔荷。具這般眼目，始得水中擇乳。還辨得麼？須是鵝王易分雪裏粉，幸遇洞山；難辨墨中煤，皆因法眼。鏡清道：毗盧有師，法身有主。雲門嘗云：矢上加尖。法眼道：形興未質，名起未名。諸方皆謂如水作波，波即是水。雪粉各異，墨煤性同，不是天童分疎不下。忽若圭峰道：鎔瓶盤釵釧為一金，攪酥酪醍醐為一味。又作麼生？也不如石頭道：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

第三十六則脩山凡夫

舉：修山主垂語云：具足凡夫法(少一物不成世界)，凡夫不知(當局者迷)；具足聖人法(眼中添屑)，聖人不會(身賢不覺賢)。聖人若會，即同凡夫(但有纖毫即是塵)；凡夫若知，即是聖人(一念迴光便同本得)。天童拈云：收得安南(及盡凡情)，又憂塞北(猶存聖解)。到這裏，十成底事(半是私房，半是賊脏)，一時颺却(公私得濟)，始得穩坐地(更須趕起)。還端的麼(更須了細)？一等平壞(兩既不成)，泯然自盡(一何有爾)。

師云：撫州龍濟山主紹修禪師，始與法眼輩同參地藏，謂己已臻其極。暨辭至建陽，途中談法次，眼忽問：長慶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是撥萬象不撥萬象？修曰：不撥。眼曰：說甚撥不撥？修憮然，却回地藏。地藏曰：子去未久，却回何為？修曰：有事未決，豈憚跋涉？藏曰：汝跋涉許多山川，也還不惡。修不諭，乃問：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意旨如何？藏曰：汝道撥萬象不撥萬象？修曰：不撥。藏曰：兩箇也。修駭然沈思，乃曰：未審古人撥不撥？藏曰：汝喚甚麼作萬象？修方省悟，即辭，追見法眼。眼語意與地藏如一。眼既住崇壽，修隨眾淘汰言句，放曠游處。後唐永和初，十數禪人堅請，令住龍濟山之寶峰巖。修雖不務聚徒，而徒自至。提訓之暇，作諸章句，盛行於世。一日，上堂道：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凡夫背覺合塵，迷己逐物。法眼道：微言滯於心首，恒為緣慮之場；實際居於目前，翻成名相之境。虛生浪死，不自覺知。修公打草驚蛇，貴要迴光返照。忽然自肯，直下承當。本

自圓成，不勞修證。眼不見眼，心不知心。於無了知，不辨真實。智證雙亡，打成一片。故曰：聖人不會。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故曰：聖人若會，即同凡夫。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故曰：凡夫若知，即同聖人。宋孝宗皇帝注圓覺經，賜徑山慈辯禪師寶印作序。序中有曰：裴相云：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凡夫也。具足圓覺，而住持圓覺者，如來也。印乃倒其說曰：具足圓覺，住持圓覺者，凡夫也。終日圓覺，未嘗圓覺者，如來也。萬松道：正合修山主意。本錄中更有語，天童略之。錄云：此兩語，一理二義。萬松道：一句是凡，一句是聖。不知不會是一，有迷有悟是二。所以天童道：收得安南，又憂塞北。不見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藏盡楚天月，猶存漢地星。更須將十成底事，對眾颺却。祇如適來道：真空為緣慮，即同凡夫。三祖信心銘道：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天童以一種為一等，更佳。但略前兩句，即前一理二義，故不重出。萬松撮來，完成四句，使三祖與修山相見，天童與萬松同參。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不如今也。

第三十七則石梯問去

舉：石梯問侍者：什麼處去？(不覆堂頭，便屬偷暇。)者云：上堂齋去。(不可別道。)梯云：我豈不知汝上堂齋去？(何須更問。)者云：除此之外，別道什麼？(文不加點。)梯云：我祇問汝本分事。(早是分外。)者云：若問本分事，某甲實是上堂齋去。(幾不問過。)梯云：不謬為吾侍者。(和尚大善知識。)天童拈云：放過即不可。(和尚照顧禪床。)如今直與扭得鼻孔痛，(便好下手。)打得骨頭出始得。(暫借和尚拄杖。)免見瞎驢趁大隊。(牽來拽磨。)所以道：平地上死人無數。(此病最難醫。)透得荊棘林是好手。(劈口掌云：透也有甚難。)且道：適來這僧透得也未？(更要第二摑。)多虛不如少實。(逆水撐舟，不離舊處。)

師云：石梯法嗣鄂州茱萸，師資皆亡其名。萸嗣南泉。梯，泉孫也。一日侍者請梯入浴，梯曰：既不洗塵，亦不洗垢，浴作什麼？者云：和尚先去，某將皂角後來。梯乃笑。佛鑑拈云：石梯年老，侍者年少。雖然老少不同，其奈頭腦相似。天童拈這公案，便覺佛鑑能判而不能斷。一日石梯問侍者：什麼處去？本分宗師常以本分事為人，侍者却道：我上堂齋去。若總恁麼，胡張三、黑李四，也合罷參。祇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梯云：我豈不知汝上堂齋去？水浸麻繩，一股股緊。者云：除此之外，道什麼火燒竹筒，一節節熱？這老漢著甚死急！我問汝本分事，且道是侍者不本分，石梯不

本分？洞山聰嘗自負柴上山，路逢一僧問：山上有柴，何故更將上去？聰便放下柴於地云：會麼？僧云：不會。聰云：我要燒。侍者也甚奇怪，道：若問本分事，某甲實是上堂齋去。佛事人情，一時周足。石梯無奈之何，滿口許他道：不謬為吾侍者。石梯既許他，天童為甚却道：放過即不可，更要扭得鼻痛，打得骨出。天童前來拈，雪峰問僧：甚麼處去？僧云：普請去。峰云：去。拈道：動著三十棒，恐人一向學平實禪。這裏却道：免見瞎驢趁大隊，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沈。所以道：平地上死人無數。天童引入荊棘林中道：透得底是好手。侍者且置，忽有人問萬松：這荊棘林作麼生透？向道：今日實是從希家齋來。不見道：多虛不如少實。

第三十八則法眼聲色

舉：僧問法眼：聲色兩字如何透得？(莫錯認。)眼云：大眾！若會這僧問處，透聲色也不難。(實是聲色，端的難透。)天童拈云：從前不了，(滿眼滿耳。)祇為家賊難防。(識得不為冤。)直下分明，(見聞不昧。)且向草庵止宿。(這客作漢。)

師云：無盡燈。僧問法眼：聲色兩字甚麼人透得？眼謂眾曰：且道這箇僧透得也未？若會此僧問處，透聲色即不難。天童略之道：僧問法眼：聲色兩字如何透得？這箇喚作當陽顯露。這僧恁麼來，莫作色會；這僧恁麼問，莫作聲會。所以白水道：山僧不欲向聲前句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為他聲不是聲，色不是色。僧問壽州資壽院圓澄巖禪師：一大藏教中還有奇特事也無？巖云：恐汝不信。僧云：如何是奇特事？巖云：黃底是紙，黑底是墨。恁麼會得，莫去言句上咬嚼。聞聲見色，直透那邊，有甚麼難？纔入言思，影響礙却，卒難領會。赤窮官長使偷錢奴，上陣將軍騎齧人馬，誰知頑僕劣馬解用成功，得力兒孫不紹家業？長者審知是子，客作自為賤人，縱能跨色騎聲，不離驢前馬後。要識宅中長者麼？轉身就父無標的，拈却花冠不得名。

第三十九則夾山目前

舉：夾山云：目前無法(背後底漢)，意在目前(莫錯認)。他不是目前法(是你眼睛)，非耳目之所到(聲色縱然，見聞不昧)。天童拈云：夾山老子解開布袋頭(財不著身，痛不著己)，將差珍異寶(山材野物)撒向諸人面前了也(見者有分)。正當恁麼時作麼生(任情取捨)？路不拾遺，君子稱美(不義之財，於我如浮雲)。

師云：北院通禪師問夾山：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豈不是和尚語？夾曰：是。通乃掀倒禪床叉手立，夾起來打一拄杖，通便下去。法眼云：且他掀倒禪床，何不便去？須待他打了纔去，意在什麼處？萬松道：我當時見道：豈不是和尚語？驀面唾云：咬屎橛漢！拽棒打出。北院也好有後手，法眼拈出令後人見，可謂為眾竭力，禍出私門。洛浦嘗舉此話問彥從上座：那句是賓？那句是主？也權借此問以為影草。今天童特舉此話，著實為人。王婆嬭子行人事，紫羅帳裏撒珍珠。若是識便宜底，其珠遍地，目覩如泥。僧問圓通秀鐵壁：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筵前略借看。壁道：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還知天童路不拾遺處麼？滿船珍寶沈江去，誰羨芒繩十陌錢？

第四十則趙州把定

舉：趙州云：把定乾坤眼(眉毛有幾莖)，綿綿不漏絲毫(老賊何消強出頭)。我要你會(見我見你眼裏眼外)，你又作麼生會(問取乾坤眼)？天童拈云：還端的也未(疑則別參)？直饒你這裏會得，七穿八穴(空使童人下鍬下钁)，我也知你出趙州棬繢不得(為什麼却在萬松眼窩裏)。師云：僧問九峰虔禪師：如何是乾坤眼？峰曰：乾坤在裏許。僧曰：乾坤眼何在？峰曰：正是乾坤眼。僧曰：還照燭也無？峰曰：不借三光勢。僧曰：既不借三光勢，憑何照燭喚作乾坤眼？峰曰：若不如是，髑髏前見鬼人無數。所以趙州把定乾坤眼，綿綿不漏絲毫。又道：若有一絲毫，即是一絲毫。所謂但有纖毫即是塵。又道：一法若存，翳入眼睛。眼睛不明，世界崢嶸。尚有人道：山河大地豈不磕破眼睛？有底見道：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那裏放鼻孔？萬松道：盡大地是沙門鼻孔，何處著眼？直饒你互奪互存、雙收雙放，我更問你：耳朵向什麼處著？所以趙州道：我要你會。天童道：還端的也無？又道：直饒你這裏會得七穿八穴，我也知你出趙州棬繢不得。天童恁麼道，是眼內語？眼外語？爭如[翟*支]瞎趙州眼，方見眉毛向上人。

第四十一則靈雲露柱

舉：鏡清問靈雲：混沌未分時如何？(誰教汝鑿竅)雲曰：露柱懷胎。(暗中書字，文彩已彰)清云：分後如何？(許多時甚處去來)雲曰：如片雲點太清。(話作兩橛)清云：祇如太清還受點也無？(事無一向)雲不對。(何不早道)清云：恁麼則含生不來也。(將頭不猛)雲亦不對。(重說偈言)清云：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猶有這箇在)雲曰：猶

是真常流注。(合口了却開得)清曰：如何是真常流注？(無風起浪作麼)雲曰：似鏡常明。(猶為剩法)清云：向上更有事不？(不可即這裏坐殺)雲曰：有。(何不道無)清曰：如何是向上事？(乞聞一聲)雲曰：打破鏡來，與子相見。(有甚麼眼)天童拈云：分與未分，(已築界墻)玉機夜動；(踏翻關捩)點與不點，(帶累晴空)金梭暗拋。(已彰文彩)直是一色純清，(黃河上源濁)未得十成安穩。(店司安下)且道：打破鏡來，向什麼處相見？(慚惶殺人)還會麼？(是何心行)清秋老兔吞光後，(誰共澄潭照影寒)湛水蒼龍蛻骨時。(高出層霄望不窮)

師云：首楞嚴道：如急流水，望為恬靜。流急不見，非為無流。靈雲喚作真常流注。圓覺經道：潛續如命，為壽者相。諸方謂之命根不斷，一條紅線掌中牽。分與未分，點與不點，是衲僧家常茶飯。最好是打破鏡底時節，命根斷處，妄識銷鎔，流注枯乾，無壽者相。正恁麼時，向甚麼處與靈雲相見？天地黯黑，如一錠墨相似，喚作衲僧奪胎換骨，轉身一路吹殘劫，燒灰飛後，突出虛空未兆前。

第四十二則石鞏弓箭

舉：石鞏上堂，乃張弓架箭(各自念得佛堂經)，三平擘開胸當之(宿世冤家，因緣聚會)。鞏云：一張弓，兩隻箭，祇射得半箇聖人(未拈弓箭，好箇圓全長老)。天童拈云：石鞏習氣不除(却不酸醋氣)，三平相席打令(恰似箇丈夫兒)，却云：三十年一張弓，兩隻箭，祇射得半箇聖人(天不降全)。豈不是以己方人(仁者見之謂之仁)？大都不入驚人浪(却解折折弓箭)，到了難尋稱意魚(人心難滿)。

師云：無盡。燈具云：撫州石鞏慧藏禪師，本弋獵人，逐鹿至馬祖庵，機緣契會，投祖出家住院。凡見僧執弓架箭以示之，三平至，鞏曰：看箭。平撥開胸曰：此是殺人箭，活人箭又如何？鞏扣弦三下，平便展拜，鞏曰：三十年舉一張弓架兩隻箭，祇射得半箇聖人。遂折折弓箭。平後見大顛，舉似之，顛曰：既是活人箭，為甚向弦上辨？平無對，顛曰：三十年後要人舉此話也難得。萬松道：今日幸遇和尚。雲門問長慶：如何道免得云作半箇聖人？長慶云：若不還價，爭辨真偽？門云：入水見長人。萬松道：真鍮不換金。首山云：人人盡道三平中的，莫屈他也無？良久云：機關不是韓光作，莫把胸襟當等閒。萬松道：切忌詐明頭。姜山愛云：射虎不真，徒勞沒羽。萬松道：不見道半箇聖人？佛鑑云：大小三平元來祇是死漢，若非死漢，又覓甚麼活人箭？石鞏龍頭蛇尾，矢在弦上又却不發，當時若便與一箭，那裏得來？更要大顛作死馬醫，醫之不瘥，從他掘地深埋。且如智海恁麼批判，古今還有過也無？乃

云：細雨洒花千點淚，淡烟籠竹一堆愁。萬松道：煩惱皆因強出頭。法燈頌云：古有石鞏師，架弓箭而坐。如斯三十年，知音無一箇。三平中的來，父子相投和。子細返思量，元伊是射垛。萬松道：靈山授記，未似今日。天童略之云：石鞏上堂，乃張弓架箭，三平擘開胸當之。鞏云：一張弓，兩隻箭，三十年祇射得半箇聖人。俱胝因天龍一指頭禪，一生受用不盡，故凡有所問，祇竪一指。石鞏因張弓架箭而悟，故常以張弓架箭示人雲：頂敷道：道吾舞笏同人會，石鞏張弓作者諳。三平擘胸當之，一等是弄粥飯氣，不妨應時及節。佛果引三平頌云：解擘當胸箭，如何祇半人？為從途路得，所以不全身。這般說話，大似減人光彩。萬松即不然，受箭張弓處，師資本一人。不離華下路，便見洞中春。天童道：張弓底習氣不除，受箭底相席打令。所以躭源交拳，仰山女拜，為復是全提作用？為復是時節因緣？却道三十年張弓架箭，祇射得半箇聖人。萬松道：石鞏示不全之肯，天童真以己方人。還知石鞏信彩處麼？祇將日月為香餌，應手華鱗忽上鈎。

第四十三則雲門法身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清淨法身？(不是目前機。)門云：花藥欄。(開口斯當。)僧云：便恁麼去時如何？(莫錯認。)門云：金毛師子。(一手擡一手捺。)雪竇著語云：太無端。(一箭射兩垛。)天童拈云：賊來須打，(泥裏著棘針。)客來須待。(苦口是良藥。)雲門雪竇，二俱作家。(祇會待客，不解打賊。)這裏莫有便恁麼去者麼？(唆猫入枯井。)切忌撞頭磕額。(暮故瞎茅廣。)

師云：萬松昔在大慶壽玄悟席下，一年入室兩度，經半年纔得告香入室。室中舉問玄沙：如何是清淨法身？沙云：膿滴滴。此是玄悟之師，高郵定和尚悟處。今日看來，這清淨法身話，玄沙答得最強，高郵悟處更的。雲門答花藥欄，權實並舉；道金毛師子，褒貶雙行。這僧道便恁麼去，雪竇道太無端，可謂賊來須打，客來須待。雪竇道：花藥欄，莫顢頇，星在稱兮不在盤。恐人錯認一機一境，不薦普天甿地一段大事，便是撞著露柱，磕破燈籠，喚作撞頭磕額。此猶可恕，忽然向花藥欄上絆番，金毛師子上磕倒，也大煞麤心。不見保福因僧侍立，福曰：你得與麼麤心？僧曰：甚處是某麤心處？福拈一塊土度與曰：拋向門外著。僧拋了却來曰：甚處是某麤心？福曰：我見你築著磕著，所以道你麤心。雪竇拈云：然則這僧被熱謾，爭奈真不掩偽，曲不藏直。雪竇將今視古，於理不甘。你這一隊漢，或僧堂裏來，寮舍內出，築著磕著，亦乃不知。近來麤心轉盛，我若放過，便見諸方撿責。卓拄杖下座。天童道：

撞頭磕額。保福道：築著磕著。且道是同是別？雪竇道：這僧被熱謾。且道雲門何似保福？難甘放不過，雪竇何似天童？保福門下，昔日麤心尚多；萬松門下，近日麤心更甚。何也？覓箇築著磕著底，也不可得。

第四十四則曹山父子

舉：僧問曹山：子歸就父，為什麼父全不顧？(下不論上)山云：理合如斯。(清官易斷)僧云：父子之恩何在？(粉骨難酬)山云：始成父子之恩。(至化無私)僧云：如何是父子之恩？(大功不宰)山云：刀斧斫不開。(甚處下手)天童拈云：翡翠簾垂，絲綸未降。(樞密不得旨)紫羅帳合，視聽難通。(尊嚴不露顏)犯動毛頭，月昇夜戶。(照不失虛)密移一步，鶴出銀籠。(穿開碧落天)還知麼？(這裏使不著)脫身一色無遺影，(太平本是將軍致)不坐同風落大功。(不許將軍見太平)

師云：禮記？緇衣：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洪覺範、天覺奏號圓明寶覺禪師，其深機妙智，真不忝所賜。嘗云：機貴迴互，使不犯正位；語忌十成，使不落今時。溈仰父子、曹洞師資為兩派之源。洞山法付曹山曰：子真法器，吾久知之。我於先師處親傳寶鏡三昧，事窮的要，今付授汝。仍以綱要三頌、三滲漏付之。山徧禮祖塔，因擬曹溪之號，所至以曹名其居，故號曹山。曹洞正宗，於今鼎盛。僧問：子歸就父，為什麼父全不顧？這僧久參洞上，將深密威嚴處置箇問端。曹山識法者，恐不敢犯令泄機，祇答：理合如斯。這僧要窮堂奧，深入虎穴，道：父子之恩何在？曹山不傷風化，不動音容，答道：始成父子之恩。這僧放無底，末更問：如何是父子之恩？曹山盡力提持，罄囊分付道：刀斧斫不開。此退位朝君，轉身就父處，不道同，祇是無別。天童於夜明簾外、空王殿中，借無舌人傳宣，敕無耳人承旨，此猶是月昇夜戶邊事。鶴出銀籠一句作麼生道？九皋纔翥翼，千里漫追風。

第四十五則白水沙水

舉：白水垂語云：眼裏著沙不得(喚甚作沙)，耳裏著水不得(喚甚作水)。僧便問：如何是眼裏著沙不得(又撒一把)？水云：應真無比(從來不眼花)。僧云：如何是耳裏著水不得(更灌一杓)？水云：白淨無垢(不曾挑耳塞)。天童拈云：白水老人可謂大而無外(綿綿不漏絲)，小而無內(關掃不容塵)，具足千變萬化(不借別人家裏事)，祇箇赤手空身(將無作有旋支梧)，不受一滴塵(失之本無)，直是滿眼滿耳

(得之本有)。還見麼(却恁麼去)？立足無閒地(看脚下)，知心有幾人(不道無，祇是少)？

師云：筠州高安白水院本仁禪師參洞山，問：未有之言，請師示誨。山以不諾，無人肯答之。水得旨後，昭宗天福止洪井，白水眾盈三百。上堂曰：老僧尋常不欲向聲前句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聲不是聲，色不是色。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水曰：喚作色得麼？僧曰：如何是色不是色？水曰：喚作聲得麼？僧作禮，水曰：且道為汝說，答汝話，若人辨得，有箇入處。萬松嘗教人看此話，雖明劫外機，不壞世間相。所以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今日將聲色話鼓弄人家男女。又道：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雪竇亦曾舉此兩句，後却番案云：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水。白水雖無後段，暗中打做一團。這僧問：如何是眼裏著沙不得？水曰：應真無比。又問：如何是耳裏著水不得？水曰：白淨無垢。和雪竇收拾了也。佛鑑拈云：遠觀山有色，近聽水無聲。此一聯語是題山水畫圖，佛鑑拈來出一隻眼。遠山有色，時人知有；近水無聲，令人疑著。所以天童道：雖大而無外，小而無內，千變萬化不彰形，滿眼滿耳無一點。盡大地是沙門一隻脚，正好移身換步。勝默老師道：地藉不履而能行，心賴無知而展照。天童却道：立足無閒地。萬松道：正好移身換步。又作麼生肚裏覷破脚？

第四十六則參同回互

舉參同契云：回互不回互(大人得自在)。僧問雲門：如何是回互(不合恁麼問)？門指板頭云：不可喚作板頭(切忌觸諱)。僧云：如何是不回互(正好恁麼問)？門云：這箇是板頭(親言出親口)。天童拈云：石頭舌頭無骨(甚不得道)，雲門眼裏有筋(覷透心肝)，千古之下聲光赫揚(也要天童舉覺)。如今要把手共行，直須恁麼始解不恁麼(得恁麼無碑記)，然後沒交涉(可煞有禪)。還相委悉麼(卒客無卒主)？少年曾決龍蛇陣(三十年久嚮天童)，潦倒還聽稚子歌(今日錯為人下注脚)。

師舉參同契云：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住。大慧杲上堂云：今朝又是五月五，大鬼拍手小鬼舞。驀然撞著桃符神，兩手椎胸叫冤苦。艾人云：休叫苦。遂拈拄杖卓一下云：祇有一處堪回互。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擲下云：不爾依位住。參！萬松道：祇有一處堪回互。雲門道：喚甚麼作板頭？鍾馗、桃符走入大慧拄杖裏去也。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大鬼、小鬼向艾人鼻孔裏藏身。擲下拄杖云：不爾依位住。雲門道：這箇是板頭。僧問雲門：如何是一切智智清淨？此問出大般若初分難信解品八十餘科。若一切智智清淨，更互相涉，無二無二分，無別無

斷故。雲門答云：僧堂走入佛殿裏去也。雲門常用此機，人多難解。萬松頌出：佛殿入燈籠，牛皮鞔露柱。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天童要與石頭、雲門把臂共行，直須恁麼始解。不恁麼，正是回互不回互，喚甚麼作板頭時節？又道：然後沒交涉，不爾依位住。這箇是板頭時節，此喚作決龍蛇陣。作麼生是聽稚子歌處？萬松沒去著，與人說公案。

第四十七則芭焦拄杖

舉：芭蕉示眾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骨堆上添土)；你無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出土處掘坑)。天童拈云：你有則一切有(人人具足)，你無則一切無(脫體全空)，有無自是當人(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與奪關芭蕉甚事(良由取捨，所以不如)？正恁麼時，作麼生是你拄杖子(和聲便打)？

師云：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嗣南塔光湧，湧嗣仰山，蕉乃溈山重孫也。上堂曰：我二十八到仰山，見南塔上堂曰：汝等諸人若是箇漢，纔出母胎，便作師子吼解，豈不快哉？當時我於這下歇得身心，便依之五載。蕉示眾曰：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萬松道：祖師不西來，少林傳妙訣。何須達磨直指人心？又道：你無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直饒一物不將來，更須放下始得。大溈喆云：大溈即不然，你有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大溈既如是，諸人還用得也未？若人用得，德山先鋒，臨濟合後；若用不得，且還本主。萬松道：順水推船時，人知有天童。拈出大丈夫兒，有無在己，不受芭蕉處分。這箇從上來，喚作衲僧拄杖子。天童恐當人諱却，更道：正恁麼時，作麼生是你拄杖子？直饒拈得出，莫教萬松見。折做八截，燒灰颺却。萬松老矣，留得也好。何也？有時扶過斷橋水，幾度伴歸明月村。

第四十八則香嚴枯木

舉：僧問香嚴：如何是道？(看脚下。)嚴云：枯木裏龍吟。(不因墻外底，爭得到長安？)僧云：如何是道中人？(解行巇嶮路，不在繫行纏。)嚴云：髑髏裏眼睛。(貪尋芳草路，迷却故園春。)僧舉：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這啞漢何不高聲問？)霜云：猶帶喜在。(蒼天！蒼天！)僧云：如何是髑髏裏眼睛？(這瞎漢還見山僧麼？)霜云：猶帶識在。(莫錯認。)天童拈云：王居門裏，(穴不栖巢。)臣不出門。(明不越戶。)

師云：鄧州南陽香嚴寺智閒禪師，依大溈究涅槃之理，溈曰：我不問汝，平生卷冊上記得底學解，汝未出母胞胎，東西不辨時，何者是汝自己？師憒然久之，進數語，溈並不許，嚴曰：却請和尚道。溈曰：吾道於汝何益？限二日道，得契則記汝。嚴歸堂，徧閱所集，無一語堪對，嘆曰：畫餅不充飢。遂焚之，曰：此生不學佛法，且作箇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泣辭而去。一僧問：何往？嚴舉前話云：下山歇去。僧曰：南陽香嚴寺古基在，兄可結茅，吾化米給汝。嚴後治基芟草，聞瓦礫擊竹作聲，大悟，熏沐遙禮，謝云：和尚大慈，恩逾日月，當時若為我說，何有今日耶？住時後，僧問：如何是道？道之一字，猶是強名。洞山道：龍吟枯木，異響難聞。萬松嘗問僧：如何是異響？僧云：不會。萬松道：善解龍吟。香嚴答：枯木裏龍吟，何異強名？曰：道無盡燈作。僧云：不會。嚴云：髑髏裏眼睛。天童道：僧再問：如何是道中人？驢事未了，馬事到來，道既強名，人從何立？故嚴答云：髑髏裏眼睛。這僧不會，舉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石霜隨手點破道：猶帶喜在。又問：如何是髑髏裏眼睛？霜云：猶帶識在。有道則有喜，有人則有識。這僧展轉不會，又問曹山，山以偈示之曰：枯木龍吟真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僧再問：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山曰：血脉不斷。僧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山曰：乾不盡。僧曰：未審還有得聞者不？山曰：盡大地未有一箇不聞者。僧曰：未審龍吟是何章句？山曰：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有本頌在後。玄沙別師之初句云：龍藏枯木。佛果云：念不異，心不差。圓融五位君臣，跳出無為三毒。便可向枯木上生花，寒嚴中吹律。看他三箇老宿，一人透語滲漏，一人透情滲漏，一人透見滲漏。若善參詳，便可玄關獨步。還委悉麼？莫守寒巖異草青，坐著白雲宗不妙。這香嚴公案，勘會移臺，引惹詞訟。天童舉綱要，祇以兩句斷之道：王居門裏，臣不出門。能以無量法門作一句說，有時一字法門海墨書而不盡。還識天童安家樂業處麼？獨鶴有時常伴水，好雲無事不離山。

第四十九則三藏他心

舉：大耳三藏得他心通，朝見肅宗帝，帝命忠國師驗之。藏見國師便禮拜，側立於右。國師云：汝得他心通是不？藏云：不敢。國師云：汝道老僧祇今在什麼處？(當面諱却。)藏云：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在西川看競渡船？(莫錯認。)國師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幾曾動著。)藏云：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且道渡頭是？橋上是？)國師第三次問：老僧即今在什麼

處？(一在力作。)藏罔知去處。(許你親見。)國師叱云：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大小國師也不知下落。)天童拈云：三藏不見國師則且置，你道國師自知下落處麼？(一任卜度。)若謂自知，則百鳥銜花，諸天供養，未有休日。(醋酸聚蚋，肉臭來蠅。)且道正當恁麼時，落在什麼處？(扭鼻頭云：在這裏。)

師舉：僧問仰山：大耳三藏第三番為甚不見國師？山云：前兩度是涉境心，後入自受用三昧，所以不見。萬松道：仰山却具他心通。又僧問趙州，州云：在三藏鼻孔上。萬松道：迴避不及。僧又問玄沙：既在鼻孔上，為什麼不見？沙云：祇為太近。萬松道：猶隔津在。後僧問海會端，端曰：國師若在三藏鼻孔上，有甚難見？殊不知國師在三藏眼睛裏。萬松道：若在眼睛裏，有甚難見？殊不知三藏通身是國師。恁麼道始得一半，若要全道，三藏未離西天時已與國師相見了也。故天童道：三藏不見則且置，你道國師自知落處麼？若謂自知，百鳥銜花，諸天供養，未有休日。萬松別云：若謂自知，不唯三藏覷見國師，祇具妖通。天童道：正當恁麼時，國師落在什麼處？萬松道：當時三藏對面不見國師，而今相隔五百餘年，為什麼常在萬松眼底？諸人還見麼？背後底聾？

第五十則陸亘坐臥

舉：陸亘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有時坐、有時臥，欲鐫作佛，得不？(客聽主裁，兵隨印轉。)泉云：得。(符到奉行。)陸云：莫不得不？(却又疑着。)泉云：不得。(隨邪撲箆箕。)雲巖云：坐則佛。(韓信甘投胯。)不坐則非佛。(淵明懶折腰。)洞山云：不坐則佛。(背去還成奉。)坐則非佛。(親來越轉疎。)天童拈云：轉功就位。(但得雪消去。)轉位就功。(自然春到來。)還他洞上父子。(肱腰不外屈。)且道南泉意作麼生？(不打這鼓笛。)直是針錐不得。(穿鑿不少。)

師云：宣州節度使陸亘大夫初問南泉曰：弟子家內餅中養一鵝，鵝漸長大，出餅不得。如今不得毀餅，不得損鵝，和尚作何方出得？南泉召曰：大夫！陸應喏。南泉曰：出也。陸從此有開解。陸一日問南泉：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有時坐，有時臥，欲鐫作佛，得不？泉云：得。陸曰：莫不得不？泉云：不得。五祖演云：大眾！夫為善知識須明決擇，為什麼他人道得也道得？他人道不得也道不得？還知南泉落處麼？白雲不惜眉毛與汝註破，得又是誰道來？不得又是誰道來？汝若更不會，老僧今夜為汝作箇樣子。乃舉手云：將三界二十八天作箇佛頭，金輪水際作箇佛脚，四大神州作箇佛身。雖然作此佛兒子了，汝諸人又却在那裏安身立命？大眾還會也未？老

僧作第二箇樣子去也。東弗于逮作一箇佛，南贍部州作一箇佛，西瞿耶尼作一箇佛，北鬱單越作一箇佛，草木叢林是佛，蠢動含靈是佛。既恁麼，又喚什麼作眾生？還會也未？不如東弗于逮還他東弗于逮，南贍部州還他南贍部州，西瞿耶尼還他西瞿耶尼，北鬱單越還他北鬱單越，草木叢林還他草木叢林，蠢動含靈還他蠢動含靈。所以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既恁麼，汝喚甚作佛？還會麼？忽有箇漢出來道：白雲休窺語。大眾記取這一轉，若於世諦因果門中作像供養，豈非好事？所以云：得。若以此石觸穢踐踏，污辱像材，莫不得麼？泉道：不得。是知善惡罪福果報皆由心造，得與不得速如影響。為什麼天童拈南泉意，直是針錐不得？情知不是這箇道理。陸亘問得週遮，南泉答得轉換。若道是世法，五經三史還有這般說話麼？若道是佛法，三藏五乘還有這般說話麼？雲巖、洞山父子以當家針線番覆相成，天童以借功明位，借位明功若合符節，道南泉意直是針錐不得。萬松今欲結識南泉以為當家，不見陸大夫問南泉：和尚何姓？泉曰：姓王。陸曰：王還有眷屬也無？泉曰：四臣不昧。陸曰：王居何位？泉曰：玉殿苔生。祇如天童道直是針錐不得，還入宗旨也無？背風無巧拙，雷火爍難追。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拈古請益錄卷上

請益錄上卷音義

怵(蒲本切。不慧也。)　战(音顛。稱量也。)　典午(晉史：丨丨不兢。謂司馬氏也。)　跧(莊鸞、莊緣二切。說文云：蹴也。)　椄櫚(上祖東切，下立居切。丨，丨也。赤曰丨。[木*笄]丨栟[(白-日+田)/廾]名切。)　帔(披偽切。在肩背也。又披也。)　忧(方俱切。註：悅也，喜樂也。)　慦(裨列、匹列二切。急速貟。)　詢(息遵切。咨也。)　畬(與居、式車二切。田之三歲也。)　揖丫(上胡沒切，下於如切。象物開之形也。)　勦(力竹切。削也。)　刜(扶弗、孚弗二切。砍也，擊也，斷也。)　[翟*支](丑角切。刺也。)　弋(夷力切。橜也，所以挂物也。)　綍(音弗。)　[戲-戈+支](側加切。以手按物也。)

後學性一閱生生道人梓

第五十一則文殊出定

舉：佛前有一女子入定(家富兒嬌)，佛勅文殊出定(便與推倒)，殊乃運神力托上梵天，出定不得(何不填坑)，佛乃云：下方罔明大士能出此定(家菜不甜野菜甜)。須臾罔明至(飢鷹待一呼)，勅令出定(再作死馬醫)，罔明彈指三下(費許多氣力作麼)，女子便出定(神著自舞)。天童拈云：若定若動(野狐窟下掉尾)，當人變弄(傀儡棚上牽絲)，鴻毛輕而不輕(不消彈指)，太山重而非重(空上梵天)，還知老瞿曇鼻孔在我手裏麼(更有收人在後頭)？

師舉：翠巖芝云：僧投寺裏宿，賊打不防家。萬松道：鸞逢鳳喜，蛆見蠅歡。五雲和尚云：不唯文殊不能出此定，但恐如來也出此定不得。萬松祇管看，祇如教意，怎生體解？萬松道：此義文長，付在來日。此緣本出諸佛要集經。天王如來於欲、色二界中間，諸佛集會，文殊邀彌勒共往，勒辭不行。文殊由起佛見、法見，貶在二銕圍山間，為諸菩薩說四意止。如來召之，還至佛所，見女在定，殊意：我貶山間，女何近佛？佛勅文殊出定問之，乃至兩山相擊，托至梵天，竟不出定。佛言：下方有棄諸陰蓋菩薩，能出女定。俄棄蓋至，彈指三下，女便出定。今作罔明，諸方久傳。罔明本出思益經，亦曰勝思惟。梵天所問經與罔明菩薩有問答，罔當從系，蓋取交光相羅之意，故號罔明。因辨於此，學者應知。教意謂文殊最初因女子發菩提心，所以不能出他定。慧式法師云：文殊師利乃因女人以發初心，女子最初因棄諸陰蓋發菩提心，所以棄蓋能出此定。圓通善國師云：有說云：文殊是大菩薩，常在定中了無出入，所以不能出他定；罔明是小菩薩，於禪定中猶有出入，所以能出他定。天童拈處即不然，道：若定若動，當人變弄。行船盡在把梢人，上杆不由攛弄者。所以鴻毛輕而不輕，太山重而非重。天童鼻孔且放過，萬松鼻孔為什麼却在諸人手裏？復云：牢收取。

第五十二則雪峰古鏡

舉：雪峰與三聖行次，見一隊猢猻(早晨不利)，峰云：祇這猢猻，各各背一面古鏡。(秖恐分不破)聖云：歷劫無名，何以彰為古鏡？(正好留題)峰云：瑕生也。(因誰致得)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蔑相瓜蘧不著鹽)峰云：老僧住持事繁。(慣得其便)天童

拈云：當時若見雪峰道：瑕生也。(則今不少)但近前云：喏！喏！(與你唱諾)且道：何故如此？(下不測上)爭之不足(索另先窮)，讓之有餘(告和者賭賞)。

師云：青州、佛覺兩派既行，佛日提一枝臨濟禪，託迹聖安，分寮入室。一日，自撾鼓上堂，抑揚雲門、臨濟宗風，平分半眾，不辭而去，佛覺恬不介意。雪峰住一千五百人，三聖託迹禪林，屢用衲僧巴鼻加諸雪峰，峰但以海涵天覆上賓待之，萬古典刑增人畏仰。一日，聖與峰山行，見一隊猢猻，大宗師或出、或處、或默、或語，皆為佛事，道：這猢猻各各背一面古鏡。背當作佩，學者應知。萬松常愛佛鑑磊落開廓，出言倜儻，道：十字街頭小乞兒，腰間帶箇風流袋，八十婆婆齊下拜。三聖用服手楫了，道：歷劫無名，何以彰為古鏡？雪峰嘗饒伊，今日放不過，道：瑕生也。萬松道：可知禮也。雪峰當時道：各各背一面古鏡。三聖神峰穎利，何不道：瑕生也？所謂當斷不斷，返招其亂。但搜他空(去聲)處道：歷劫無名，何以彰為古鏡？正是捉住老鼠，打破油甕，却被雪峰道：瑕生也。三聖每用向上關楔子點勘雪峰，峰大方之家，直饒浪擊千尋，爭奈龍王不顧，祇道箇老僧住持事繁，爛泥裏有刺。天童見輸機者勝，欺敵者亡，意令三聖奪雪峰機，倒行此令，故云：當時若見雪峰道：瑕生也。但近前云：喏！喏！勝默和尚喚作叉手罵，丈母亦號啼哭樣拳。天童恐人作勝負得失會，道：爭之不足，讓之有餘。後來參鉄騎禪者，切忌干戈相待。

第五十三則長慶示眾

舉：長慶示眾云：淨潔打疊了(却拋一堆糞)，近前就我索(便重不便輕)，驀脊與你一棒(也知和尚不恔慈悲)。有這一棒到你(却要則迴奉和尚)，你須具大慚愧(和尚面皮厚多少)；若無這一棒到你(較得忍痛)，你向甚麼處會(打云：你會我不會)？天童拈云：死口喫常住飯(裏急後上東司)，展脚臥長連床(縮脚也由你)，求箇知慚愧者難得(萬松從來不識慚愧)。還知長慶棒落地處麼(打云：在這裏)？雷開蟄戶電燒尾(縱然栽種得)，引出崢嶸頭角來(不是棟梁材)。

師云：本分宗。師以本分接人。看他長慶示眾道：淨潔打叠了，近前就我索。這僧不本分，煩惱皆因強出頭。長慶不本分，是非祇為頻開口。更道：驀脊與你一棒。這僧若喫苦不甘，這棒合長慶自喫。他更道：有這一棒到你，你須具大慚愧。祇解照人微細處，不知脚下黑濛濛。又道：若無這一棒到你，各自著現定。更道：你向什麼處會？要會作麼？雖然如是，不得草草。不見天童道：死口喫常住飯，展脚臥長連床。求箇知慚愧者難得。黃龍南上堂云：今日

五月一仲夏改旦，諸知事、首座、大眾道體安樂。一夜長連床上，展脚縮脚，不由別人。天明起來，胡餅酸蹶，橫咬竪咬，飽即便休。當恁麼時，不是古、不是今，不思善、不思惡，鬼神不能尋其迹，萬法不能為其侶，地不能載、天不能蓋。然則如此，須是眼裏有睛、皮下有血。眼若無睛，何異瞎漢？皮下無血，何異死人？三十年後不得錯怪黃龍。下座。看他長慶、天童與老黃龍鼎足之勢，舉本分事為人，就中長慶傷鋒犯手。所以天童道：還知長慶棒落處麼？天童尚恐凍蟻氷魚，不識擡頭舉足時節，道：雷開蟄戶電燒尾，引出崢嶸頭角來。師打哽噴云：吉利佛。

第五十四則盤山心佛

舉：盤山垂語云：若言即心即佛(著甚死急)，今時未入玄微(爭奈大梅把得定)；若言非心非佛(惑亂人家男女，有甚了期)，亦是指蹤極則(將為是咬狼狗)。天童拈云：有錢不解使(濁富多憂)，解使却無錢(清貧常樂)。且道作麼生得十成去(將上不足，匹下有餘)？娶他年少婦(秋樹春生葉)，須是白頭兒(冬瓜夏放花)。

師云：幽州盤山寶積禪師，初參馬祖，差充街坊。因肉案頭喪車，後悟道，馬祖印之。無盡燈贊曰：肉案聞香，孝口得味；道足學足，滔滔無滯。一日，上堂曰：心若無事，萬象不生；意絕玄機，纖塵何立？道本無體，因道而立名；道本無名，因名而得號。若言即心即佛，今時未入玄微；若言非心非佛，猶是指蹤極則。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月。天童略之曰：若言即心即佛，今時未入玄微；萬松道有心有佛，豈非今時事？慚愧！南泉主位解云：古殿苔生，不意盤山也論今時劫外。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山居二十年，馬祖令僧問曰：和尚見馬大師，得何道理，便住此山？梅曰：大師向我道即心即佛，我便向此住。僧曰：大師近日佛法又別。梅曰：作麼別？僧曰：近日又道非心非佛。梅曰：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他非心非佛，我祇管即心是佛。其僧回，舉似馬祖，祖告大眾曰：梅子熟也。天童雙舉二段，恐人中偏枯之疾，道：有錢不解使，解使却無錢。今時路頭不得全體，故云有錢不解使；非心非佛，有缺神用，故云解使却無錢。欲得十成去，除是三冬向火，六月賣氷。所以道：娶他年少婦，須是白頭兒。調和琴瑟一句作麼生？長翁短婆婆，遞互廝折磨。

第五十五則金峯分院

舉：金峰示眾云：事存函葢合，(毫釐有差，天地懸隔。)理應箭鋒拄。(未發箭前中的了也。)若人道得，金峰分半院與他住。(和尚以柽棓誘人。)時有僧出禮拜，(不妨有心。)峰云：休！休！(放處較危，收來太速。)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為人。(老老大大，懊償負債。)天童拈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恁麼則好與三十棒。)這僧擬乎強取，(沒世界那。)金峰又却不甘。(悔不慎當初。)還知蚌鷸相持，盡落漁人之手。(和尚愛便宜。)若也辨得函葢箭鋒，(却來請乞棒。)金峰一院，兩手分付。(別處人事。)

師云：撫州金峰從志禪師。峰在曹山，山問：汝作甚麼來？峰曰：葢屋來。山曰：了也未？峰曰：這邊了也。山曰：那邊事作麼生？峰曰：候下功日即白和尚。山云：如是，如是。這般說話不失洞上血脉，今日公案深有巖頭。雪峰作略參同契云：事存函葢合，理應箭鋒拄。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事上存函葢相合，理上應箭鋒相拄。函葢相合，線道那分？箭鋒相拄，毫頭不爽。金峰將此囓鏃之機以為鈎餌。若有人道得金峰分半院與他住，這僧出來禮拜了，好道：何須彌勒下生，方號一生補處？教伊收放與奪，進退無門。臨濟示眾云：我於先師處三度喫六十棒，如蒿枝拂相似。今日更思一頓，誰為下手？一僧出云：某甲下手。濟便拈棒度與，僧擬接，濟便打。雪竇拈云：臨濟放處較危，收來太速。金峰纔見禮拜，便道：休！休！金峰當時滿口許分半院與，豈非相見易得好？及至見僧出來禮拜，便道：休！休！豈非共住難為人？將謂折倒這僧，殊不知金峰自點檢了也。佛果拈云：大小大金峰，龍頭蛇尾。若是蔣山則不然，若有人道得山僧分半院與他住，忽有箇出來禮拜，祇向他道：上天同歸霄漢，入地共返黃泉。萬松道：也是懶兒牽伴。金峰有頭無尾，佛果浪走忘歸，未若天童始終一貫。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這僧見義，便為出來禮拜，豈非勇夫？大慧杲云：入山不避虎兕者，獵夫之勇也；入水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白刃臨前，視死若生者，將軍之勇也。作麼生是衲僧之勇？良久，云：大膽駕頭衝突過，小膽哀鳴告所由。喝一喝。萬松道：這一喝，大慧之勇也。這僧擬乎強取，金峰又却不甘，前不迭村，後不迭店，二人蚌鷸相持，盡落天童之手。有能善用函葢箭鋒，萬松罰伊饡飯一堂，即時出院。

第五十六則曹山出世

舉：僧問曹山：佛未出世時如何？(誰申此問)山云：曹山不如。(比不得，類不齊)僧云：出世後如何？(雲門有棒)山云：不如曹山。(一場醜拙)天童拈云：佛與曹山，(天童不如)主賓互換，(不如天童)出世不

出世，(直須擘破)各具一隻眼，(方得圓全)未有長行而不住。(幸有一陰地)長住而不行，(何勞不為人)還會麼？(以己方人)幽洞豈拘關鑰意，(一脚門裏，一脚門外)縱橫不涉兩頭機。(出不隨應，入不居空)

師云：南泉道：向空劫以前承當，佛未出世會取。萬松道：向住劫以後承當，佛已出世會取。也不如華嚴經十方諸佛勸不動地菩薩道：此諸法法性，若佛出世、若不出世，常住不異。教中喚作法爾不窮因，無始不窮初。曹山不如，則自携瓶法沽村酒；不如曹山，則却著衫來作主人。天童拈處，不礙裂開；萬松著語，何妨揑聚？道：佛與曹山，主賓和合，出世不出世，雙眼圓明。終日在途中，不離家舍；終日在家舍，不離途中。還會麼？雲生洞口還歸洞，密密金刀剪不開。

第五十七則雲門無滯

舉：雲門示眾云：直得觸目無滯(已是眼花)，達得名身句身(道什麼)，一切法空(這箇蹩)，山河大地是名身(題目甚分明)，亦不可得(猶成剩法)，喚作三昧性海俱備(少他一點不得)，猶是無風市市之波(繁興不出那伽定)。直得亡知於覺(亡他猶易)，覺即佛性矣(亡己最唯)，喚作無事人(事生也)。更須知有向上一竅在(脚力盡時山更好)。天童拈云：賓主不諧(家不和)，二俱有過(鄰里欺)，各與二十棒(不干天童萬松事)。祇如向上一竅又作麼生(更參三十年)？犀因玩月紋生角(水向竹邊流出綠)，象被雷驚花入牙(風從花裏過來香)。

師云：大小雲門，學人做處。初見睦州，機似睦州。中嗣雪峰，行雪峰令。後見乾峰，得乾峰用。乾峰示眾云：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得。更有照用同時，向上一竅在。雲門上堂，渾似乾峰道：觸目無滯。此豈非是二種光事？楞伽經道：名身與句身，及形身差別。凡夫愚計著，如象溺深泥。雲門道：達得名身句身，一切法空。山河大地是名身，亦不可得。無盡燈作：山河大地是名身，名亦不可得。以名易身，理亦無失。此恐凡夫計著，故云不可得。人多愛實際理地不受一塵，殊不知佛事門中不捨一法，故云：喚作三昧，性海俱備。華嚴宗道：法爾本具。宗門喚作本來具足。袁州陽岐山甄叔禪師道：性海無風，心波自湧。所以道：猶是無風市市之波。永嘉道：亦不知知寂，亦不自知知。不可為無知，自性了然故。不同於木石，故道：直得亡知於覺，覺即佛性矣。有處無矣字，喚作無事人。石頭謂藥山曰：恁麼則閒坐也。山曰：閒坐即為也。所以道：莫將無事為無事，往往事從無事生。乾峰道：更有照用同時，向上一竅在。雲門道：更須知有向上一竅在。向上一竅，權實門中，故有多種。天童以乾峰三病二光合雲門內心外境，

故云：賓主不諧，二俱有過。且道天童向上一竅與乾峰、雲門是同是別？祇箇名言難比擬，大都手段解翻騰。

第五十八則乾峯一二

舉：乾峰示眾云：舉一不得舉二(你作麼舉)，放過一著落在第二(第八也得)。雲門出眾曰：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峰曰：來日不得普請(收)。天童拈云：坐斷十方，千差路絕(你便走)；放開一線，萬派朝宗(一任去)。二尊宿開拓家風(禍出私門)，方見衲僧去就(為眾竭力)。還端的麼(事不厭細)？太平天子寰中旨(邊方雖有令)，汗血將軍塞外心(不是太平年)。

師云：乾峰解作活計，雲門却破家散宅。一破一立，有因有革。所以道：道窮即變，變即通，通即久。乾峰道：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纔舉便會，落在第二頭。擬議不來，落七落八。雲門言外知歸道：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乾峰告往知來：爾既先鋒，我當合後道，來日不得普請。下座。佛印拈云：此語眾中商量者甚多，會者極少。乾峰夢裏合眼跳黃河，覺來身在床上。雲門醉後扶人倒上樹，醒來祇在堂中。二人打作一團，至今分疎不下。若人知得落處，許你解空第一。萬松道：權向第三座安排。大溈喆云：乾峰善唱，雲門善拍。拍唱相隨，風清古格。還有知音麼？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萬松道：更諱不得。黃龍晦堂問僧：你道從天台來者是甚麼人？僧云：不會。堂云：是你祖翁，為甚不識？僧云：望和尚指示。堂有一頌云：乾峰舉一不舉二，雲門擡手添意氣。花開花落任風吹，自有馨香遍天地。萬松道：聞者腦裂。雪竇道：諸禪德！雲門老祇解一手擡，不解一手搦。還有共相著力底麼？試露牙爪看。萬松道：便好掀倒禪床。乾峰道：不得舉二。天童便坐斷千差。向乾峰放過一著處，便道：朝宗萬派二尊宿，一收一放，開拓家風。天童內君外臣，建立雙照時節。忽若遮照不立，又作麼生？白雲投壑盡，青嶂倚空高。

第五十九則巖頭辭山

舉：巖頭辭德山(聞早冤家解脫)，山云：子甚麼處去？(兒行千里，母行千里)頭云：暫辭和尚下山去。(不道幾時來)山云：子他後作麼生？(婆心太切)頭云：不忘和尚。(恩大難酬)山云：子憑何有此語？(苦口出親言)頭云：豈不聞：智與師齊，減師半德；智過於師，方堪傳授。(當官不讓父)山云：如是如是，善自護持。(恨心不捨)天童拈云：德山尋常棒下不立佛祖(人不知己過)，既乎到這時節得恁麼

老婆(秖因淚出痛腸，不覺舌在口外)，雖然是養子之緣(買栽池館恐無地)，爭免得後人檢責(得到子孫能幾人)？待伊道：智過於師，方堪傳授。拽拄杖，驀脊便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師云：鄂州巖頭全豁禪師始參德山，持坐具上堂瞻視之，山見而問曰：何為？頭咄之，山曰：老僧過在什麼處？頭曰：兩重公案。便下參堂。德山潛念：這僧稍似箇行脚人。以至後辭德山，山云：子什麼處去？頭云：暫辭和尚下山去。山云：子他後作麼生？頭云：不忘和尚。此皆師資分上不異諸方。山再問：子憑何有此語？頭曰：豈不聞智與師齊，減師半德；智過於師，方堪傳授？諸方多道：見與師齊，見過於師，於理無失。王山法祖云：獅子有三種：第一、超宗異目；第二、齊肩共躅；第三、影響不真。若超宗異目者，見過於師，堪為種草；若齊肩共躅者，減師半德，落在今時；若影響不真者，狐狃猥勢，羊質虎皮。天童拈德山尋常棒下不立佛祖，洎乎到這時節得恁麼老婆，却道：如是，如是，善自護持。天童道：雖然養子之緣，爭免得後人檢責？臨濟辭黃蘗，蘗問：汝欲何往？濟曰：非河南則河北。蘗便打，濟約住，復與一掌。蘗大笑，喚侍者：將百丈先師禪板几案來。者將至，濟連聲叫云：侍者將火來。蘗曰：汝但將取去，以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去在。天童祇解點檢傳法人，而不知受法人郎當更甚？當時我是臨濟，見道：但將取去，以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去在。但向道：若要坐斷天下人舌頭，正合將火來燒却。今日公案恰與一般。我當時若見德山道：如是，如是，善自護持。震聲一喝，拂袖便行，兒孫也未見斷絕。

第六十則南泉水牯

舉：南泉垂語云：王老師牧一頭水牯牛(與這畜生作伴)，擬向溪東去，不免官家苗稼(動落今時)；擬向溪西去，不免官家苗稼(靜沈死水)。爭如隨分納些些(曲為今時，潛通那畔)？總不見得(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天童拈云：南泉牧牛可謂奇特(一生草裏走)，直得一切處關防不得(渠濃得自由)。為甚麼如此(為他左方右圓)？是他隨分納些些(憂則共慼，樂則同歡)。

師云：這箇公案，諸方大行。洞山道：露地白牛，牧人懶放。南泉却自小牧水牯牛，且道他意作麼生？溈山懶安初參百丈，問：學人欲求識佛，何者即是？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安曰：識後如何？丈曰：如人騎牛到家。安曰：未審始終如何保任？丈曰：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他苗稼。安自此息意。安後上堂云：安在溈山三十年來，喫溈山飯，屙溈山屎，不學溈山禪。祇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則便牽出；若犯人苗稼，即便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受

人言語。如今變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迴迴地，趁亦不去也。撫州石鞏惠藏禪師，一日，厨中作務次，馬祖見而問曰：作甚麼？鞏曰：牧牛。祖曰：作麼生牧？鞏曰：一回入草去，把鼻拽將來。祖曰：子真解牧牛。萬松嘗問糠禪：背插荊挺，何也？糠曰：遺教經云：譬如牧牛之人，執杖視之，勿令縱逸，犯人苗稼。萬松笑曰：癡人面前不得說夢，明言譬喻，邪執為實。清居皓昇禪師頌牧牛圖一十二章，太白山普明禪師頌牧牛圖十章，佛國惟白禪師頌牧牛圖八章，昇、明二師等皆變黑為白，惟佛印四章全白復黑。頌曰：已白仍迴黑，還君自在牛。亂山閒放去，千古更無憂。赫赫當中日，騰騰不繫舟。超然凡聖外，誰敢向前收？此正是南泉隨分納些些處。諸師以人牛不見處正是月明時為總不見得，唯佛印與南泉以混俗和光、隨流得妙為總不見得。雲門云：且道牛內納？牛外納？直饒你說得納處分明，我更問你覓牛在。萬松道：舐著和尚。大溈喆云：雲門止解索牛，不解穿他鼻孔。拈起拄杖，云：三世諸佛、天下老和尚鼻孔盡被山僧拄杖一時穿却。且道山僧鼻孔在甚麼處？良久，云：誣人之罪，以全罪科之。萬松道：首到強如捉獲。雖然，南泉水牯牛無鼻孔，你作麼生穿？是以天童道：南泉牧牛可謂奇特，直得一切處關防不得。勝默和尚道：在一切同一切，一切處收不得。又道：南泉水牯牛，雙角無欄圈。且道隨分納些些了後如何？葛藟莠稗愁耘處，蹄角皮毛趁讚時。

第六十一則黃蘗問事

舉：黃蘗問百丈(鸕鷀語鶴)：從上相承底事，如何指示於人？(殃考研槌打獨立)丈踞坐(覿面相呈)，蘗云：後代兒孫將何傳授？(猶嫌少在)丈云：將為你是箇人。便歸方丈(莫作好話聽)。天童拈云：言滿天下無口過(不傷鋒)，行滿天下無怨惡(不忤眾)，還他百丈(真野狐精)。黃蘗不是不知有(放憨裴[袖-由+昏])，且要此話大行(家醜外揚)。還會百丈歸方丈麼？(老鼠入牛角)林間風葉落(合伴不着)，化外水天秋(不如獨行)。師云：筠州黃蘗山鷲峰希運禪師，嘗於雒下分衛，吟添鉢聲。一嫗出棘扉曰：太無厭足生。蘗曰：汝猶未施，返責無厭，何也？嫗笑而掩扉。蘗異之，與語，多所發。蘗將辭，嫗曰：可往南昌 見馬大師，必有所益。蘗直造江西，而大師已化。詣石門禮塔，時大智廬於塔傍，蘗即禮塔。見丈，乃問：願聞平昔得力言句。丈舉一喝三日耳聾話，至一喝處，蘗不覺吐舌退。後丈知已徹，問：子以後莫承嗣馬大師不？蘗曰：不然。今日因師舉，得見馬祖大機大用，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以後喪我兒孫。丈曰：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

授。子甚有超師之見。又道：後代兒孫將何傳授？萬松道：千年無影樹，今時沒底靴。黃蘗屢發此語，可謂老覺情多念子孫，可惜百丈有頭無尾。我若見道：後代兒孫將何傳授？却祇以踞坐示之。不然，拽拄杖打出，兒孫也未到斷絕。雖然，他幾曾放過來道：將為你是箇人。百丈踞坐處，諸方認為默然良久。天衣懷云：維摩不默不良久，踞坐商量成過咎。吹毛匣裏冷光生，外道天魔皆斬首。蘗問：從上相承底事，如何指示於人？百丈不曾道著一字，又不曾拈鎚竪拂。天童却道：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可謂不萌枝上，解辨春秋。黃蘗知而故問百丈：轉見分明，還見百丈、天童轉側處麼？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第六十二則仰山問僧

舉：仰山問僧：近離甚麼處(〔拾〕到〔比〕間)？僧云：廬山。(公驗分明)仰山云：曾到五老峰麼？(深入虎穴)僧云：不曾到。(前言何在)仰云：闍黎不曾遊山。(當面諱却)雲門云：祇為慈悲之故(雖是善因)，有落草之談(而招惡報)。天童拈云：雲門雖然識得仰山底裏(且道是甚麼)，爭奈祇知其一(貪覷面前)，不知其二(忘却背後)。且道仰山意作麼生？(後車改轍)無限風流慵賣弄(漏逗不少)，免人指點好郎君(東床坦腹者，豈不是天童)。

師云：仰山小釋迦勘僧，雲門僧中王刷欠。這僧實從廬山來，五老峰前蹉過。仰山肚裏歔破脚，尚道不曾遊山。雲門笑他草裏行，不覺自身泥裏走。雲門拈道：這僧親從廬山來，因甚麼却道闍黎不曾遊山？萬松道：幾乎忘却。溈山一日問仰山云：諸方若有僧來，汝將什麼驗他？仰山云：某甲有驗處。溈山云：子試舉看。仰云：祇問他道：諸人還有這箇麼？待伊有語，祇向伊道：這箇且置，那箇如何？溈云：此是向上人牙爪。仰山再問：五老峰直是惡手脚。這僧若是箇漢，祇道某甲未曾參堂，免教仰山點檢，却道我不曾到。我是仰山，祇喚侍者點茶來，這僧遊山困。不然喝出，教伊向後別作生涯，却道闍黎不曾遊山。因慈悲故，出落草談，喚作失錢遭罪。天童引兵救援，出露布云：無限風流慵賣弄，免人指點好郎君。便見雲門祇見仰山放行，不見仰山把定。且道如何是出草之談？喫茶去。

第六十三則三聖逢人

舉：三聖云：我逢人即出(謝子遠來)，出即不為人(無可祇待)。興化云：我逢人即不出(閉門屋裏坐)，出即便為人(禍從天降來)。天童拈

云：墮也，墮也(并賍捉獲)。今日不是減古人聲光(門裏出身易)，且要長後人節槩(身裏出門難)。若是本色漢(家破人亡，無可出入)，提祖佛印(攝鬼禁師)，轉鉄牛機([山/來]，麩磨戶)，把拄杖一時穿却(不如折折拄杖)，方見衲僧手段(吾不如汝)。

師云：三聖興化，逢人出不出、為人不為人，大似財高語壯，倚勢欺人。天童以本色衲僧提祖佛印、轉鉄牛機，即日貴人、舊家富漢不從人得，本自圓成。師拈拄杖云：還見三聖興化麼？復靠却云：直饒具衲僧手段，也且向這邊立。

第六十四則聲明玄沙

舉：聲明三藏見閩王(良田千頃，不如薄藝隨身)，王請玄沙驗之(好勝者必遇其敵)。沙背後以銅火筯敲鉄火爐，問云：是什麼聲(不可喚作銅鐵聲)？藏云：銅鐵聲(正中其計)。沙云：大王莫受外國人謾(却是你謾我)。天童拈云：理契則神(冬瓜跳門限)，貧子獲衣中之寶(不從人得)；情封則物(靈龜拽死蛇)，力士失額上之珠(當面蹉過)。三藏祇解瞻前(不能顧後)，玄沙不能顧後(祇解瞻前)。還知麼(願觀佳作)？誣人之罪，以罪加之(還着於本人)。

師云：大耳三藏第三度不見忠國師。聲明三藏見玄沙，一籌不獲。玄沙以銅筯敲鐵爐，問：是什麼聲？三藏云：銅鐵聲。雪竇別云：莫謾外國人好。萬松道：眼自爭先得。沙云：大王莫受外國人謾。萬松道：籌因打劫贏。雪竇別云：大王宜加信敬。萬松道：讚之雙美。法燈代三藏云：却是和尚謾大王。萬松道：多虛不如少實。保福問僧：殿裏甚麼佛？僧云：和尚定當看。福云：釋迦佛。僧云：和尚莫謾人好。福云：却是你謾我。二問僧：作甚麼業喫得與麼大？僧云：和尚也不小。福便作蹲勢。僧云：和尚莫謾人好。福云：却是你謾我。三問僧：汝名什麼？僧云：咸澤。福云：忽遇枯涸者如何？僧云：誰是枯涸者？福云：我是。僧云：和尚莫謾人好。福云：却是你謾我。四問浴主：湯鍋濶多少？主云：請師量。福便作量勢。主云：和尚莫謾人好。福云：却是你謾我。玄沙：敲爐是甚聲？藏云：銅鐵聲。雪竇別云：和尚莫謾外國人好。玄沙却道：大王莫受外國人謾。法燈代三藏云：却是和尚謾大王。如保福四謾人，皆云：和尚莫謾人好。福云：却是你謾我。若喚作銅鐵聲，情封則物；聲不是聲，理契則神。所以三藏、玄沙瞻前不能顧後。為甚保福見僧道：和尚莫謾人好。保福道：却是你謾我。誣人之罪，以罪加之。

第六十五則長沙轉物

舉：僧問長沙：作麼生轉得山河大地歸自己去？(話作兩橛)沙云：作麼生轉自己歸山河大地去？(打成一片)天童拈云：雖然主賓互喚(未免天童點檢)，要且泥水不分(多謝和尚證明)，忽然捩轉鼻孔(事無一向)，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不妨省力)，又合作麼生(山河不離大地，自己不是別人)？如今王令稍嚴(不犯之令)，不許人攙行奪市(必合依行)。師云：湖南長沙招賢大師上堂云：我常向汝諸人道：三世諸佛共盡法界眾生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甚麼處委？光未發時，尚無佛無眾生消息，何處得山河國土來？萬松嘗道：混沌未分時，還有天地人不？父母未生時，還有己身不？心念未起時，還有迷悟凡聖不？這僧尚問：如何轉得山河大地歸自己去？一大藏教祇說箇三界唯心，萬法唯識。肇法師云：會萬物為自己者，其唯聖人乎？楞嚴經道：若能轉物，即同如來。白雲端頌云：若能轉物即如來，春暖山花處處開。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曾容易舞三臺。所以天童道：不許人攙行奪市。此轉物話，忝解教乘者亦皆知有，而飽參衲子却不得受用。所以長沙却與倒過道：如何轉得自己歸山河大地去？天童已曾道：撒手懸崖下，分身萬象中。石頭和尚道：聖人無己，靡所不己。佛日堯於此大悟，道頭上拈却一座太行山相似。諸人還曾恁麼一迴麼？萬松昔年參勝默，教看此話，半載全無入由。勝默曰：我祇願汝遲會。後來一日打破漆桶，歡喜數日，寢而不寐。勝默更將玄沙點靈雲未徹處教看，祇這歡喜地猶成法愛。所以道：忘他尚易，忘己最難。岑大虫，南泉之子，趙州之兄，大手作家，名不虛得。這僧問：如何轉得山河大地歸自己去？沙云：如何轉自己歸山河大地去？僧曰：不會。沙曰：湖南城下好養民，米賤柴多足四隣。其僧無語。師有偈曰：誰問山河轉，山河轉向誰？圓通無兩畔，法性本無歸。天童祇將長沙拈轉這僧話頭處，直捷示人道：雖然主賓互喚，要且泥水不分。天童用四賓主批判這話，將四料揀顛拈倒用，轉見分明。天童末後人境俱奪，要與長沙光未發時相見道：如今王令稍嚴，不許人攙行奪市。一狀解與萬松，萬松先斬後奏。

第六十六則灌溪二杓

舉：灌溪垂語云：我在臨濟處得一杓(不丈夫漢索人殘飯)，我在末山處得一杓(正是老婆禪)。又云：十方無壁落(推倒界墻賊廝見)，四面亦無門(無你出身處)，露躶躶(不曾蓋覆)，赤灑灑(不掛寸絲)，沒可把(放下著)。天童拈云：灌溪恁麼說話，且道是臨濟處得底(贓誣自己)？末山處得底(帶累別人)？雖然一箭雙鵰(恩歸有地)，奈有時走殺(一馬

鞁兩鞍)，有時坐殺(至今起不得)，且作麼生得恰好去(待計較成，舉似和尚)？揑聚放開都在我(不干萬松事)，拈來拋去更由誰(除是天童)？師云：鄂州灌溪志閒禪師，初參臨濟，濟搦住良久，溪曰：領也。濟托開曰：且放你一頓。溪住後，乃示眾曰：我見臨濟無言語，直至如今飽不飢。後到末山，先自約曰：相當則住，不然則推倒禪床。既入堂內，山聞新到至，令侍者問：上座游山來？為佛法來？溪曰：為佛法來。山乃陞座。溪上參，不禮拜，山問：今日離何處？溪曰：路口。山曰：何不葢却？溪無語。末山代云：爭得到這裏？始禮拜起，問：如何是末山？山曰：不露頂。溪曰：如何是山中主？山云：非男女等相。溪曰：何不變去？山云：不是神，不是鬼，變箇甚麼？溪於是伏膺作園頭。三年後，垂語云：我在臨濟處得一杓，我在末山處得一杓。人多道：一客不煩二主，一女不嫁二夫。灌溪不負初心，為法不分男女，三年治圃，真大丈夫。老龐嫡嗣馬祖，兼稟石頭，藥山天皇亦出二師門下。傳燈以藥山天皇首嗣石頭，覺範憑碑，後列名勒歸馬祖。獨不見龐老灌溪之事乎？近代玄悟、玉慶、壽朗諸師議論亦可息矣。看他灌溪臨終，問侍者曰：坐化者誰？者曰：僧伽。又立化者誰？者曰：僧會。溪乃行六七步，地垂兩手而逝。今士大夫尚有不信者，獨不見鄭夷甫者乎？甫，吳人也。少年登科，嘗遇術者，能推人死期，令推己命，不過三十五歲，憂傷殆不可堪。久之，聞金山佛印大師談笑間脫去，公歎曰：既不得壽，得如金山，復何憾哉！乃與佛者游，因授楞嚴經。歲餘，忽有所悟，曰：生死之理，我知之矣。遂釋然放懷，預知死日。至期，沐浴更衣，親督人洒掃園亭，及焚香擇時，手指畫之間，屹然立化，其手猶作指畫之狀。本無玄和尚。丁亥歲，興平府設資戒會，坐亡者三人。路行，而亡者二人達本行省，監壇會首躬見其事，俯伏僧前，乞跨身而過。此皆宗門之細故。萬松門人。吾捨元帥從寬，臨終問其次兄曰：佛祖父母，我今一箭射殺二哥，以為如何？隨整襟坐脫。湛然居士從源聞之，曰：且掩俗人眼耳。此與士人聞而不信者相較，何啻九牛毛耶？文與可曰：我以為竹材，人以為口食，萬松聊以為喻。天童曰：十方無壁落，從本來元沒遮攔；四面亦無門，祇這裏便是入處。又道：淨躶躶，赤灑灑，直饒寸絲不掛，猶有赤骨立在。是以道：萬里無雲，青天也須喫棒。灌溪先得兩杓，後沒可把，外頭趕兔，屋裏失獐。所以天童道：有時走殺，有時坐殺。巖頭道：直須向自己胸襟流出將來，與我葢天葢地。天童一箭雙鵰道：從臨濟得，末山得。萬松道：與天童從丹霞處得底，苦不相爭。天衣懷云：威音王佛以前即且置，威音以後無師自悟，盡屬天然外道。天童却道：揑聚放開都在我，拈來拋去更由誰？且道如何得恰好去？靈苗生有地，大悟不存師。

第六十七則僧問睦州

舉僧問睦州：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天上揀月)州云：青山自青山，白雲自白雲。(悶時好看)天童拈云：若向這裏識得睦州(無固必漢，有甚難見)，釋迦出世(解與雲門)，達磨西來(遭逢光統)，總是不守分底漢(擔着一碩，笑他五斗)。還識得麼？(天童本分)臂長衫袖短(揠苗助長)，脚瘦草鞋寬(鑿竅酌恩)。

師云：睦州尋常辯若懸河，及乎這僧問著祖意教意，分疏不下。僧又問：如何是青山？州云：還我一滴雨來。僧云：學人不會，請師道。州云：法華峰前陣，涅槃句後收。天童略之，恐涉教意。不見西川座主欲改業，遊方至襄州華嚴處，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嚴曰：如車二輪，如鳥兩翼。主曰：將謂禪門別有奇特，元來不出教乘。遂迴。後聞夾山盛化，遣小師馳問前語。夾山曰：雕沙無鏤玉之談，結草乖道人之意。小師回舉似主，主乃讚歎遙禮曰：將謂禪門與教意不殊，元來有奇特事。萬松道：也是承虛接響。僧問巴陵：祖意教意是同是別？陵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僧問睦州：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州云：青山自青山，白雲自白雲。雪竇拈云：問既一般，答亦相似。爭奈水乳不分，其中有自利利他、謾人自謾。若點檢分明，管取解空第一。萬松道：解用則利他自利，不會則謾人自謾。直饒水乳分明，點檢將來，落七落八。趙州道：大宗師須以本分事接人。且道如何是本分事？舜老夫嘗道：本自無事，從我何求？此謂之本分事。釋迦不須出世，達磨何用西來？翠巖真點胸嘗罵舜老夫說無事禪。石霜永和尚令人傳語真云：舜老夫在洞山悟古鏡因緣，如此豈是說無事禪？你罵他自失却一隻眼。舜聞之作頌云：雲居不會禪，洗脚上牀眠。冬瓜直隴侗，瓠子曲彎彎。永和尚亦作頌曰：石霜不會禪，洗脚上牀眠。枕頭撲落地，打破常住磚。黃龍南聞舉舜老夫話云：老夫耄矣，何不有事底令無事，無事底令有事？是為淨佛國土，成就眾生。恁麼則釋迦須當出世，達磨必索西來。所以天童道：摠是不守分底漢。何也？舜老夫山高海深，鶴長鳧短。南禪師續鳧截鶴，夷嶽盈壑。所以臂長袖短，脚瘦鞋寬。且道如何得恰好去？萬松從來不守分，

第六十八則南園撫掌

舉：南園一日自燒浴，(沙彌童行不得氣力。)僧問：和尚何不使沙彌童行？(點即不到。)園撫掌三下。(到即不點。)僧舉似曹山，(正是傳言送語人。)山云：一等是箇撫掌拍手。(三臺須是大家摧。)就中南園奇怪，(鬧市相逢執手驚。)俱胝一指頭禪，(幸有金烏分晝夜。)蓋為承當

處不諦。(莫將石火當天明。)僧却問：南園撫掌，豈不是奴兒婢子邊事？(蹉了你牙。)山云：是。(養耶作證見。)僧云：向上更有事也無？(我不敢道。)山云：有。(許你大膽。)僧云：如何是向上事？(這亡命漢。)山咄云：這奴兒婢子。(急惱都管。)天童拈云：識尊卑，知貴賤，南園是作家。(老手舊肫膊。)分玉石，辨金鍮，曹山不出世。(兒孫得力，室內不知。)這僧雖解切蹉琢磨，(弄泥團漢。)也祇向奴兒婢子邊著到。(終是賤骨頭。)還知麼？(謾天童不得。)放曠淋漓兩不傷，(憂則共慼，樂則同歡。)猶是夜明簾外客。(東宮雖至嫡，不面舜堯顏。)

師云：南嶽西園蘭若曇藏禪師，本受激發，於大寂後謁石頭，瑩然明徹。貞元二年遁衡嶽絕頂，人罕參訪。尋以脚疾移止西園，禪侶漸次繁盛。園一日自開浴次，僧問：不使沙彌何以自勞？園撫掌三下。洞山聞云：一等是箇拍手，就中西園奇怪。天童作曹山語云：一等是箇撫掌拍手，就中南園奇怪。俱胝一指頭禪，葢為承當處不諦。圭峰判此有自體用、有隨緣應用。自體用如鏡之明，隨緣應用如明所現影。俱胝將隨緣應用作自體用。萬松室中問僧：俱胝竪指意如何？僧乃竪指，萬松隨後拶云：祇這箇更別有，往往措手不辦。以圭峰判之，少自體用。雲巖掃地次，道吾云：太區區生。巖云：須知有不區區者。吾云：恁麼則有第二月。雲巖舉起掃箒云：這箇是第幾月？玄沙云：正是第二月。此解隨緣應用。長慶云：被他倒迴掃箒驀口[打-丁+慼]又作麼生？此明自體用，非深明洞上、臨濟二宗者不可辨也。無盡燈。僧問曹山：西園撫掌，豈不是明沙彌邊事？曹山云：是。僧云：如何是向上事？曹山云：這沙彌、天童。此語三處與無盡燈不同：一、西園為南園，洞山聞云：一等是箇拍手。就中西園奇怪，天童作曹山語，仍多俱胝一指頭禪，葢為承當處不諦一轉語，此二不同也。三、改沙彌作奴兒、婢子，仍多兩轉語。因辨於此，學者應知。據初問：和尚何不使沙彌、童行、無盡燈？始終有理。僧却問：南園撫掌，豈不是奴兒、婢子邊事？僧再三問：如何是向上事？到這裏縱不犯顏觸諱，多分是霧鎖簾垂。曹山稟密旨，傳宣道：咄！這奴兒、婢子。所以天童道：曹山不出世，南園是作家。南園有時燒浴，帶水拖泥；有時撫掌，神歌社舞。曹山終日門頭戶底，不忘禁殿重闈。所以道：放曠淋漓兩不傷，猶是夜明簾外客。還知麼？官憑私契約，奴見婢慇懃。

第六十九則雲門前後

舉：雲門示眾云：十五日以前即不問(吞却三箇四箇)，十五日以後道將一句來(吐却七箇八箇)。自云：日日是好日(將為別有)。天童拈

云：屬虎人本命(杜撰巡官)，屬猴人相衝(一任鑽龜打瓦)。師云：雲門示眾無可做，沒去著道。十五日以前即不問，圓通善國師巧言令色，道是截斷眾流句；十五日以後道將一句來，道是隨波逐浪句；日日是好日，道是函蓋乾坤句。萬松道：真雲門子孫。萬松於此著語道：蝦跳不出[跳-兆+斗]。僧云：已被佛果占了也。萬松道：呵耐古人沒面情，預先偷我一轉語。佛果於此更道：此語通貫古今，從前至後一時坐斷。萬松道：放處較危，收來太速。諸方見雲門道日日是好日，便道：動作修營無罣礙，何勞入市問孫賓？爭奈天童道：屬虎人本命，屬猴人相衝。所以天柱慧道：祖師西來，大似箇賣卜漢，纔與錐破卦文，一切吉凶悔吝皆在汝分上。還見天童爻變處麼？福無過譽，禍不隱情。

第七十則壽聖鉤錐

舉：壽聖云：月半前用鉤，(新松恨不長千尺。)月半後用錐。(惡竹須應斬萬竿。)僧便問：正當月半時如何？(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聖云：泥牛踏破澄潭月。(也不消得。)天童拈云：兩頭得用，壽聖作家。(去則鉤你，來則錐你。)直下忘功，是誰體得？(放下鉤錐，懸崖撒手。)放行也互換尊賓，(天眼龍睛，神出鬼沒。)把定也不留朕跡。(清光應更多。)還有體得底麼？(未有功夫。)玉女夜拋梭，(暗通一線。)織錦於西舍。(文彩已彰。)

師云：壽聖話頭未詳所出。石門聰云：十五日以前諸佛生，十五日以後諸佛滅。十五日以前諸佛生，你不得離我這裏。若離我這裏，我有鉤鉤你。十五日以後諸佛滅，你不得住我這裏。若住我這裏，我有錐錐你。且道正當十五日，用鉤即是？用錐即是？遂有頌云：正當十五日，錐鉤一時息。更擬問如何，回頭日又出。大慧杲曰：恢張三玄三要，扶竪臨濟正宗，須是恁麼人始得。雖然如是，雲門即不然。十五日以前，諸佛本不曾生。十五日以後，諸佛本不曾滅。十五日以前，你若離我這裏，我也不用鉤鉤你，一任橫擔拄杖，緊悄草鞋。十五日以後，你若住我這裏，我也不用錐錐你，一任拗折拄杖，高掛鉢囊。且道正當十五日合作麼生？乃云：十五日前後，鉤錐徒爾為。今朝十五日，正好用鉤錐。且作麼生用？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萬松道：大騁神通，不勞心力。天台智者舉：涅槃經如白月以前種智將圓，黑月以後惑障欲盡，是故如來仲春月半中夜，涅槃經中三兩段義頗似衲僧說話，蓋類此也。梵語盧舍那，此云滿淨，謂種智圓滿，惑障清淨。種智圓滿，鉤在不疑之地；惑障清淨，今年錐也無。所以天童道：兩頭得用，壽聖作家。推惡離己，直下忘功。是誰體得？天童不免放行也互換尊

賓，有去有住，有鉤有錐，把定也不留朕跡，月落潭空，無下手處。大慧向諸師放行處把定，大家把定處放行，終是撞頭磕額。賴有末後句，却與天童同參。且道同參底事作麼生？石女夜裁無縫錦，死蛇多出放生籃。

第七十一則曹山死貓

舉：僧問曹山：世間什麼物最貴？(黃底金，白底銀。)山云：死貓兒最貴。(無人過價，打與三百。)僧云：為什麼死貓兒最貴？(埋在竹地中，來年生好笋。)山云：無人著價。(開口廝當。)天童拈云：曹山物貨，不入行市。(孰誇舖席圖人買？)子細看來，一文不直。(已著過價。)曹山遇賤則貴，(釅醋不在釣葫蘆。)我這裏遇貴則賤。(客旅與販，別有加饒。)且道：還有相違處麼？(百歲老兒，拗不得城市。)

師云：這則公案，以死貓兒為話頭，人多疑著。此最穢污無用凶物，何為最貴？萬松道：世尊拈華，俱胝竪指。你且道是同是別？其僧歡喜，禮謝而去。近日人傳寫湛然居士真，手拈麈尾，請萬松讚。讚曰：大悲千臂，俱胝一指。錯認湛然，手中拂子。瞎！恁麼看來，死貓兒展價水[胤-(厂-一)]去也。這僧不識其寶，不得其用，道：死貓兒為甚最貴？曹山道：祇為無人著價，知我者少，我則貴矣。天童拈云：曹山物貨，不入行市。圓通善國師聞無為老欲退北京，靈感以尺牘書數轉語曰：退席長老，無處安插。如解典庫中解牛、解函板、解旛竿，所謂老兒語但(平聲)聽取也。所以不入市者，五石之瓠，瓠落難用。是以天童道：子細看來，一文不直，試問牙人著價利。興化問莊宗：略借陛下寶看。宗以兩手展幞頭脚，化云：君王之寶，誰敢酬價？是以道：曹山遇賤則貴。丹霞作死貓兒頭最貴，天童無頭字亦可。丹霞頌曰：腥臊臭穢不堪親，動著輕輕血污身。所以天童道：子細看來，一文不直。祇如丹霞這兩句，是毀辱？是讚歎？不見道：剝彈底？是買底？所以丹霞道：何是杳無人著價？為伊不是世間珍。可謂家無滯，貨不富。

第七十二則大慈識病

舉：大慈示眾云：山僧不會荅話(失口錯道了)，祇是識病(明醫不自療)。時有僧出(疙疸蛆生也)，慈便歸方丈(勘破了也)。雪竇云：雪竇識病不答話(老老大大學人做處)，或有僧出劈脊便打(驀下霹靂散)。天童拈云：大慈、雪竇二俱作家(閑人情敢道甚)，要且祇顧目前(貪觀白浪)，不防脚下(忘却水深)。或有箇不識好惡(許伊具眼)、不問東西底漢(轉見分明)，出來便掀倒禪牀(撞著瞎醫士)，直饒你全機大用(教

侍者捉下)，祇恐著手脚不辦(打出三門也未遲)。正當恁麼時(天下人患時氣)，還有識病底眼麼(虎口裏下子)？

師云：杭州大慈寰中禪師，頂骨圓聳，其聲如鐘，嗣百丈大智。一日示眾：大慈不會荅話，祇是識病。趙州亦云：今夜荅話去也，還有解問者出來。有僧便出，州云：拋磚引玉，却得箇墼子。不見資福道：隔江見資福，剎竿便回去。脚跟下好與三十棒，何況過江來。這僧見大慈示眾便出，茅廣不道是甚麼時節，當時領眾首座問訊便行，大眾隨後而出，教大慈老漢至今起不得。首座既將頭不猛，負累三軍。這僧纔出，却被大慈便歸方丈，看首座大眾是何面目。法眼道：眾中喚作病在目前不識。萬松道：瞎。玄覺徵云：且道大慈識病不識病？此僧出來，且道是病不是病？若言是病，逐日行住坐臥不可總是病；若言不是病，這僧出來圖箇什麼？萬松道：要作五瘟使者。雪竇拈云：大凡扶竪宗乘，須辨箇得失。雪竇識病不荅話，或有僧出，劈脊便打。萬松道：當時這僧，若解接住拄杖，雪竇倒退三千。雪竇又云：諸方識病不荅話，或有僧出，必別有長處。佛果云：不可祇守途轍去。雪竇又云：敢有一箇動著，大唐天子祇三人。萬松道：教天童萬松那去，焉知來者不如今也。天童拈云：大慈雪竇，二俱作家，未必心頭似口頭，擡時擡上二十八天。却道：要且祇顧目前，不防脚下。萬松道：欲道他人，先治自己。天童也須自照顧始得。又道：或有箇不識好惡，不問東西底漢，出來便掀倒禪牀，直饒你全機大用，也祇恐著手脚不辦。萬松道：未垂示前，他早祇準了也。正當恁麼時，還有識病底眼麼？萬松道：天童到此，忘前失後，豈唯不顧目前，亦乃不防脚下。而今若有識病底衲僧，萬松門下，死敢出氣。

第七十三則雪峯三下

舉：僧問雪峰：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八月十五夜大有聲聞)；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果然如是，菩薩亦不少)。未審和尚見性如何(非災橫禍)？峰打三下(更有長板)。後問巖頭(頑皮癩肉)，頭打三掌(祇為無血性)。雪竇云：應病與藥，且打三下(打云：險忘了拂子)。據令而行，合打多少(雪竇朝三千，聖僧暮八百)？天童拈云：雪竇一期趁快(伏手骨垛)，往往後人作行令會(又爭諱得)，殊不知雪峰、巖頭是箇無固必漢(為什麼不打兩下、不打四下)。

師云：未見性人，但識取未見底是甚麼？已見性人，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據實而論，悟有淺深，法無彼此。如夜見月底聲聞，單明自己，不了目前愚法。聲聞具一隻眼，證五分法身，未得功德法身。法華判為眇目矬陋，無威德者。涅槃經道：了了見

佛性，猶如妙德等是。如晝見日，於巖頭、雪峰分上猶是眼華，雪峰三棒，巖頭三掌。若識痛痒，日月宮裏把手共行，豈不快哉？豈更有見日見月哉？恁麼看來，這僧發如此問，不唯埋沒自己，大似輕視雪峰。所以雪竇道：盡令而行，合喫多少？天童見雪竇道：應病與藥，據令而行。所以道：往往後人作行令會。天童祇知雪峰、巖頭是無固必漢，豈可雪竇是釘樁搖艣底人？還會麼？而今晚進欺先覺，且染髭鬚學後生。

第七十四則雲巖石室

舉：雲巖院主遊石室回(往來不易)，巖云：汝去入到石室裏，看為什麼便祇回？(恐和尚怪遲)僧無語。(閙裏抽身)洞山代云：彼中已有人占了也。(知之何晚)巖云：汝更去作什麼？(直須親到一回始得)山云：不可人情斷絕去也。(曲為今時私通車馬)天童拈云：低頭失却針(院主拾得)，開眼拾得線(洞山拋下)。線無頭而莫度(須得院主針)，針無穴以難穿(須假雲巖鑽)。到這裏，鸞膠續絃，須是洞山始得。(也要天童經過)

師云：南泉斬猫，兩堂首座與眾無語，後來趙州戴草鞋，始與南泉相見。這僧不副雲巖機，須是洞山始得。雲巖與這僧舉話，這僧若非洞山代語，幾乎世諦流布。且雲巖問院主：汝到石室為甚麼便迴？院主無語，洞山代語，彼中已有人占了也。陸亘問南泉：弟子從六合中來，彼中還有身不？泉云：分明記取，舉似作家。陸云：和尚不可思議，到處世界成就。泉云：適來總是大夫分上事。且道石室中先占了底是甚麼人？且道占了多少時？巖云：汝更去作甚麼？萬松道：每日往來勾當，正為此人。所以洞山道：不可人情斷絕去也。洞山等閒出一轉語，理事周圓，佛法世法打成一片，洞上源流於今不絕者，賴有天童針線耳。雲巖窘院主，低頭失却針；洞山答雲巖，開眼拾得線。雖然，洞山若非院主，雲巖無以發此機。所以道：線無頭而莫度，針無穴以難穿。且道如何是發機處？到這裏，鸞膠續絃，須是洞山始得。冤有頭，債有主，且道降冤償債一句作麼生？待到石室裏向你道。

第七十五則南泉翫月

舉：南泉與趙州翫月次，(未能免俗。)州云：幾時得似這箇去？(是尚不是，要似作麼？)泉云：王老師二十前也曾恁麼來。(兒時做處老知羞。)天童拈云：二十年前且置，(猶是這箇在。)二十年後又作麼

生？(月落來與你相見。)還知王老師行履處麼？(曾遭鬼覷見。)屋裏無靈床，(坐著即不堪。)渾家不著孝。(縱橫無忌諱。)

師云：似鏡常明，打破鏡來相見，正是月明時，月落來與你相見。南泉十八上解作活計，所以道：二十年前也曾恁麼來。趙州十八上破家散宅，得似這箇堪作什麼？所以馬祖與西堂、百丈、南泉翫月，三人著語畢，祖云：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所以天童道：二十年後，王老師行履處作麼生？屋裏無靈牀，渾家不著孝。且道王老師與牛頭見四祖後興況如何？枯河岸上粧龍女，破炕頭邊畫龜君。

第七十六則玄沙無縫塔

舉：僧問玄沙：如何是無縫塔？(開也。)沙云：這一縫大小？(天下人補不合。)天童拈云：見成公案。(不勞再勘。)你若道：據欵結案。(閒打官防。)我知你未識玄沙。(一字入公門，九牛拽不出。)若有人問長蘆，祇向道：四稜塌地。(不妨穩密。)且道：識玄沙不識玄沙？(是何面目。)具眼者辨看。(恁麼則不識玄沙。)

師云：自忠國師百年後，肅宗詔耽源創起無縫塔。帝請塔樣，國師當時弄影，耽源後來說破。二庵主山居，上庵主問下庵主曰：數日不見，當何所務？下曰：向庵中造箇無縫塔。上曰：我亦欲造一所，暫借塔樣看。下曰：何不早道，恰被人借去。這僧問無縫塔，沙道：這一縫大小。且道點這僧過，答這僧話。保壽問胡：釘鉸還釘得虛空麼？胡云：請和尚打破某甲釘。壽便打。胡曰：莫錯打某甲。壽曰：向後有多口阿師，為你點破在。胡後問趙州，州曰：祇這一縫，尚不奈何。玄沙道：這一縫大小。正與玄沙同參東坡，鎮維揚，幕下皆奇豪。一日，石塔遣侍者投狀，求解脫事。東坡問：長老何往？對：欲歸西湖舊廬。即令出，別候指揮。東坡於是將僚佐同至石塔，令擊鼓，大眾聚觀。袖中出疏，使晁無咎讀之。其詞曰：大士何曾出世，誰作金毛之聲？眾生各自開堂，何關石塔之事？去無作相，住亦隨緣。惟戒公長老，開不二門，施無盡藏。念西湖之久別，亦是偶然；為東坡而少留，無不可者。一時稽首，重聽白槌。渡口船迴，依舊雲山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鐘鼓之聲。謹疏。覺範曰：余以為戒公甚類杜子美、黃四娘耳。東坡妙觀逸想，託之以為此文，遂與百世俱傳。萬松道：覺範失言也。以石塔戒比黃四娘，何啻天淵？東坡昔赴文登，戒往迓之。坡曰：吾欲一見石塔，以行速不及也。戒起曰：看這箇是塼浮圖耶？坡曰：有縫奈何？戒曰：若無縫，爭解容得世間螻蟻？坡首肯之。坡待戒公為方外士，子美視黃四娘留連戲蝶者也。因辨於此，學者應知。且玄沙

道：這一縫大小極寬。石塔道：容螻蟻多少至廣。現成公案，今古恒然。據欵結案，一期判斷。天童道：四稜塌地，何須更識玄沙？若論背面相逢，具眼者不如瞎漢。

第七十七則古德道場

舉：古德垂語云：終日拈香擇火(且道為誰)，不知身是道場(當局者迷)。天童拈云：弄精魂漢有什麼限(也不得草草)？玄沙云：終日拈香擇火(是誰教你)，不知真箇道場(傍觀者哂)。天童拈云：奇怪(休蝎禍)，八十翁翁出場屋(前輩風流)，不是小兒戲(後人榜樣)。且道利害在什麼處(料掉沒交涉)？有智無智較三十里(隔絲不灸病)。

師云：楚人失弓楚人得之，未若人失弓而人得之。古德道：身是道場，髑髏前見鬼無數。玄沙道：真箇道場，何方徹底承當？東坡題東林寺道：憶昔懷清賞，神遊杳靄間，此迴不是夢，真箇到廬山。南院曾道：我已前如在燈影裏行相似。光嚴童子問：維摩居士從何處來？士曰：吾從道場來。子云：道場者何所是？維摩廣說三十餘句，乃至舉足下足皆是道場。湛然居士近於大萬壽寺設水陸會，請萬松小參，舉：昔有跨驢人問眾僧：何往？僧云：道場去。人云：何處不是道場？僧以拳毆之，云：這漢沒道理，向道場裏跨驢不下。其人無語。人人盡道這漢有頭無尾，能做不能當，殊不知却是這僧前言不副後語。汝既知舉足下足皆是道場，何不悟騎驢跨馬無非佛事？萬松要斷這不平公案，更與花判云：喫拳沒興漢，茆廣杜禪和，早是不尅已，那堪錯怪他？道場唯有一，佛法本無多，留與闍黎道，護唵薩哩嚩。萬松道：推過不是好手。天臺宗愛用法華一偈：佛子住此地，則是佛受用，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臥。天童拈利害示人道：有智無智較三十里。可謂楊修見幼婦，一覽便知妙。

第七十八則龍牙烏龜

舉：僧問龍牙：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與我過禪板來。)牙云：待石烏龜解語即向汝道。(石烏龜語也秖是和尚不道。)僧問香林：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臘月火燒山。)林云：坐久成勞。(有年無德。)天童拈云：一句子仰之彌高，(脚跟下薦取。)一句子鑽之彌堅，(秦時[車*度]轢鑽。)一句子瞻之在前，(終日覓不得。)一句子忽焉在後。(有時還自來。)還辨得麼？(有甚難見。)赤心片片知人少，(恩多怨深。)覿面堆堆覩者稀。(人貧智短。)

師云：龍牙參翠微、臨濟，皆問祖師西來意。二師索禪板蒲團，龍牙過與，二師便打。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僧後舉前話

問二師：明得不？牙云：明即明矣，要且無祖師意。天童頌曰：不萌草解藏香象，無底籃能著活蛇。所以道：石烏龜解語，即向汝道。霅溪示眾云：若道石龜元不語，是何木馬却能嘶？成都府青城山香林澄遠禪師，事雲門為侍者一十八年。門常喚遠侍者，遠纔應，門曰：是甚麼？遠凡下語呈見處未契，一日忽曰：某會也。門曰：何不向上道來，告其所悟？門曰：吾今後更不復喚汝也。遠一日辭雲門，門云：光含萬象一句速道。遠擬議，門云：更住三年。住後，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林曰：臘月火燒山。僧問：如何是西來意？林云：坐久成勞。什問鼎州文殊和尚：古人垂一足，意旨如何？殊云：坐久成勞。投子青頌曰：馳書纔去返忽忽，一足垂酬繼後蹤。坐久成勞誰委悉？紅爐點雪自相通。此頌清源遣石頭馳書上見：讓和尚回來，與汝鈯斧子住山。頭迴曰：去日蒙和尚許鈯斧子。便請源垂一足，頭便禮拜。文殊道坐久成勞，投子頌垂一足，可謂知時別宜。石頭問長髭：甚處來？髭云：嶺南來。頭云：大庾嶺頭一鋪功德畫了未？髭云：畫了祇欠點眼在。頭云：莫要點麼？髭云：便請頭垂一足。勝默和尚住萬壽時，慶壽舜老時充堂司，默令看此公案，舜攢眉曰：青公佛法吾不敢言，頌古文章才不勝德。默曰：投子內秀俏措無賽。頌文殊坐久成勞，凡兩舉垂足公案，頭問髭曰：汝見箇甚麼便禮拜？髭曰：某甲見處如紅爐上一點雪相似，所以道紅爐點雪自相通。蘇東坡臨大節視死如生，而好修養長生之術，有說令人舌舐懸嗡得玉液嚥之，號紅爐上一點雪。此與長髭了沒交涉，因辨於此，學者應知。洞山寶問慈明：達磨九年意旨如何？明云：空腹高心。翌日寶陞座，推為導首矣。若識慈明此語，香林坐久成勞，思過半矣。聖人之德，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此四句本出魯語。二師之言，仰望不及，針錐不得，先行不到，末後太過。還識天童麼？報佛祇憑三寸舌，為人不惜兩莖眉。

第七十九則欽山三關

舉：良禪客問欽山：一鏃破三關時如何？(過)山云：放出關中主看。(有甚眼相見)良云：恁麼則知過必改。(倒退三千)山云：更待何時？(臨崖一推)良云：好箭放不著所在。便出。(恩多怨深)山云：且來，闍黎！(恨心不捨)良回首。(聽人處分)山把住云：一鏃破三關且置，(已往不咎)試與欽山發箭看。(亡身為法)良擬議，(莫錯怪人好)山打七棒，(幾乎放過)云：且聽這漢疑三十年。(雪上更加霜)天童拈云：山堆嶽積來，(說向飛龍之前)瓦解氷消去，(行在跛鼈之後)則時人知有。(流俗阿師)與我放出關中主看，(不入驚人浪)且合作作麼生？

(難逢稱意魚)有底道：當時便喝(咄)，當時便掌(著)。然則一期瞎用則得，(打云：祇為你眼明)要且未是關中主在。(你祇管喚)還體得麼？(得恁無血性)當堂不正坐，(排班無位次)那赴兩頭機？(屈指不倫流)

師云：澧州欽山文邃禪師，大慈受業，美咨容，善譚論。常以剪刀、星尺、針線隨身，與眾裁縫；雪峰常以漆桶、木杓、護布隨身，為眾作飯頭；巖頭常以把钁隨身，為眾治蔬圃。相與遊方積歲，二人緣契德山，欽山獨嗣洞山。住後，每上堂，拄杖橫膝，示眾云：有麼？有麼？若無，欽山唱菩薩蠻去也。乃云：邏邏哩哩。便下座。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山云：錦地繡香囊，風吹滿路香。巖頭聞之，令僧向山道：傳語十八姊，好好事潘郎。無盡燈註曰：是師之舊事。見別傳。萬松昔在眾中，見舉欽山三人至鼇山鎮，山遭魔嬈，皆好事者為之。雪峰於鼇山鎮宿，夜坐禪，責巖頭睡，乃曰：今生不著便，所到常為欽山負累。所謂負累者，一則別嗣洞山，二為德山打我太瞲。巖頭曰：汝向後莫道我曾見德山來。黃口禪和見巖頭點傳與十八姊，又見雪峰道為欽山負累，緣在鼇山店，一人傳虛，萬人傳實，意謂鼇山鎮嘗遭魔嬈。佛果云：雪峰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隻眼，你向什麼處屙？趙州聞舉，謂僧曰：汝若迴，寄取箇鍬子去，不可便教埋却雪峰去也。此類欽山前話，隨語生解，大可笑也。因辨於此，學者應知。無盡燈作鉅良禪客問山：一鏃破三關時如何？歸宗道：一鏃破三關，分明箭後路。所謂三關者，百丈、大陽、普安道皆有三句，臨濟、玄沙、古塔主皆有三玄等，非止兜率悅、老黃龍獨有三關也。箭後路者，百丈道：三句外省去，六句外會取。這僧車載驢駄，將許多禪來問，被欽山却問：關中主是甚麼人？這僧既用不行、拈不出，衲敗云：恁麼則知過必改。山下坡不走，更與一推云：更待何時？這僧棺木裏瞠眼道：好箭！放不著所在便出，猶自不伏燒埋，這公案未得勦絕。山未肯放過：且來，闍黎！這僧若是箇漢，回頭擘眼云：猫！不然，搭坐具肩上長行。這僧受人處分，不識裂鼻木，便回首欽山，深入虎穴，要與這僧傾出心肝相見。道：一鏃破三關且置，試與欽山發箭看。這僧向烈風迅雷中措手不辦，擬祇對他，欽山盡令而行，便打七棒。萬松道：棒猶未折，為甚祇打七棒？他又幾曾便休來？更道：且聽這漢疑三十年，極有為人作略，天童拈處，解粘去縛，忘身為物，道：放出關中主看。諸方據令而行，天童分明拈出。還見麼？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

第八十則趙州勝劣

舉：趙州與遠侍者鬪劣不鬪勝(廝殺無過父子兵)，州云：我似一頭驢。(這畜生)者云：我似驢胃。(休放屁)州云：我似驢糞。(爭奈外頭光)者云：我似糞中蟲。(九問僧堂裏不住)州云：在裏許作甚麼？(和尚莫要餅子喫麼)者云：過夏。(墮也，墮也)州云：把將餅子來。(慣得其便)天童拈云：高高標不出(不如鬪劣)，低低望不及(在汝脚跟下)。眼自爭先得(拈轉脚跟)，籌因打劫贏(扳回鼻孔)。

師云：衲僧行履不異常途，唯臨死生禍福、得失是非之際，視死如生、受辱如榮，見其人矣。趙州一日見婆子，問曰：什麼處去？婆云：偷趙州笋去。州云：忽遇趙州時作麼生？婆攔腮與趙州一掌，州休去。竹林安和尚與眾沙童拔草，童恚而密訟曰：老驢不放人閒。謂師不聞也。須臾，草盈筐，童問安曰：草傾置何處？安曰：置方丈中著。童曰：要這作甚麼？安曰：要喂老驢聾？童吐舌。趙州與文遠侍者行次，州云：這裏好置箇巡舖子。者便道邊立，云：把將公驗來。州與一掌，者云：公驗分明過。州一日上觸喚侍者，者應諾，州云：東司頭不可與汝說佛法也。大慧杲常以諸佛、菩薩、畜生、驢、馬教人，看是甚麼道理？諸錄中皆云：趙州侍者鬪劣者得餅子喫。或曰：果子。天童少此句。萬松若是侍者，便道：我今日定不得餅子喫，管教趙州兩手分付。趙州道：我似一頭驢。萬松道：是則便是，似作什麼？普化一日喫生菜，臨濟道：這漢却似一頭驢。化便作驢鳴，侍者作糞中蟲。餅子看看到口，趙州輕用驅耕奪飢之機，便問：你在裏頭作什麼？當時祇道：待過餅子與和尚。州縱喫下，却須吐出，却道：在裏頭結夏。比來鬪劣，却成占勝，餅到口邊，被州奪却。天童拈處，以劣為勝，以低為高。滹陽千鈔主未解奕碁，懸碁盤於空中，偃臥閱之，云：老僧看讀則箇。須臾，曰：我解也，元來祇是箇爭先法。二人鬪劣如對碁，正到雙關二虎處，趙州輕輕拈過，眼蹉還奪手中。還識侍者麼？一著不到處，滿盤空用心。

第八十一則玄沙三病

舉：玄沙示眾云：諸方盡道接物利生(正是教壞人家男女)，忽遇三種病人來，如何接得(不須入室便合罷參)？患盲者，拈槌竪拂他又不見(耳朵在甚麼處)？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眼在甚麼處)？患瘂者，教伊說又說不得(鼻孔在甚麼處)？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打云：即時見效)。有僧請益雲門(疑則別參)，門云：你禮拜著(不將坐具來)。僧禮拜(放得下)，門以拄杖柱(一點佛手散)，僧退後(頭輕眼明)，云：汝不患盲(即時平復)。復喚近前來(剔耳挑聾)，僧近前(聰聞蟻鬪)，門云：汝不患聾(即時平復)。乃云：會麼(暗抽橫骨)？僧云：

不會(無礙辯才)。門云：汝不患痙(即時平復)。其僧於此有省(幾險盲聾痙一生)。天童拈云：雲門平展(已費錐刀)，這僧實酬(却成奸詐)。且道悟在什麼處(眼耳口重新)？不救之疾(病在膏肓)，難為針艾(良醫拱手)。

師云：玄沙這話如香嚴上樹底一般，雲門發機徑直勝虎頭、雪竇百倍。翠巖芝云：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萬松道：甚處去來？無盡燈錄：玄沙上堂示眾纔畢，一僧出問：三種病人，和尚還許商量也無？沙云：許。且作麼生商量？其僧珍重便出。沙曰：不是，不是。萬松道：葫蘆裏撼蒸茄。法眼云：我見羅漢和尚舉此話，我便會三種病人。萬松道：猶成剩法。中塔曰：三種病人即今在什麼處？一僧曰：非唯謾他，亦乃自謾。萬松道：却是我謾你。地藏出曰：某甲有眼耳口，和尚作麼生接？萬松道：著甚死急？沙曰：慚愧。便歸方丈。萬松道：今日遭人毒手。天童向玄沙未示眾以前著眼，却於眾人拈提後舉覺。即今萬松恁麼說，諸人恁麼聽，彼此相見，與玄沙示眾、諸師著語、天童拈提，豈不是平展實酬？諸人為甚麼不悟？師笑云：有甚心情馬打毬？

第八十二則大慈合伴

舉：僧辭大慈(未必離得)，慈問：向甚麼處去？(果然不許)僧云：江西去。(相去不還)慈云：將老僧去得麼？(特來拜辭)僧云：非但和尚，更有過於和尚者，亦不能將得去。(寡宿孤辰，正是僧命)天童拈云：大慈合伴不著(舍弟江南死)，這僧不如獨行(家兄塞北亡)，也須是恁麼始得(一身猶去外)。直饒大慈古佛，也不奈這擔板漢何(絕嗣又何妨)？且道別有什麼長處？(更參三十年)

師示眾，中有一人少方便，眾僧默擯之。同參勸云：一百人，一百箇嫌汝。僧曰：汝祇道得九成。同參曰：何也？僧曰：一百人，一百一箇嫌我。同參固問：何謂也？僧曰：我從來自嫌我。萬松道：到這裏還容得伴黨麼？縱容得伴黨，却失了自己始得。昔二人防送一僧還鄉，一人伴鎖，一人持挺從之。二人素躭睡，殆如死人。夜宿邸中，持挺者當門夾道中臥，伴鎖者夜深熟眠。僧素滑稽，斷鎖而去。復迴以佩刀剃其髮履，夾道人啟關而去。既曉，夾道者覺失曉，忙呼伴者曰：速起！速起！和尚在不？伴忙中向曉窗見影，手摩頭曰：和尚即在，不見了我也。諸仁者，直須恁麼一迴始得。所以天童道：大慈合伴不著，不見有這僧；這僧不如獨行，不見有大慈。非但大慈，古佛不奈這擔板漢何，這僧亦不奈板何。到這裏始是好笑。且道笑箇什麼？天童古佛貪尋這僧，長處不自己，短處

第八十三則僧問石霜

舉：僧問石霜：咫尺之間為什麼不覩師顏？(秖為太近。)霜云：我道遍界不曾藏。(佛手遮不得。)僧復問雪峰：(惱亂春風卒未休。)遍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布裹了重漆。)峰云：什麼處不是石霜？(人心似等閒。)天童拈云：石霜、雪峰相去多少？(須問去來人。)直是千里萬里。(差之毫釐。)若有人問長蘆：遍界不曾藏意旨。(不可覆車同轍。)向道：什麼處是石霜？(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

師云：這僧發咫尺不覩之問，正是普眼不見普賢時節。石霜答處，元來却在普眼與這僧不見處。這僧心麤不薦，愈尋愈遠，轉問轉疑。雪峰不惜性命，橫身為伊，猶較天童十萬八千未是遠。還會麼？拈却肯路根塵空，脫體無依活卓卓。

第八十四則三平見聞

舉三平頌云：祇此見聞非見聞(內不見六根)，更無聲色可呈君(外不見六塵)，箇中若了全無事(內外絕消息)，體用何妨分不分(把定放行，皆由作者)。天童拈云：正相逢，沒交涉(相見不對面，對面不相見)，六戶不掩(終日忙忙)，四衢絕蹤(那事無妨)，遍界是光明(黑似漆)，通身無向背(天寬地窄)，機絲不掛梭頭事(赤手空身)，文彩縱橫意自殊(千變萬化)。

師云：漳州三平山義忠禪師，始見石鞏，次蒙大顛印荊。居三平開法，韓愈參大顛：某公務事煩，省要處乞師一句。顛良久不顧，公罔措。時三平為侍者，乃敲禪床一下。顛云：作麼生？平云：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公曰：和尚門風高峻，某却於侍者處得箇入路。以此觀之，平為侍者時，已有橫身為人作略。後來昇座，一道士出從東過西，又一僧從西過東。平曰：適來箇道士却有見處，師僧未在。道士作禮曰：謝師接引。平便打。僧作禮曰：乞師指示。平亦打。復謂眾曰：此則公案，作麼生斷？還有斷得麼？三問無對。平曰：既無人斷得，老僧為你斷去也。乃擲下拄杖，歸方丈。平示眾：偈頌二篇見在。其一曰：見聞知覺本非因，當體虛玄絕妄真。見相不生癡愛業，洞然全是釋迦身。又道：祇此見聞非見聞。三祖道：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與棱嚴見聞如幻翳，三界若空華相似，更無聲色可呈君。楞嚴又道：聞復翳根除，塵消覺圓淨。所以道：箇中若了全無事。棱嚴又道：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恁麼觀來，體用何妨分不分。萬松信手拈信心，銘棱嚴偈，開發此頌，暗合孫吳。其他佛祖言教，符會此頌者，不可勝紀。天童正相逢，沒交涉。上唇與下

唇，從來不相識。目前無法，意在目前。所以道：六戶不掩，四衢無蹤。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祇麼得。所以道：遍界是光明，通身無向背。機絲不掛梭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一講師問平：三乘十二分教，某則不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平曰：龜毛拂子，兔角拄杖。大德藏向什麼處去也？僧曰：龜毛兔角，豈是有耶？平曰：肉重千斤，智無銖兩。欲識天童末後句麼？將出龜毛拂子，兔角拄杖來，即向汝道。

第八十五則大隨普賢

舉：僧辭大隨，隨問：什麼處去？(隨人脚跟轉。)僧云：裓帽禮普賢去。(脚跟轉隨人。)隨竪起拂子，云：文殊、普賢祇在這裏。(那裏有麼？)僧畫一圖相，拋向背後。(打破契頭，又却不去也。)隨云：侍者將一貼茶與這僧。(賞罰分明。)天童拈云：識法者懼，(拋向背後。)欺敵者亡。(盡在這裏。)水中擇乳，(是賞是罰？)須是鵝王。(謾天童一點不得。)

師云：益州大隨法真禪師，參六十餘員善知識，嗣溈山懶安。一日僧辭，隨問：何處去？僧云：裓帽禮普賢去。據這僧大似箇南天台北五台，擔拄杖費草鞋，所以大隨恐著事相去，以別傳之道示之，遂竪起拂子云：文殊普賢祇在這裏，不意這僧不受賦誣。便畫圓相拋向背後，發足向裓帽禮普賢底甚麼去也？佛果道這僧是溈仰下禪客，畫圓相拋向背後，且道是奇特不是奇特？爭奈大隨具頂門眼，依前照破道：侍者將一貼茶來與這僧。萬松道：別處人事。保福云：若無後語，笑他衲僧。萬松道：蒼天蒼天。雲門別云：西天斬頭截臂，這裏自領出頭。萬松道：車不橫推，理不曲斷。五祖戒云：不因一事，不長一智。萬松道：拂子有甚過？雪竇云：殺人刀活人劒，具眼底辨取。萬松道：和尚莫要茶貼麼？溈山秀云：大隨茶非趙州茶，既不類趙州茶，得之者少矣。這僧得之且有甚長處？然不義之財於我如浮雲。萬松道：請告免。藥山問僧：什麼處來？僧云：江西來。山以拄杖敲禪床三下，僧云：某甲粗知去處。山擲下拄杖，僧無語。山召侍者點茶來與這僧，踏州縣困天童，見大隨舉拂子，這僧拋圓相便道：識法者懼，欺敵者亡。且道這茶江茶洪茶是上品下號？不見道：水中擇乳，須是鵝王。

第八十六玄沙圓相

舉：玄沙見鼓山來，畫一圓相(便與擦却)，山云：人人出這箇不得。(猶有這箇在)沙云：情知你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此是華報，果

在地獄)山云：和尚又作麼生？(打人還似喫拳時)沙云：人人出這箇不得。(將為別有)山云：和尚恁麼却得，某甲為什麼不得？(果然疑著)沙云：我得你不得。(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天童拈云：玄沙大似倚勢欺人(財高語忙)、以強凌弱(藝壓當行)，蓋他撥得轉、弄得出(信手拈來，無不可者)，兩箇一般，為什麼道我得你不得？(夏雲峯勢聳)是真難掩，是偽不昌。(相似復非如)

師云：鼓山興聖國師，諱神晏。初參雪峯，峰識其熟緣，起身搦住曰：是甚麼？山釋然契悟，亦忘其了心，唯舉手搖曳而已。峰問：子作何道理邪？山曰：何道理之有？峰審其深入，撫而印之。閩王仰其道，於府城之左二十里，開鼓山創院，請揚宗致。玄沙一日見鼓山來，畫一圓相。山云：人人出這箇不得。古人畫圓相，施設不同。資福見陳操尚書來，便畫圓相。福乃潙仰下尊宿，佛果喚作境智接人。操云：弟子恁麼來，早是不著便，何更畫圓相？福便掩却方丈門。雪竇云：陳操祇具一隻眼。故資福閉却門。玄沙畫圓相，祇要識得鼓山。他既是同參不同，陳操掣肘便道：人人出這箇不得。沙以不外身心，便下毒手道：情知你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山久經爐鞴，慣受鉆鎚，道：和尚又作麼生？沙便收情，却祇道：人人出這箇不得。雪竇喚作互喚機鋒。谷泉大道來參慈明，明曰：片雲生谷口，遊人何處來？泉顧視左右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曰：未在，更道。泉作虎聲，明打一坐具，泉推明就座，明却作虎聲，泉呵呵大笑，明揖曰：且坐喫茶。泉曰：某參七十餘員善知識，就中你有巴鼻。萬松道：來日請你毒龍湫裏澡洗。山見科差不均，來告偏屈，道：和尚恁麼却得，某甲為什麼不得？萬松道：祇要利他自利。沙云：我得你不得。萬松道：不得謾人自謾。雪竇云：祇管貪觀白浪，不知失却手橈。萬松道：却墮驢胎馬腹中。雪峰悅云：道得道不得，總在玄沙圈裏。如今作麼生出得玄沙圈？萬松道：在裏許即出。天宮淨土時人愛去，鼓山不愛；驢胎馬腹時人怕墮，玄沙不怕。所以降聲負氣，惟俯視橫行，具師子王不欺之力。還信天童保證處麼？塵中能作主，化外自來賓。

第八十七雪竇砂水

舉：雪竇舉古德云：(更有天童與萬松)，眼裏著沙不得(祇是你眼窄)，耳裏著水不得(祇是你耳淺)。忽有箇漢，信得及，把得住(却須放行)，不受人瞞(自瞞了也)。祖佛言教，是什麼熱椀鳴聲(剛要萬松評唱)？便請高掛鉢囊，拗折拄杖(更須還却草鞋錢)，管取一員無事道人(事生也)。又云：眼裏著得須彌山(將上不足)，耳裏著得大海水(匹下有餘)，一般漢受人商量(試看天童拈古)。佛祖言教，如龍得

水，似虎靠山(錦上更添花)。却須挑起鉢囊，橫擔拄杖(一回拈出一回新)，亦是一員無事道人(百藝不妨身)。復云：恁麼也不得(走時走殺)，不恁麼也不得(坐時坐殺)，然殺沒交涉(一坑埋却)。三員無事道人中，選一人為師(萬松門下沙彌童行)。天童拈云：坐斷乾坤(放下一堆)，建立世界(提起一條)，和光混俗(隨流得妙)，各有長處(頻稱三箇好，斷送一生休)。且道選那一人為師(東村李翳子)？驀拈起拄杖云：穿過了也(萬松若見，折做兩截)。

師云：雪竇、天童、萬松嘗謂：如孔門游、夏，在吾法中，宗教之馬鳴、龍樹也。及乎拈此公案，雖返三隅，猶欠一著。不見藥山初參石頭，問：三乘十二分教粗知，常聞曹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慈悲指示。頭曰：與麼也不得，不與麼也不得，與麼不與麼總不得，汝如何會？山佇思，頭曰：子緣在江西，速往矣。山至江西，拜起如前，問之曰：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不是，子意如何？山於言下有省，再拜謝之。祖曰：子見何道理？山曰：某於石頭處，如蚊子上銕牛。祖曰：子得之矣，宜善保護。石頭渾崙無縫罅，藥山蚊子上銕牛，江西雙放雙收。藥山言下大省。雪竇道：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然後沒交涉。萬松道：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正好帝網交羅，重重無盡。投子修顒禪師嗣圓照大本，住潁州。薦福曰，歐陽文忠公因潁守道師德業，備饌延師，遽問曰：浮圖之教何為者？師乃欵論，指妙揮微，優游於華藏法界之都，從容於帝網明珠之內。歐陽悚然曰：吾初不知佛書其妙至此。公易簀之際，召子弟誡之曰：吾生平以文章名當世，力抵浮圖。今此衰殘，忽聞奧義，方將研究，命也奈何！汝等勉旃，無蹈後悔。清涼觀國師判禪門南北兩宗不出頓教。溈山一日索門人呈語，乃曰：聲色外與吾相見。仰山凡三度呈語曰：如兩面鏡相照，於中無像。溈曰：此語正也。我是你不是，早立像了也。仰山却問溈山：某精神昏昧，有拙祇對，未審和尚於百丈師翁處作麼生呈語？溈曰：我於百丈先師處呈語，如百千明鏡鑑像，光影相照，塵塵剎剎，各不相借。仰山於是禮謝。這箇喚作頓教得麼？喚作恁麼不恁麼總不得，然後沒交涉得麼？雖然，更須知有遮照同時。遮照不立，然後同時即不立，不立即同時。放收諸門，更須知有向上一竅在。直饒黃蘗行道於威音王以前，猶是王老師兒孫，更選何人為師？烏龜稽首須彌柱，

第八十八則密師把針

舉：洞山問密師伯：作什麼？(怪你一問遲也)密云：把針。(好與一刮)山云：把針事作麼生？(穿過了也)密云：針針相似。(幾乎蹉差)山云：二十年同行，作這箇語話。(俗氣也未盡)密云：長老又作麼生？(看鋼鑼着生鋏)山云：大地火發。(照顧眉毛)天童拈云：大地火發，(更添一把)間不容髮。(表裏洞赤)南海崑崙，(干他甚事)天寒不韈。(赤脚過盧州)祖祖相傳，(不知有甚)一頭搕[木*(天/韭)]。(滿面風埃)

師云：巖頭在甘贄家過夏，一日把針次，贄自田中迴豁前，拄鍬亞身立，豁以針作笊勢。贄急入家，著衣欲拜謝行。婆問：有何事？贄曰：不得說。婆曰：且要大家知。贄舉前話，婆失聲曰：此話三十年後須知，一迴飲水，一迴著噎。女子聞舉，乃曰：還知盡大地人性命被上座一針頭上笊却麼？萬松道：此針頭上雖小，利害極寬。教中說：無色界天百千萬億針鋒上立，不相障礙。智覺壽云：如針鋒上無邊身菩薩，似藕絲懸須彌之山。唯歎希奇，罔知所措。密師伯道：針針相似，也好箇消息。往往作明明不昧，了了常知。不然道：念念攀緣一切境，心心永斷諸分別。直得頭頭上顯，物物上明，念念無差，心心無間，也祇是一機一境、昭昭靈靈邊事。爭似洞山大地火發般若，如大火聚四面不可入，如大末蟲處處能棲，唯不能泊火焰之上。天童道：間不容髮，猶可卜度。南海崑崙，天寒不韈。須是撥白露、淨脫灑漢，始會這話。這裏著得洞山、密老、甘贄、巖頭、天童、萬松麼？所以道：祖祖相傳，一頭搕[木*(天/韭)]。忽有箇本色行脚衲僧來參，向道：拈却溈山笠，來與子相見。

第八十九則陳操勘僧

舉：陳操尚書與眾官樓上遙見數僧從遠來(今日不着)，眾官云：數員禪客(也不得草草)。陳云：不是(也不得草草)。官云：焉知不是(隔窗相眼)？陳云：待與驗過(勘破了也)。僧至樓下(刺頭入膠盆)，陳云：大德(賊打不防家)。僧舉首(鼻孔在別人手裏)，陳云：不信道不是(終是倚官挾勢)。官罔撩(一狀領過)。天童拈云：陳尚書當面白拈(慣得其便)，瞞長蘆一點不得(管是普州人)。

師云：睦州太守亦嘗任宣州。陳操尚書與睦州同姓，仍嗣睦州。騰躍叢林，勘辨衲子，諸方患之，唯見雲門納敗跪伏。門嘗曰：十經五論，師僧三二十年尚不奈何，尚書爭得會？張無盡非兜率悅、東林總莫能開發，蘇東坡非佛印元、佛慧泉莫能抗論。所以道：張無盡未免攙行奪市，真如喆祇能借水獻花。看他陳操尚書，名藩巨鎮，現宰官身，公幹之餘，不忘佛事。客官祇隨人上下，眾僧空穿

短巷長街，忙裏偷閒，被人拈却鼻孔。陳操不唯傍行皇化，兼秉佛祖權衡，掣電光中不容擬議。尚書既鬼市裏賣瘦，天童便賊手裏作賊。諸仁者，脚力盡時山更好，莫將有限逐無窮。

第九十則雪峰淘米

舉：雪峰在洞山作典座(分明供養心)，一日淘米次(童行不得氣力)，山問：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弄險作麼)峰云：砂米一時去。(唯嫌揀擇)山云：大眾吃箇什麼？(托和尚法蔭)峰便覆却盆(可惜拋撒常住)，山云：子他後別見人去在。(從苗辨地)天童拈云：雪峰祇管步步登高(不解從空放下)，不覺草鞋跟斷(任誰接續不上)。若也正偏宛轉(孤輪匪運)，敲唱俱行(隻翼難冲)，自是言氣相合(鸞逢鳳舞)，父子相投(蛆見蠅鳴)。且道洞山不肯雪峰，意在什麼處？(好意問便惡發)萬里無雲天有過(下不論上)，碧潭似鏡月難來(生怕死水裏浸却)。

師云：青華嚴拈此話云：洞山恁麼道是甚道理？雖然一色乾坤，爭奈山高水濶？所以野人云：功夫不到不方圓，言語不通非眷屬。乃代云：淘砂去米，淘米去砂，無影長生桂，經霜結子頻。大眾喫箇什麼？金鳳採香銜不盡，玉雛食蕊葉長新。萬松道：青華嚴雖然答盡深深意，爭奈投機句未親？忽有人問，萬松代云：淘砂去米，淘米去砂，祇向道：滌盡塵砂，不遺顆粒。大眾喫箇什麼？向道：粥將木杓舀，飯用笊籬撈。雪峰全機大用，投子說妙談玄，行令底祇知盡法，不管無民；談玄底祇解敲唱俱行，未得應時納祜。萬松不能天水合同秋，要且不壞世間相。何也？厨中典座窮精細，且作長行粥飯僧。

第九十一則芭蕉好惡

舉僧問芭蕉：有一人不捨生死(減之太短)，不證涅槃(增之太長)，師還提携也無(彼自無瘡)？蕉云：山僧粗識好惡(勿傷之也)。天童拈云：芭焦雖然識好惡(一服平胃散)，且不能牽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醫病不得，害命不得)。如今若有人問長蘆，便和聲打(一服見効)。為什麼如此？我從來不識好惡(當爐不避火)。

師云：郢州。芭蕉五世徹禪師嗣芭蕉慧清，清嗣南塔光湧，湧嗣仰山徹，乃溈山五世孫也。師於宗門大有拈提，具在燈錄。一日，僧問：有一人不捨生死、不證涅槃，師還提携也無？蕉云：山僧粗識好惡。這僧飽看教乘，兼通禪理，拈出箇無孔鍦鎚，咬嚼無處下口、拈掇無處下手，定當芭蕉。芭蕉是別機宜、識休咎底漢，向線道難分處不可妄生穿鑿，道：老僧粗識好惡。雖不犯手傷鋒，要且

無為人手段。神清有言曰：可救而不救，是謂不仁；不可救而不救，可謂不仁乎？雖然，有救人成患害，不救却慈悲，芭蕉有之。天童善用驅耕奪飢手段，道：這僧纔問，便和聲打道：我從來不識好惡。還見二老為人處麼？李陵持漢節，潘閬倒騎驢。

第九十二大慈行說

舉大慈示眾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非但口言而得清淨)；說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多虛不如少實)。洞山云：說取行不得底(還有口麼)？行取說不得底(還有足麼)？雲居云：行時無說路(踏破乾坤)，說時無行路(橫吞宇宙)，不行不說時(不妨省力)，合行什麼路(不是山東便是河北)？洛浦云：行說俱不到，則本分事在(真不掩偽)；行說俱到，則本分事無(曲不藏直)。天童拈云：絕是非(言滿天下無口過)，沒蹤跡(行滿天下無怨惡)，相逢不識面(見則無口無脚)，識面不相逢(瞎則能說能行)。諸尊宿各有長處(誰肯賣苦瓜)，如今舌頭上無十字關(甚底不得道)，脚跟下無五色線(那裏不得去)，要行便行(舉步踏着)，要說便說(開口道盡)。若有人問長蘆：如何是要行便行(是必早回程)？天童云：步(蹉過了也)。如何是要說便說(留取煖肚)？天童云：啊(錯下名言)。

師云：鳳翔府石柱禪師始遊方至洞山，遇青林垂語曰：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一人說得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那箇是其人？柱出眾曰：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者，祇是無舌不許行。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者，祇是無足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者，祇是函蓋相稱。一人說不得行不得者，如斷命求活。洞上語言，似存知解，不落今時。大慈示眾，恐人唯尚空言，不務實行。高麗僧統義天曰：古之所謂禪者，藉教習禪者也。今之所謂禪者，離教而說禪者也。萬松道：禪果可說可行乎？大慈可謂入草求人，真大慈也。洞山道：說取行不得底。雲居道：說時無行路。青林道：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石柱云：祇是無舌不許行。僧問雲蓋本：說不得作麼生行？本云：踏著舌頭。洞山云：行取說不得底。雲居云：行時無說路。青林云：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石柱道：祇是無足不許說。僧問雲蓋本：行不得底作麼生說？本云：脚下著口。雲居道：不行不說時，合行什麼路？洛浦云：行說俱不到，則本分事在。青林云：一人說不得，行不得。石柱云：如斷命求活。洛浦云：行說俱到，則本分事無。青林云：一人說得，行得。石柱云：祇是函蓋相稱。這般說話，喚作金針雙鎖，玉線貫通。圓鑑喚作妙叶兼，洞上喚作唱玄路。便見大慈示眾，犯風烟，露鋒骨。雖然雲蓋本嗣白雲端，解道脚下著口，

踏著舌頭。晦堂嗣先佛，覺道脚跟下踏著三寸舌，行說俱到。萬松將諸家說底公案，一類相從，互為指註，令人易解。也不似天童分明拈出無舌人說底玄談，無足人行底玄路。天童不行玄，不說妙，牙不瀝水，足不沾塵。信步行時無遠近，開懷說處不隄防。

第九十三則水潦大悟

舉：水潦和尚問馬大師：如何是佛法大意？(馬祖脚不小)馬祖與一踏倒。(何不再問)水潦豁然大悟，(不因不由)起來呵呵大笑，(謝他不啼哭)云：百千法門，無量妙義，祇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猶成剩法)天童拈云：馬大師不合放過。(天童脚更大)待伊起來恁麼道，(劈口便與)但問：祇這一毫，從什麼處得來？(適來和尚脚跟痛)待伊擬議，更與一踏。(把火助熱)

師云：洪州水潦和尚，亡其名。初參馬師，因踏而悟。出世後告眾曰：自從一喫馬師踏，直至而今笑不休。上堂曰：若說一法，則十方諸佛收一法中百千妙門，一一毛頭上千聖同，輒決定不別。此皆一踏上薦得百千法門、無量妙義，祇向一毛頭上識得根源去。梵網經云：心地法門如毛頭許，是諸佛之本源，行菩薩道之根本，是大眾諸佛子之根本。雪竇道：古今何人知此情，一毛師子眾毛畢。所以道：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智覺禪師道：如一滴之水，與渤海之潤性無差；若芥孔之空，等太虛之容納非別。雖是重言不當吃，一迴拈出一迴新。所以天童踏了更踏。趙州一日於僧堂前問南泉：異則不問，如何是類？泉以手托地，州以脚踏倒，却歸涅槃堂叫：悔！悔！泉令侍者問：悔箇什麼？州云：悔。不更與兩踏。所以天童道：馬祖當時不合放過，為他猶有一毫頭命根不斷在。還會天童道：待伊擬議，更與一踏底意麼？不見道：馬駒踏殺天下人。

第九十四則古德法身

舉：古德云：長者長法身(主山高，按山低)，短者短法身(拄杖長，拂子短)。天童拈云：且道舜若多神，喚什麼作法身？(虛空無面目，不用巧粧眉。)良久，云：(十字打開。)還會麼？(兩手分付。)不可續鳧截鶴，夷嶽盈壑去也。(持鉢不得道不飢。)

師云：教中道：無邊身菩薩窮上界而有餘，劬尸羅長者覩三尺而無盡。萬松道：釋迦老子能為下劣，忍於斯事，老老大大，舞罐灯戲。見人道長也，長也便長；見人道短也，短也便短。祇如清淨法身，還有長短也無？若無，古德為甚道：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

身？不見道：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此頌兩聯，大似前言，不副後語。殊不知鉤鎖連環，血脈不斷。楞嚴經道：舜若多神，無身覺觸。舜若西音，此云虛空。天童道：舜若多神，喚什麼作法身？他祇知佛真法身猶若虛空，忘却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還知天童不可續截夷盈處麼？隨分三尺一丈六，明明觸處露堂堂。

第九十五則布袋彌勒

舉：布袋和尚頌云：彌勒真彌勒，天童著語云：拶破面門(話作兩橛)。分身千百億，天童著語云：築著鼻孔(煉成一塊)。時時示時人，天童著語云：高著眼(且莫撒砂)。時人皆不識，天童著語云：當面諱却(許你親見)。天童復拈云：憨皮袋！攔街截巷(錯認絆索)，直是無迴避處(撞著駕頭)。還辨得麼(和尚是天童)？腦後見腮，莫與往來(識人多者是非多)。

師云：善財開樓閣門，見遍法界皆是彌勒。而今樓閣門開也，諸人還見麼？若更道不見，你指出箇不是底來。五祖演道：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無事街頭立，被人喚作賊。晉陽賈文振誦王梵志詩云：我若有錢時，更肥更能白。無事街頭立，人要請做客。我要借十文，忙言與一百。我若無錢時，更瘦更能黑。無事街頭立，被人喚作賊。我要借十文，一文借不得。此二詩證之前頌，激諷諸人，不為不切矣。湛然居士著辨邪論，以辨糠𥻘之祖劉紙衣自稱彌勒下生，廣引上生、下生二經，以佛言為定量。經云：却後五十六億萬歲，爾乃下生。糠𥻘下生何太早乎？謂傅大士、憨皮袋亦不當為彌勒化身。答曰：傅大士造像寫經，不可勝數。糠𥻘大毀經像。憨皮袋剃髮披緇，飲啖無擇。糠𥻘垂髮白衣，米亦不食。若例二大士，甚不類也。方當下無間地獄，盡轉徙他方獄中。當來彌勒下生時，名亦不聞，輒敢竊比於我聖流。因辨於此，學者應知。洞山謂雲居曰：昔南泉問講彌勒下生經僧曰：彌勒甚麼時下生？僧曰：見在天宮，當來下生。泉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居隨舉便問曰：祇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誰與安名？洞山直得禪床震動，乃曰：應闍黎青州和尚道：二十年雲山坐斷，衲帔塵生一句子。針芥相投，禪床震動。萬松道：洞山家風嚴密不通風。天童便道：憨皮袋攔街截巷，迴避不及。還與洞山相違也無？萬松道：天童有後手。何也？不見首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第九十六趙州揀擇

舉：趙州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看你分詹擘市)。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却又伶俐)？老僧不在明白裏(賊兒膽底虛)，是汝還護惜也無(映山曲親脊)？時有僧問：和尚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什麼(就身打劫，快便難逢)？州云：我亦不知(推聾作痘)。僧云：既不知，為什麼道不在明白裏(拏麤搭細，放鷂戲尾)？州云：問事即得，禮拜了退(來日大悲院裏有齋)。天童拈云：這僧也如切如磋，不能見機而變(一生把定死蛇頭)；趙州也如琢如磨，幾乎事不解交(三十六計，走為上計)。眾中祇管道退身有分(祇見錐頭利)，殊不知盡力提持(不見鑿頭方)。還體悉得麼(我亦不知)？焦甎打著連底凍(直至而今消不開)。

師云：三祖信心銘破題兩句，定當殺天下衲子。投子宗道者，在雪竇會下作書記。雪竇令參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於此有省。一日，雪竇問他：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意作麼生？宗云：畜生！畜生！後隱居投子，凡去住持，袈裟裹草鞋與經文。僧問：如何是道者家風？宗云：袈裟裹草鞋。僧云：未審意旨如何？宗云：赤脚下桐城。萬松嘗教人看：至道無難，唯嫌揀擇。誰教你揀擇？僧云：三祖道：但不憎愛，洞然明白。却道：唯嫌揀擇。三祖當時下箇嫌字，自憎愛了也。萬松道：許上座眼明，如何免得憎愛？僧參久不見，就萬松請益。萬松道：上座，汝纔擬免時，早揀擇憎愛了也。僧云：恁麼則放下免心，洞然明白也。萬松道：汝嫌免心，愛明白，展轉揀擇憎愛了也。僧禮不已，云：乞師指示。萬松道：諸方到此，正是棒喝明節。萬松即不然。僧云：未審尊意如何？萬松道：揀擇妨甚事，你免他作麼？僧禮謝，云：原來却在這裏。磁州初祖云：如人作針線，幸然針針相似。忽見人來，不覺失却針，祇見線，這邊尋也不見，那邊尋也不見。却自云：近處尚不見，遠處那裏得來？多時尋不得，心煩不好，昏悶打睡，拽衣枕頭。方就枕時，驀頭一箚曰：原來祇在這裏。萬松道：汝但河裏失錢河裏漉，不可離了揀擇憎愛，別有洞然明白也。有底道：至道最難，須要揀擇。若不憎愛，爭得明白？這箇却是揀擇不揀擇，憎愛不憎愛，於諸法中不生二解底人。所以趙州道：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趙州亦不避語言，亦不避揀擇。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還護惜也無？到這裏，獨醒底直須哺其醨而啜其醨，獨清底也須揚其波而皷其浪。擘開面皮，憎愛揀擇一迴，却與三祖相見。這僧道：和尚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什麼？却到如來喫粥處，州云：我亦不知。這老漢剩忙百閙，半路抽身，這僧忙赶云：既不知，為什麼道不在明白裏？萬松道：且道在那裏？大小大趙州尚自不知，拶到轉身不得處，便拈向一邊道：問事即得，禮拜了退，末後打箇乾出身。這裏還有揀擇憎愛麼？他道：老僧不在明白裏。且道趙州在什麼處？旦過這僧與趙州切磋琢磨，變態殺訛，趕賊不得趕上，罵人不得罵

著，皆云：良賈深藏，正是分明拈出。還識趙州與這僧麼？文殊大設無遮會，摩詰牢關不二門。

第九十七則睦州毛端

舉：睦州問武陵長老(今日正逢着太白星)：了即毛端吞巨海(不須咬嚼)，始知大地一微塵。作麼生？(已太多生)陵云：和尚問誰？(新生犢兒不怕虎)州云：問長老。(鉄鎚來也)陵云：何不領話？(撩蜂剔蝎)州云：我不領話，你不領話。(誣人之罪，以罪加之)天童拈云：睦州、武陵總道不領話(幾乎忘却)，其間有貪觀白浪，失却手橈(隔壁過狀，打草驚蛇)，乃竪起拂子云：看。(何不領話)

師云：武陵長老，未詳法嗣。無盡燈作茂陵、睦州老漢，尋常辛辛辣辣、嗹嗹嘮嘮問武陵長老：了即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作麼生此語本出丹霞孤寂吟？睦州既探竿在手，武陵亦影草隨身。道：和尚問誰？睦州以平展：誰與你干戈相待？道：問長老？武陵也好當面與一錐。道：和尚何不領話？殊不知自己脚跟下蹉過多時，所以睦州道：你不領話，我不領話。雖如倚勢欺人，爭柰理無曲斷。天童拈處，指桑罵槐。近日不領話者轉多，天童却放伊不過，道：其間有貪觀白浪，失却手橈。豈止睦州、武陵分上？遂竪起拂子云：看這迴推與阿誰？具眼者辨取。

第九十八則南泉至莊

舉：南泉因至莊(山裏師子村裏弄)，偶莊主預脩迎奉(不妨伶俐)，泉云：老僧居常出入不與他知，何夙排辦至於如此？(皆和尚道力所致)主云：昨夜土地神報。(咄！這鬼頭)侍者便問：既是大善知識，為甚却被鬼神覷見？(今日遭人點檢)泉云：土地前更添一分供養著。(果報靈通，究竟常樂)天童拈云：長蘆則不然(別是一尊土地)，若見這莊主恁麼道，便與捉住云：放你不得。(不奈肛何，打破脣斗)何故如此？(官人打見在)不見道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并贓捉獲)

師云：叢林傳悟本住洞山二十年，土地神不識。神白主事：如何得識和尚一面？主事云：和尚齋堂上受食時，汝與覆却飯檻。和尚失聲，忽能見之。次日，神覆飯檻，師失聲曰：可惜常住物，神方識師一面。昔鹽官會下有一主事僧，忽見一鬼使來追，僧曰：某甲身充主事，未暇修行，乞容七日得不？使曰：待為白王。若許，七日後來；不然，須臾便至。言訖不見。至七日後復來，竟覓其僧，了不可得。後有舉問一僧：若被覓著時，如何抵擬他去？洞山代云：

被他覓得也。萬松道：謾這老鬼不得。南泉莊頭神報主事：預備迎奉，豈免遭人點檢？雲居錫見南泉道：土地前更下一分供養著。徵云：是賞伊？是罰伊？祇如土地前見者，是南泉？不是南泉？萬松道：莫錯認。達觀云：南泉被這僧一問，不免向鬼窟裏作活計。萬松道：瞎驢趁大隊。真宗時，真州長蘆登和尚數年鼎新，起就長蘆寺。一夜，夢有神人來乞為土地，登曰：你做我土地不得。神曰：何故？登曰：你見我僧家過。或起瞋，神曰：某有長誓。遂下一臂呈登，登曰：若如是則可。遂與建祠堂。迨塑土地，一臂墮落，屢修復爾，方知願力之重也。有僧問長蘆登：不唯鬼覷見，他亦覷見鬼，又作麼生？萬松道：三八日念誦。天童拈云：若見莊主恁麼道，便與捉住，云：放你不得。何故如此？不見道：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萬松道：天童雖解捉鬼賣，未免莊頭鬼亂。萬松即不然，若見莊主道：昨夜土地報。便與彈指三下，云：唵度嚕度嚕地尾娑訶。

第九十九則洞山鉢袋

舉：僧問洞山：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有尾無頭，雖飽無力。)為什麼不得他衣鉢？(不得封侯也是閑。)山云：直饒道本來無一物，也未合得他衣鉢。(有頭無尾，終是不貴。)且道什麼人合得？(金香爐下鐵崑崙。)僧下九十六轉語不契，(喫盡生薑呷盡醋。)末後云：設使將來，他亦不受。(設使受下，向甚麼處著？)山深肯之。(且信一半。)雪竇云：他既不受是眼，(瞎却了也。)將來必應是瞎。(恰與雪竇同參。)天童拈云：長蘆則不然，(但具一隻眼。)直須將來，(岩前花爛熳。)若不將來，爭知不受？(室內不知春。)直須不受，(家中無一物。)若不不受，爭免將來？(來者不空歸。)將來底必應是眼，(瞎却了也。)不受底真箇是瞎。(却與天童同參。)還會麼？(問取眉毛。)照盡體無依，(踏破澄潭月。)通身合大道，(衝開碧落天。)

師云：無盡燈錄云：僧問洞山：時時勤拂拭，為什麼不得鉢袋子？山曰：直饒道本來無一物，亦未得他鉢袋子。僧曰：未審什麼人合得？山曰：不入門者。僧曰：祇如不人門者還得不？山曰：雖然如是，不得不與他。復曰：直道本來無一物，猶不合得他鉢袋子，且道什麼人合得？這裏合下得一轉語，且道下得什麼語？一上座下九十六轉，並不契意，末後一轉，始可山意。山曰：闍黎何不早與麼道？一僧聞，請上座舉一徧，上座終不為舉。僧乃執事三年，上座亦不肯舉。一日，忽不安，其僧自念：三年求舉，不蒙慈悲，善取不如惡取。遂持刀向前曰：若不舉，即殺上座去也。座悚然曰：且待為闍黎舉。乃曰：直饒將來，他亦不要。其僧禮謝悔過。天童略

云：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為什麼不得他衣鉢？雒陽天宮寺神秀國師，謚號大通，身長八尺，秀眉大耳，有公伯之氣。稔聆黃梅道勝而往見，共以坐默體道為務，忻然謂：真吾所依也。誓以樵汲備眾，如是六載。祖每潛歎曰：東山法門，其在此人矣。師一日涕泗辭祖，創荊門玉泉蘭若，卜將老焉。會東山圓寂，復徙江陵當陽山，學者鍾湊。久視元年，天后詔之，肩輿上殿，遂推為兩京法主。凡歷三帝，皆師禮之。神龍二年丙午二月二十八日，泊然而逝。神龍元年，新譯楞嚴闕於宮禁，國師堅請私錄密傳，舘陶慧震經，今大行師之力也。國師報齡一百有七，當葬舊山，天子送至午橋而決，王公大臣至伊水而別。卒哭，設大會於龍華寺，飯緇白八千人，度僧二七員。二祥於西明，辦事如前。會萬迴法雲公乞施後宮，手舉珍異以侑其供，燕公張說報師資禮。門人普寂、義福並為朝野所重，如圭峰承襲圖曰：普寂化緣轉盛，法嗣者三十人，如南嶽懶瓚、嵩山一行、終南惟政、三峰道樹，皆凡聖不測。如義福者，初參大通，通與語，乃稱濕土近水，乾木易然。萬迴法雲公執福手叮嚀曰：深入妙覺，廣度眾生，當勉旃。福住終南二十餘載，一日，竹栢蘭莖茂然分錯，忽有老翁風骨殊俗，鬚髮皓然，拜首曰：弟子內谷神也，竊恐和尚他適，終棄此山，故再請乃滅。未幾，京城僧眾請於其年五月止大慈恩寺，千官車馬四部駢羅，復被詔歸伊雒。如普寂之子南嶽懶瓚，德宗遣詔對宣，使不暇拭涕。如一行禪師天文大衍，世所共知，一日見寂，炷香作禮，絕躬附耳密言，寂曰：是，是，無不可者。如是致禮者三，退入南房，闔戶而滅。寂令扣鐘，云：一行滅矣。視之果然。河南尹裴寬親見其事，服衰(崔)絰(迭)，徒步送喪終南。惟政文宗嗜蛤蜊，御饌有擘不張者，焚香禱之，忽開現觀音像，具體妙麗。詔政問之，政舉經云：應以菩薩身得度者，即現菩薩身而為說法。上曰：菩薩身已現，且不聞說法。政曰：陛下信此事為奇特不？上曰：希有之事，朕深信之。政曰：菩薩為陛下說法竟。上感政言，勅令天下設觀音像。三峰道樹山神化為野人，服色素朴，言譚詭異，於言笑外變作四聖天仙等形，或放神光，或發聲響，大眾不能測。猶此涉十年，寂無聲影，告眾曰：山神作多色伎倆，眩惑吾曹，祇消老僧箇不聞不見。伊伎倆已窮，吾不聞不見無盡。萬松具錄大通門下師勝資強。圭峰抑為息妄脩心宗。又云：就法有不變、隨緣二義，就人有頓悟、漸修兩門。二義顯，則知一藏經論之旨歸；兩門開，則見一切賢聖之軌轍。達磨深意，實在斯焉。頓悟喻者，如人夢被枷鎖，覺時還須脫枷鎖乎？所以六祖道：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此洞山答處。漸修喻者，如水結氷，失灌溉洗濯之用，火日銷鎔，始還全用。所以大通道：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若就鏡喻之，大鑑如鏡，本

明本淨；大通如昏垢，須磨以氷夢二喻。夢則悟不假修，氷則須銷得用。且教中有本性淨，有離垢淨；有如理智，有如量智；有即相解，有離相解；有真空，有妙有；有第一義諦，有世俗諦。乃至理事、性相、權實、頓漸、偏圓、遮照、存泯、君臣、父子，配屬兩宗，皎然可見。此雖涉情解，具擇法眼者，不可不知。宗鏡錄云：入吾宗者，先須知有，然後保任。又頭尾須得相稱，不可理行有闕，心口相違。若入宗鏡，理行俱圓。據宗鏡斷，大鑑祇具一隻眼，大通雙眼圓明。何者？大鑑具理而無行，謂本來常淨，不假拂塵。大通已悟，須修拂塵鏡朗。所以道：正雖正却偏，偏雖偏却圓。非久參洞上之宗者，未可與語。萬松嘗向人道：波必有水，水或無波；性海無風，心波自湧。二利妙門，無出於此。圭峰答溫慥尚書問曰：真理雖然頴達，此情難以卒除。如風頓止，波浪暫停。豈可一身所修，便同佛用？但可以空寂為自體，勿認色身；以真知為自心，勿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即臨命終時，自然業不能繫。黃龍晦堂答韓宗古侍郎問曰：然心外無剩法者，不知煩惱習氣是何而欲盡之？若起此心，翻成認賊為子也。從上以來，但有言說，乃是隨病設藥。縱有煩惱習氣，但以如來知見治之，皆是善權方便誘引之說。若是定有習氣可治，却是心外有法而可盡之。譬如靈龜，曳尾於途，拂迹迹生，可謂將心用心，轉見病深。苟能明達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法既無，更欲教誰頓盡邪？覺範判曰：二老今古之宗師也，其隨宜方便，自有意味，初無優劣。然圭峰所答之詞，正韓公所問之意，而語不失宗，開廓正見，以密較之，晦堂所得多矣。萬松道：到這裏返觀大鑑，祇具一隻眼，原來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又喚作把定乾坤眼，綿綿不漏絲毫，亦名頂門具金剛眼。大通雙眼圓明，似鋸解秤鎚，擘破虛空相似。大通且置，於大鑑眼上，萬松道箇瞎，又作麼生？雪竇拈云：他既不受是眼，將來底必應是瞎。還見祖師衣鉢麼？若於此入門，便乃兩手分付，非但大庾嶺頭一箇是提不起，設使葢國人來，且欵欵將去。萬松道：祖師衣鉢百襍碎也。雪竇道：他既不受是眼，將來必應是瞎。天童道：將來必應是眼，不受底真箇是瞎。萬松道：瞎底雙眼圓明，具眼底祇見一半。不逢瞎漢，終難辨明。畢竟事作麼生折合？山遠路長休點火，大家吹煞暗中行。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拈古請益錄下卷(終)

請益錄下卷音義

豏(胡斬切，豆半生也。)　[口*建]噴(上所甲切，下並寸切，鼓鼻也。)　撿(評中為檢。)　躅(池錄切，躅｜也。)　莠(余受切，稗草。)　譝(古困切，順

言謔弄貞。） 慵(是容切，丨懶也。） [戲-戈+支](側加切。） 援(雨元切，引也。） 撼(胡甘切，恨也。） 啻(音士，止也。） [打-丁+慼](沙獲切，拂也，又稍丨也，又楚革切，擊也。） 趉(音科。） 帩(七肖切，縛也。） 濩落(上胡郭切，惠子謂莊子：吾有三石大瓠，丨丨無用。莊子曰云云。)墼(居的切，說文云：瓾也。） 艣(盧古切，大舡。） 霅(丈洽切，水出吳興，又縣名。） 鈍(徒鵰切，鈍也。） 嗡(烏[糸*口]切，丨[口*弘]也，牛聲。[口*弘]，烏橫切。） 撼(胡感切，搖也。） 殆(音大，危也。） 贊(脂利切。） 揾(口合切，打也。） [打-丁+(天/韭)](先蓋切，破聲也，音三入聲。） 舀(以沼杼也。） 蠪(牛列切。） 迨(徒改切，及也。） 稔(如沈切，年一熟也。） 聆(郎丁切，耳听也。） 侑(禹救切，周禮曰：王以樂丨食。注：丨，勸也。)茝(齒改切，香草也。） 雒(音洛。） 愷(七到切，溫丨禮。注：守實言行相應之貞。）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